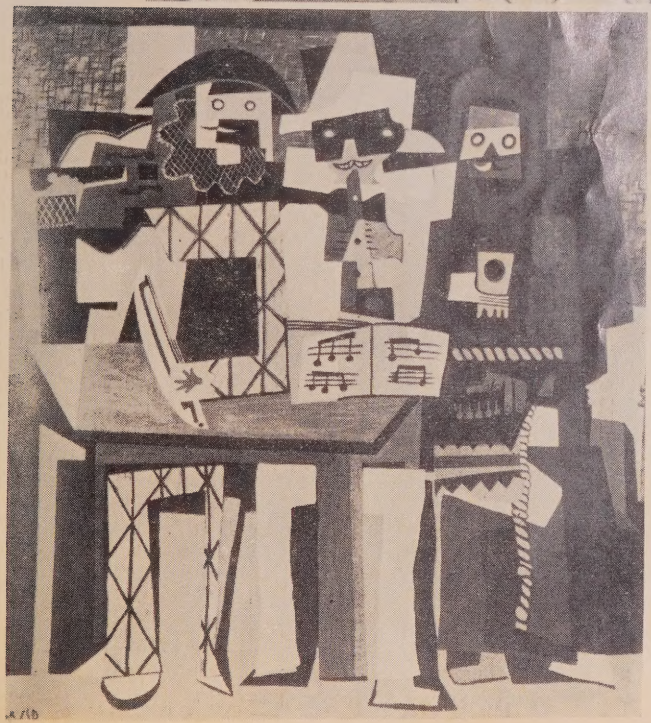
海洋文艺

3

畫頁

畢加索作　亞威農的少女（一九〇七年）



畢加索作　三樂師（一九二一年）

海洋文藝　第三期目錄

評論

關於畢加索的二三感想　林墅　八二
浪子・巴爾扎克・「高老頭」　高翔　三七
「水滸」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恩嚴　三二

小說

不怎麼羅曼蒂克　阮朗　四
千針萬綫　張雨　一八
　辜累　黎江年　六六
　知音　凌亦清　七四

作品欣賞

讀「還我青春」幾點隨想　于思　五四
昔日廣東民歌所見的婦女生活　谷旭　五九

散文

夏日馳想　一葉　四六
廣廈與園林　古杏　八九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8 2026

長春花　澹林　五二
木棉飛白（外三章）　范劍　九六
生活・理想・愛情　夏洛桑　一〇八
海的引領　冷燃　一一五
扼殺　君別　一二〇
太陽不倦　杜若香　一二四

詩歌

特拉發加廣場　石流金　一六
哀悼你，飛車下的「英魂」　野草　二八
再題「金魚缸」　水告泉　四四
戰士與蒼蠅　迎風　一二一
組屋區紀事　劉吟　三〇
文憑　吶喊　七三
農村之歌　秦林　四五
淚和沙　菲達　七三
燈　凌若清　四五
屋（外一首）　小漣　八一

文壇資料

泰華文藝演進中一點行跡　老唐　一〇〇
存在主義、卡繆與薩特　佩葦　一〇四

藝苑動態
法國十九世紀繪畫的復甦　長纓　一一三

譯文
冷漠人間　(泰)陌・沙拉兀　沈逸文譯　一二三

青年之頁
桃李無言　石華　一三〇
理想　眞金　一三五
重逢之日　燦華　一三六
祝福你們　黃漢雄　一三九
門環　藍泥　一四〇
夜街上　劉琢平　一四一
呼聲，來自遠方　吳思一　一四二

*

文藝書訊　本刊　一一九
畫頁　畢加索　封二、三
編後話　編者　一四三

不怎麼羅曼蒂克

阮朗

紅燈。

那輛「一〇二」過海隧道巴士，也就在一怔之後停了下來。

巴士一怔，正在樓上第三排靠窗位上打瞌睡的張祥生就給震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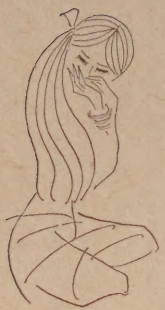
他向熟悉的軒尼詩道、熟悉的紐約戲院、熟悉的國貨公司和永安公司瞅了一眼，打着呵欠。時間還早，公司都沒開門，他也沒有睡夠，只因爲星期天，他這個洋行電腦員特地從北角家裏趕到九龍給表妹補習數學，爲她考大學作「惡性進補」。當然，他的舅家也很有意思讓他們表兄妹能夠「好起來」，張祥生還沒決定，因爲他總感到：表妹似乎拘謹了些，他喜歡活潑……

——再等等罷，反正年紀不太大。

——但他不耐煩這幾分鐘的紅燈。

他掏香烟，點火，朝窗外噴出一口烟，胃裏痙攣了一下，哦，還沒吃早餐，然而他迅速忘記了飢餓，因爲行人道上出現了一個他所熟悉的嬌小女人——分明是台大門口小店裏的劉美貞，可又不大像，頭髮幾乎垂到腰部，眼鏡遮掉了上半個臉，人也似乎長得高了些，可又分明很像。他幾乎停止呼吸，探頭窗外凝視，見這個女人穿了雙水松鞋，那個底足足有半尺高，那件露肩低胸上裝和短裙的顏色，深紅墨黑間隔，就像他正搭乘那輛巴士的濃烈色彩，斑斑駁駁。

「不像是她，」他心跳起來：「她很活潑，可是樸素，不可



能打扮得像個「撈女」，再說她本是高山族，縱然養父養母放心她一個人到香港，她的親生父母未必捨得……

他的眼睛緊隨着她，見她橫過斑馬綫，清晰地瞥見她耳朵下閃爍着銀耳環，張祥生幾乎叫喊起來。美貞右耳下有個不小的傷疤，戴耳環爲的是掩飾，「恐怕就是她了！」他驀地竄到車頭，使勁盯住了她搖幌着的耳環，眞的發現了那個月牙形的赭色傷疤，他根本沒理會搭客們在竊竊私議，準備下樓央求司機破例開門由他下車，冷不防巴士開動，他的腦袋在車窗上撞了個結結實實，搭客們笑起來，他臊紅着臉轉移到樓梯口，目擊美貞恰巧進入金花餐室。

「還好還好，」他舒了口氣：「一定是吃早餐去了……」於是一秒鐘有一天那麼長，他渾身泛汗，守在門口，決心到站下車，找到她，問她怎麼會來香港？在幹什麼？爲什麼不去找他？還有，分別已經超過四年半，爲什麼第一年間通過幾次信之後，她再也不理他？——他沒得罪她，自問也沒有對她唐突的地方……

他忘記了表妹的「惡性補習」。

也難怪，像張祥生這種年齡的小伙子，他急於在對象中作最後的選擇，拘謹的表妹固然還不能栓住他，活潑的美貞——像他剛才所看到的，說能栓住他恐怕未必，但他們之中是有一段不太短暫的友誼，——即使出於好奇，也該面對面談一談……

四年半之前，張祥生書院畢業升大專，他父親說得明白：「我

們這一輩是患難餘生，你們這一輩可又過份安寧，不過這個世界看來還不會再來一次大戰，報上登得也很明白，打仗要死人，而且要死很多人，即使是有瘋子在一天到晚想打仗，究竟捧場的人不會太多，既然這樣，你們是夠運，你就升大學學點本事，等我不能再做事——，你來管家管店，我太辛苦，你太舒服，我想早點交給你，你到那裏升學我也不反對，只是別去外國，你明白，我們這間小士多，沒那麼多錢供應你到外國，除非你自己找到獎學金，或者去工讀……」在張祥生那個密不通風的圈子裏，他不可能接觸到暴風驟雨，也沒有這個勇氣，他滿足於這個自以爲「自由自在」的小天地，一心一想將來擴大他父親的那間士多，把它變成一家百貨公司，然後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因此，當投考大專最後一堂看見「如本校爲名額有限，錄取後可介紹進入台灣台北大學，無須再試」的「附註」時，張祥生心頭一動：「倒是可以乘機旅行」；當考場職員告訴他們到台灣讀書費用很低，某些物品帶到那邊出售還可以賺幾個錢時，張祥生首先想到的便是父親的算盤，以及自己可以在「傳說」中那個充滿了羅曼蒂克的亞熱帶地方「見識見識」。考場中當然也有考生提出台灣大學用這個辦法招生是不是什麼一點的問題，考試職員的答覆可是輕鬆之至：「這和政治沒有關係，政治與學術是兩回事，把它們放在一起是錯誤的，分開來才是對的，我們只對學術有興趣，對政治半點興趣也沒有……」

張祥生和他爸爸認爲很好，於是發榜的時候，壓根兒

沒去了解香港的那幾家大專學校是否「額滿見遺」，就根據「介紹」，準備了大批行李，下輪船，到基隆，進台北，上台大讀工程系去了。

一晃，就是四年。

第一年，張祥生在學校附近一家小吃店裏認識了美子——正是美貞，小小個子，從天不亮起床幫老闆磨豆漿，到深夜賣牛肉湯、牛肉麵，勤勞、活潑，就是不大開口，時常顯露一個少女的羞澀。張祥生起先以爲她是日本人，因爲她名字裏有個「子」字，很快弄清楚她是平地上的山地人，壞人把她媽媽拐跑，她爸爸恨得和人家拼刀子殺了人，也給人殺了，這些她都不知道。她早給一個在軍隊裏退了伍的外省人領回去當養女，那個外省人和一個瘦弱的女人開了個小館子，需要勞動力，同時也需要一個孩子，於是美子變成了美貞，跟着養父姓劉，那一年她已經十七歲，可是貧困和折磨，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似的。

第二年有了變化，變化分兩方面。一方面，張祥生回香港過暑假寒假再到台大，總給她一大堆吃的、穿的，乃至化粧品；而美貞瞅個空子跑到河邊、山上、叢林和他相見的次數也增加了，他實在喜歡她那股子豪邁和熱情，這在「平地人」中間不易碰到，他看膩了那些濃烈的矯揉造作，而美貞帶給他清風似的舒暢，乃至對他無理解的阿眉族民歌都感到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歌曲……

另一個變化，發生在她養母身上。那個「從風塵裏跌落下來」的女人，和一個退伍老兵在一起不過解決了生活問題，按照她所理解的「保證」，她怎樣度過未來有限的日子，應該放在女兒身上，這個養女一生的前半段作用，是她小店裏的勞動力，而後半段的作用，該是她餘年的「生活源泉」了。

她完全明白張祥生和美貞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但她不露聲色。當她弄清楚張家不可能供應她汽車洋房時，——第二年的下半年，那家小吃店裏沒有美貞的影子了。他當然問，老闆夫婦倆的答覆一樣：「讀書去了，住校」。而且一臉笑。

「那家學校？」沒有答覆。最後還是美貞自己找到了他。

「別再找我了，祥，你是香港來的，不懂得這裏的事情。我是在讀書，再過一個時候，我會同你通信，只是你千萬別找我，我一定會找你。至於爲什麼這樣子，我不想對你撒謊，只能告訴你這個：弄不好會影響我的生命……」又一再叮囑道：「我爸爸沒什麼，他只是一個沒用的

退伍老兵，我那個媽媽可認識很多人，因爲她混了幾十年，什麼古靈精怪的事情都見過，什麼古靈精怪的人都認識，我進學校還住讀，也是她以前一個朋友介紹的。我能夠說給你聽的就是這些，你不用再問，反正我會給你寫信，我學會了寫信，也學會很多很多事情……」

第三年，美貞還是每個星期都找他去，他把「希望」寄放在每一個星期的下午，和她一起去吃飯看電影……

第四年，兩人會面的時間拉長到半個月一次，他明白爲什麼她這樣做——爲了疏遠，但他不明白爲什麼她不乾脆些？

「可能是爲了……」他苦澀地自我安慰：「她、她還忘不了我……」

他下了巴士一口氣回頭奔向金花餐室，那是清晨人們返工返學上菜市的擁擠時刻，人和車都像激流般滔滔而下，走一段路要付出加倍的時光。張祥生心臟劇烈跳動，渾身不斷流汗。他肯定：在這個羅曼蒂克的事例裏，他正扮演着羅曼蒂克的角色。如果一切都很順利的話，他和美貞的結合簡直像一部電影或者一部小說，是如此的羅曼蒂克……

——那末，爲什麼她半年來沒一個回信呢？

想到這個問題，張祥生的心上似乎給注射了一針什麼似的，有酸楚感，有惘然感。可是，同時又覺得這件事和這個人，既不涉及政治，又和學術不相干，純粹是他個人天地裏的一個——不，他認爲是一杯苦酒——也不，他嚐到的是又甜又酸。……

他在一個卡位裏找到她，出現在她面前了。

她在幽暗的壁燈下看早報，喝着鮮奶，碟子裏有一片烤麵包。

他在作「最後的觀察」——分明是她！

在侍者到達面前時，他不能不在她對面坐下來，有點困窘地說：

「一杯咖啡，一片麵包。」

這時候，她才抬起了頭，但他明白，事實上她早已察覺到他的到來。

「我，」她開了口：「我不認識你。」

「美貞！」他幾乎哭出來：「何必這樣神秘，你不是美貞，那誰是美貞？」

她向周圍瞅了一遍，他隨着她的視綫也掃了一眼，客人不多，稀稀疏疏，在他們這個卡位的對角處有一對中年男女，……

「美貞！」

「你怎麼知道我認識你？」

「你給我的，」他伸出右拳，突出了那個高山族獸骨戒指，然後指指她的右頰：「你耳朵下面那個小月牙，是小時候給野鹿的角碰傷的，你悄悄地跟爸爸他們狩獵，給爸爸打了一頓屁股——」

她笑了，笑容有如夏夜的閃電，冷峻，迅速消失。

「我湊巧在巴士上面看見你，我準備過海，可是下了車，一口氣奔到這裏，差點給汽車撞死……」

她朝斜對面瞅了一眼，仰起臉，笑道：

「這樣說，我眞的是美貞了。」

「你——你何必這樣……」

「這樣說起來，你就是張祥生先生！」

「別這樣，」他感到濃郁的凄苦，因爲對方這麼說，不像是兩人「久別重逢」……

「你在幹什麼？」她低聲問：「還在那家洋行？」

「你怎麼不回我的信？你分明收到我的信。」

「你什麼時候學會電腦的？」

「這不難，我學了二十小時，每小時——」

「你怪我沒回信？」

「你住在什麼地方？幾時來的？還走不走？你一個人來還是——」

「別問了，祥生，你不是說我神秘嗎？就讓我神秘下去罷。」她的聲音更低：「你不應該來的，噓——聲音要低」。見侍者送來咖啡和麵包，聲音大了些：「就夠啦？記得你吃早餐，至少一碗牛肉麵！」

「這裏不習慣……」他見她爲他放糖、加奶、攪勻，又幾乎流下眼淚來，嗓子也變了。

她撩一撩長髮，故意凝視着他，笑問：

「沒記錯罷？三粒糖！」

「究竟你——」他壓低聲音：「你幹嗎神神秘秘？」却又這樣問：「你的普通話，比我準確流利。」又挪動一下嘴巴：「我好像覺得，斜對面那兩個人，是專門找你來的——」

「所以說你不應該來，」她打開手袋，掏出香烟打火機，把他看了個目瞪口呆，機械地接過一支，點上火，反而開不了口。

「痴痴地望着我幹什麼？」她噴了口烟：「我老了！」

「別這樣說，」張祥生忽地感到：他固然置身在羅曼蒂克的氣氛裏，可又置身在一個微妙的漩渦裏，然而他並不害怕：「我反正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沒有份。」但她居然

說：「我老了」，這不能不使他有點傷感，當下强笑着案拙地說：「一定是你見我老了，這才見了面也說不認識了。」

她再三打量着他，笑着問：

「你怎會知道我神神秘秘？你怎會知道那兩個人是專門找我來的？你——」

「這有什麼奇怪，」他喝了口咖啡苦笑道：「這十幾年，從書院畢業到大學畢業，再做了半年事，在香港和台北，讀了多少間諜小說？看了多少間諜電影？多到記不清，無論小說和電影，女主角大都神神秘秘，模模糊糊，飄飄盪盪，漂漂亮亮，——就像你一樣，對，還抽烟哩！你怎麼不用烟嘴，有一部電影裏的女間諜，她用的象牙烟嘴有尺半長！」

於是她笑出聲來，說：「我不是間諜，而且就是間諜，也沒什麼了不起，香港嘛，東方的卡薩勃倫卡，多一個我有什麼了不起！」

張祥生從心底打了個寒噤，他駭異於對方的劇烈轉變。半小時前她留給他根深蒂固的那個「山地姑娘」樸素、熱情印象，此刻肯定消失無遺，但是，拆毀一幢舊樓還得有個過程，要在心炊上拔掉「她」那個印象，在他來說顯然感到痛苦，很不容易。

「所以，」她倒是像個長輩教訓小輩似的：「你何必纏着我？我會帶給你不愉快，不如永遠不見面，我還可以留給你一個好印象……」

「你叫我怎麼說呢？」他使勁搔他的頭髮：「我們分明又見了面，」他嘆息：「這叫做沒有辦法……」他長長地嘆了口氣：「記不起在哪一本小說裏讀到過，主人翁說：『這個世界固然很大，這個世界同時可又很小哪！』」

「有點意思，」她讓右手支着一頭長髮，斜斜地凝視着他，笑着問：「對，你們這幾個『香港少爺』都時常見面嗎？老李呢？小梁呢？阿陳的胃病還是那麼厲害？『奄尖菫』吃饅頭還是不吃皮？『安琪兒』的孩子後來拿回來沒有？……」

「我心裏很煩，」祥生吸烟一支接一支，「這些閑事以後再說，現在我想知道：你究竟出了什麼事，搞得這樣『緊張驚險』！」他問：「斜對面那兩個人，爲什麼你對他們有顧慮？——瞧你的神色在變！」

她喝完最後一口鮮奶，用餐紙抹抹嘴，詭秘地低聲說：

「我們這次見面，完全是意外，——」

「說這些閑話幹什麼？」

「別不耐煩，祥，我和你今後再也見不到了！我就要走，你瞧我好像什麼事也沒有，其實我的行李已經運了出去——」

「飛機還是輪船？」

「我不能說，也不能撒謊，反正我是非走不可了！再不走，你可能會到赤柱去找我了。」加一句：「當然，你得有勇氣才行。」

「究竟出了什麼事！」他捏緊拳頭：「把我憋壞了。」

他問：「究竟爲什麼非走不可？而且走得這麼匆忙？」

「匆忙嗎？也不見得，」她顯然在故作安詳：「爲什麼嗎？吁……」把香烟一擱，蘸着水在玻璃上寫下兩個大字：「失敗！」

「怎麼回事！」

「別緊張，」她可是一臉笑，朝斜對面瞅了一眼，從容不迫地理她的頭髮：「不可能全部告訴你，也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一頓，說：「但是，在這世界上，我明白，眞正關心我的只有你，因此我必須把最重要的一句話對你說，我雖然因爲失敗離去，但是沒半點難過！」

可又把身子湊得更近，幾乎緊挨着他的耳朵：

「如果有難堪的話，那就是不能陪你多坐一小時！」

張祥生震撼了一下。

立刻，他結結巴巴地問：

「爲什麼不留下來？留下來！我是當地人，我太熟，最低限度我可以把你藏個三年兩載，到那時他們已經把你忘却，你再出來，換個名字，誰對你都沒辦法！我們不偷不搶不做壞事，有什麼可怕的！」

「呵！」她輕輕地嘆息：「多謝你，祥，你對我是一向最好的，我這輩子永遠感激你，讓『奧夫曼』（註）保佑你……」可又眼睛一紅，凄然道：「我不能不回去看看媽媽，我那個可憐的媽媽……」

「嗤！這位養母如果『可憐』，天下就沒有可憐的人哪！我在台灣四年，也見過不少養母，可是像她那樣兇狠陰毒的就少見！」

「不不不，我說的是我的生母……」

「不是失蹤了嗎？」

「是呀，可後來她又出現啦！」

「在做什麼？」

「尼姑！」

他頹然往後一靠，說：「這、這這——」

「乾脆對你說了罷，祥，別怪我，我結了婚——」

「呵！」

「孩子都有一歲半啦！」

張祥生對她以及這一類性質的「續聞」，本來已經作

了各式各樣的估計，包括她剛才所說的，只是沒料到她的生母也有了消息；可是不知怎的，她的——在他預計之中的答覆，仍然給予他不輕的衝擊。

他不知道說些什麼，惆悵地凝視着玻璃板下那張彩色雪糕介紹廣告，痛切感到自己給埋在那一堆「雪」的下面，寒冷徹骨，沒絲毫鮮甜凉爽的味道。

直到給香烟燒痛了手指，他才驀地驚醒，忙不迭摔掉烟蒂，吹掉烟灰，並且困窘地苦笑，而她顯露了僅見的激動，一把捏住了他的右手，吻着他挨燙的兩根指頭，歉然說：

「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我背棄了你，你永遠不會原諒我，我也永遠不會原諒自己。不過你——」

「我沒有這種想法，」祥生垂着頭，撫摸着兩根被灼傷的指頭：「我早已原諒了你，我知道你是無辜的，……」

「祥，事實是我已經受到懲罰——」

「別這麼說。」

「眞的，」她凄苦地笑：「因爲孩子的父親並不眞的愛我，而我從來沒有愛上過他——」

「那——」

「不必明說，」她憤激地點燃一支烟：「如果事情發生在山上，這個傢伙現在連骨頭都爛光了——你一定明白是怎麼回事，你剛才說過，你讀過這方面不少的小說，看過這方面不少的電影，在你記憶裏，女角的悲歡離合，各種遭遇你當然記得很多，我告訴你，你要知道我的情形就很容易，你把好多女角所受到的悲慘遭遇集中在我身上，包括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這就是答案！」她越說越激昂，爲了保持低音能夠送進對方耳膜，她乾脆起立離座和他並肩坐着，側過身子，緊挨着他的耳朵說話：「你瞧，這就是對我拋棄你的懲罰！」

「別這麼說，」祥生緊捏着她的雙手：「昨天看晚報，有一段新聞，說一個二十幾歲的英國水手，在海上流浪八年之後，他決心到印度尼西亞峇里島上土人中間落籍，他成了當地人，穿着紗籠服，還取了個當地人的名字，當然還娶了個峇里少女，羅曼蒂克地過一輩子」。他凝視着她說：

「我們兩個一起走，也找個地方，也去——」

「不行不行，」她輕輕地按住了他的嘴，邊搖頭邊說：「你只是一時衝動，並沒有爲你的一切問題考慮，也沒有爲我亂七八糟的問題想過，那是萬萬做不得、行不通，辦不到的事，老實說這一類想法我比你想得更多，想得更美，結果糟得更透——只能——」她攤攤手：「只能學你們外省人說的：『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究竟你是怎樣失敗的！」他問得急。

「那怎能告訴你！」她答得快：「我會沒命的！——如果你說出去」。

「我對誰說！我怎能要你沒命！」

「是呀——」她長長地透了口氣：「我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她的長髮洒了他一肩膀：「我的時間到了，二十分鐘以後，我非走不可了，我是條『屈蛇』，悄悄地游了進來，又悄悄地游了出去，想不到臨走之前能和你見一面，我和你實在有緣——」突地她緊張起來，悄悄地在移動她的視綫，張祥生才發覺斜對角那對中年男女正經過他們身旁，直趨樓下，頭也沒回。

「他們走了，」他安慰她：「沒事了。」

「你不懂，」她說：「他們不一定是我所假想的人，也可能正是我所假想的人。」她十指互搓：「說不定我平平安安回到台北，也說不定一出金花大門，就給關進了漆咸道集中營。」

「呵！報上登過的，說有一批台灣的這個什麼特、特——」

「特務就特務，」她反而笑了：「有什麼吞吞吐吐的？我已經有了兩三年的經驗，對這個也有了認識——你可以說我們這一行不是人，也可以說我們這一行同樣是人！」

「美貞，——你是變得厲害！」

「我們都在變，」她又換一支烟：「變老了！一開始時候那股子興趣和信心，都沒有了！」再看看手錶：「我只有十五分鐘了。」

「我——我送你」。

「不不，他們在附近等我，他們開車子來的，我上了車，就是對香港告別。」

「我，我該說些什麼呢？」

「我，我可能再來，到那時候，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謝謝你哄我，」他緊皺着眉毛：「你是不會再來的了——」

「爲什麼？」她故意嬌聲嬌氣地說，笑。

「你自己說的，」他垂下了頭：「『失敗』。」

她苦澀地使勁吸烟，凄然說：

「祥，這不是我們之間有緣，而是『奧夫曼』對我的懲罰！我能不能離開香港，老實說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可是我在你記憶裏變得這樣醜惡，比忘却還要可怕，那是百分之百的了。」

「我——我不會對任何人說，你放心。」

「我知道，我太瞭解你，祥，我們相識的時候，我很窮，

你每次給我的東西，我覺得你給我的不是衣服鞋子或者什麼，而是你的心！可是，那時候我這個窮，只是生活上的貧窮，現在我也並不是個富人，外貌看來可不像個窮人了，但我現在是窮到骨子裏，因爲連靈魂都沒有了！」

「……別、別難受！」

「你知道，我們過去好像生活在眞空管裏，只看到一方面，這回到香港來，我可是開了眼界，通過各式各樣的來源，我懂得了太多的東西，千頭萬緒沒時間說，一句話或許可以代替，那是：凡是我們『頭家』（註二）說羅湖橋那邊不好的，那就是好，事實上『頭家』把人家說得沒一樣好的，結果我們反而明白過來，原來是我們自己完了！」

她有點憤激：「當然，嚴格說起來，這個『我們』不能代表高山族，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台灣人，甚至不能代表他們自己的人，——我和他們太熟了，我那個孩子的父親也是外省人，連他在內，都知道這回可眞的沒什麼指望了，要我們爲他們少數幾個人賣命，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奇蹟出現——」

「那你究竟是怎樣失敗的？」

「這——」她一怔：深深地吸了口烟：「好，我告訴你，相信你不會因此要了我的命！」

「瞧你——那別說了，你不信任我。」

「不不，祥，我對你說，不過我只有十分鐘了，他們的車子經過那個地方找不到我時，會以爲我出了問題，他們就嚇跑，我就上不上，下不下，可麻煩了。」

「那乾脆到我家去……」

「好，」她凄楚地掠過一絲笑：「他們以爲我已經訓練成功，可以到香港來替他們做見不得人的事了。他們要一個山地人來，你明白，這就說明了很多問題。他們在這二十四年裏派過多少人來？都沒一個是山地的，也沒有一個能使他們滿意的，現在，我這個山地人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不，有一點可以使他們滿意，那是我還沒有叛變，」她咬牙切齒：「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的靈魂早已對他們叛變。——倒不是因爲他們沒有任何希望，而是他們沒有道理！二十幾年前，他們正因爲太沒道理給趕了出來，二十幾年後，他們還是沒有道理，……」她邊說邊看錶。

「你的失敗——」

「他們要我用肉體——你明白，那太什麼了，要我用肉體做魚餌，釣一個人回台灣『起義』，大魚小魚都可以，沒有魚，釣一隻蝦蟹也可以！」

「呵，無聊！」

「不，親愛的，那是無恥！」她說：「我做不到，又要我到他們自己的學校裏去，參加一個黑社會組織，變成當地的東西，借故和當地過不去，可我又辦不到，我是壞，究竟還壞不到這般田地，最後要我化裝從那邊跑出來的，當港澳輪開過的時候，就和其它的人一起游到輪船面前……」

「唉！無聊！」

「正要去的時候，」她說：「另外一件事情要我去做，那是把以前存在這裏的武器租賣出去，我的同伴碰到了便衣偵探，他給當場抓住，我跑了，但相信不能留下來了，所以——」忽然起立，苦澀地指一指手錶。

於是張祥生忙着送她，她把他按在卡座裏，俯下腰，吻了他，顫抖着說：

「別和我一起走，你別動——從此忘了我……」

他坐不住，又不想跟，於是奔到窗前目送。他見她水蛇似的扭過馬路，微風吹拂她的長髮，她就一手按住了它，站在橫街口，沒多久果然有車接她，但就在這當兒，十幾個「辦案」的人圍住了他們……

張祥生的雙脚變成釘子，有如釘在地板上一樣。他頭昏腦脹，喃喃地說：「這，這不怎麼羅曼蒂克……」

（註一：「奧夫曼」，高山族所信仰的神，具有無所不能的力量。註二：「頭家」是閩南話，意即老闆，這裏指罪惡組織的頭子。）

司馬丁插圖

特拉發加廣場

石流金

是倫敦名勝之一，鴿子特多，內有納爾遜紀念碑，高一百八十餘呎，上有雕像，下有各據一方的四隻座獅。此廣場位於西區的鬧市中，佔地頗廣。

鴿

這裏有寂寞的英國老人
與長頭髮的嬉皮士
坐在那疲乏的獅子旁
晒難得的太陽
在納爾遜的石碑下
而簇簇的遊人中
噴水池的那邊
飛動着水的銀花
千雙萬雙的翅膀
和鴿的喧嘩

哦，你遠道而來
只爲了買一包粟米
餵你身前脚下的
飢餓的鴿子？

先生，拍一張照片留念吧
好讓日後回家
看看此地的風光

我抬起頭來又一次
看見那個面容憔悴的
街頭攝影師

他以顫抖的聲音
說着說着向我兜生意

拍一張照片留念吧——
特拉發加廣場
是鴿羣的家鄉

碑

當年爲海上霸權
立下戰功的海軍名將
納爾遜
而今默默地站在
高聳入雲的紀念碑之頂上
隔霧看花
從倫敦遙望海洋

而大英帝國的艦隊
——像一切殖民主義的戰船
越來越少泊岸的地方了

啊，在時間的前行中
誰能當空挽住
日不落國的已落之斜陽？

千針萬綫

張雨

和暖的陽光，照射着積木房子一般的「廉租屋」區。整齊、劃一、漂亮、彩色繽紛。粉白的牆，深綠色的露台，露台邊是淺綠色的窗櫺，另一面露出一扇橙黃色的鐵門。大厦高二十幾個格子，橫也二十幾個格子，每一個格子都顯露着同一的色彩。

這裏一座，那裏一座，橫一座，直一座，這邊成十字形，那邊成曲尺形，四通八達。這連綿的大厦羣，構成一幅外表和諧，壯觀而寧靜的圖案。

陽光照射着整個大厦羣，對於每一個向着它的格子，它都公平地不分彼此，給予温暖和光明。

當陽光射進其中一個格子的時候。

只見淺綠色的窗櫺後面，是一個淺窄的露台，窗櫺擋住的算是廚房，另一邊，那橙黃的鐵門，原來是厠所。

厠所前面，一個中年女人，坐在一張矮櫈上，正在洗衣服。

陽光透過窗櫺，照射着她的臉，那張臉頗有一些皺紋了，但似乎不太蒼老，也不太瘦，臉色青黃，肌肉略有些鬆弛，這也是中年女人普通的特徵了。

奇怪的是她的眼睛，緊緊的閉合着，雙手在盆裏摸索着衣服，輕輕的，慢慢的在擦洗。

這是個盲女人嗎？不，一盆衣服洗完了，只見她微微張開眼睛，看到厠盆，把肥皂水倒進去，又找到龍頭，扭開了，拉着接駁龍頭的膠管，重新把水注在盆子裏，重又閉上眼睛，只用手按着盆沿，注意不讓水滿溢。

看來，她非常吝嗇目力，甚至不願睜眼去看看窗外那使人感到歡欣的美艷陽光。

有人打門。

女人站起來，微微睜開眼睛，走到門邊，毫不困難地找到門扭，開了門，進來的是個瘦削的婦人，略爲年輕，含着笑，掩上門，說了幾句什麼，便到露台去，幫手晾衣服。

中年女人從牆上取下一件衣服，披在身上，牆上露出一個鏡框，鏡框裏是一張「全家福」照片。

照片上，兩個人坐着，一個便是她自己，那時候，好像還年青些，眼睛睜着，黑白分明，看得出是一雙好眼睛；她旁邊坐着的是個中年男人，那是她丈夫了。四個孩子，分別站在後面和兩旁，後面兩個是男孩子，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三歲，兩旁一男一女，女孩子十一

歲，最小的男孩子約莫是九歲吧。四個孩子都**夭夭**瘦瘦。

看得出，這起碼是三年前的照片了。

熟悉這家人的人記得，從他們三年前入伙開始，這張照片就掛在那裏，一直沒有動過。

但是，現在室裏只有這個半閉着眼睛的女人，其他的呢？

現在沒有空，來人要把她帶出去。

她已穿好衣服，來人也把洗過的衣服晾出露台外面，便來把她攙扶出去。

陽光照射着空屋。

眼科醫生的診所。

這兩個女人，坐在「重見光明」的鏡屏下面候診。

醫生房門打開，護士叫：「容如！」

她們站起來，入醫生房。

女醫生拿起電筒，照射容如的眼睛。

「喲！」容如叫了一聲，電光似一千枝針，一萬枝針，從她眼睛射進她的心裏。

醫生開藥方。

配藥室前。

「秋雲，醫生說了什麼沒有？」容如問她的同伴。

「還要休息，每天吃四個鷄蛋。」瘦削的秋雲，鎮定而安詳：「下星期再來看。」

「秋雲，下星期我叫女兒請請假，帶我來，你別再請假了。」容如摸着秋雲枯瘦的手，忽然又問：「你的手，好了沒有？」

「好多了。」秋雲說：「下星期也別叫你女兒請假，反正我沒工開，而且我熟，還是我來。容姐，比起初患病時，你現在已經好多了。」

「是好多了。」容如感嘆地說：「可我還不能去開工，一睜眼，那些利針般的光，一束一束的飛進來。秋雲，快三年了，如果再三年的話，我的孩子們——」

「你的孩子們也長大成材了。」秋雲笑道：「你的眼睛也好了。容姐，你記得三年前，我初到你家的時候嗎？」

「我記得，」容如有些難爲情：「那時候……」

「容如！」配藥室的姑娘在叫了。

秋雲上前拿藥，容如拉開錢包的拉鍊，小心翼翼地拿出幾十元一叠鈔票來，鈔票有些潮濕，好像漬透了她丈夫和孩子們的汗珠。

鈔票遞進配藥房。

秋雲拿着藥，攙着容如離開。

「那時候——」容如還在喃喃地……

那時候。

是約莫三年前的一個晚上。

是容如一家剛搬進這一座簇新的「廉租屋」不久。

也是那張「全家福」照片掛上了不久。

容如躺在床上，她丈夫章立，也躺在床上。

四個孩子，圍着方桌做功課。

大兒子阿銘，看着床上的父母，低聲和二弟阿釗說着什麼。

女兒銀玉，正在教小弟弟阿銓計算術題。

時鐘是八點多。

阿銘走到露台的「厨房」。

那裏掛着用水草縛着的菜、肉、鷄蛋、鹹魚，等等。

阿銘怔住了。

阿銘叫：「阿釗，來！」

兄弟倆對着餞菜商議，又看看屋裏，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爹媽。

「先洗米吧！」阿釗低聲出了個主意。

顯然這是他們不大習慣的家務，平時由母親收工回來做的。但是，今天……

有人打門。

銀玉開了門，出現門前的是瘦削的秋雲。

「容如在嗎？你是她女兒吧！」秋雲摸摸銀玉的頭。

銀玉指着床上。

阿銓過去搖媽的脚。

「媽，有人來啦！」

容如微微張開眼睛，看見秋雲，但又閉上眼，身子沒動一下。

章立也沒動，直挺挺的躺着。

爲什麼不起來招呼客人呀？

秋雲輕輕把門掩上，拉住阿銓。

「別吵醒他們。你叫什麼名字？」

「阿銓。」

「姊姊呢？」

「銀玉。」

「聽說你們還有兩個哥哥。」

「在外面賣飯呢。」

「這晚還未吃飯？」

「沒有，我很餓。」

「他們會煮飯嗎？」

「有時會，有時不會。」

秋雲走出露台。

小兄弟倆手忙脚亂，拿着菜和肉，無從下手。

「我來。」秋雲走過去：「我是你媽的工友，她是針工，我也是針工。你們叫什麼名字？」

「阿銘。」

「阿釗。」

「都在上學嗎？」

「是的。」

「不大會煮飯嗎？」

「媽要我們專心求學。」

「你媽多愛惜你們，可她病了，你們也愛惜她，學煮飯，眞乖。」

小兄弟難爲情地相對一笑。

「洗過米沒有？」

「洗了。」阿銘指着電飯煲：「只不知菜怎麼弄。」

秋雲看了看，說：「菜心炒牛肉，荷包蛋，蒸鹹魚，好不好？」

「好！」

「一起動手。學會了，你們煮給媽吃。行不行？」

「我會煎荷包蛋。」瘦小的銀玉也走過來。

「來吧，你來煎。」秋雲笑着：「兄弟姊妹，合手合脚，也就有飯吃。」

香噴噴的飯菜擺上桌，章立終於爬起來，秋雲含笑向他招呼：「章叔！」

「你是——」

「我是胡秋雲，九樓的針工。」

「呵，怪道很面善，容如是八樓的。」

「聽說她今天眼睛忽然睜不開，當時我不知道，有人把她送回來，才告訴我。」

「什麼？她的眼睛？我怎不知道？」章立吃了一驚，伸手去推容如：「喂，你怎樣了？」

容如抬起軟綿綿的手，搖了搖，不知表示沒事，還是表示不要打擾她。

「你知道，近來我——」章立疲乏地把椅子拉近飯桌，又驚詫地看着飯菜，問孩子們：「咦，你們——」

「是阿姨教我們煮的。」小銀玉指着秋雲。

「先吃飯吧，你們肚子餓了。」秋雲笑道：「章叔，你也吃飯。」

「不想吃。」章立道：「沒胃口。你知道，自從做過一百零八度高溫，以後都沒胃口。」

「章叔，自從你離開二樓，調到荃灣，一直都沒見你，我也聽說蒸汽房很辛苦，無怪你收工回來，便躺着不願動。」秋雲說：「但又聽說最近冷熱無常，你們已經有人開始走廠，是嗎？」

也許別人聽不大懂他們的對話。他們都是同一間西服工廠的工人，二樓、八樓、九樓是那間工廠大廈的各層樓，荃灣是分廠，「走廠」是到別間廠去幹，「冷熱無常」，並不是蒸氣房內冷熱無常，而是工作不均勻。章立是熨衣工，他的工錢是論件計值的。章立看着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睜不開眼睛的妻子，他心裏明白，是這一個「冷熱無常」，奪去了他妻子的一雙眼睛……

這，要把故事回推到五年以前。

那時候，章立在這間還不算龐大的西服工場做熨衣工，他是專熨「下身」（即褲子）的。工錢也是一條一條的算，章立十七歲入熨衣行，是個老手了。一雙手，養活一家。

這時候，工廠要擴展，需要一批針工。

章立結婚多年，孩子添了四個，食指浩繁，便叫妻子來當個女針工。

以前一個人養活一家，現在要兩個人。

那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上幾年學？兒女適齡，他們就送入學校，趁夫妻倆還年青力壯，他們盡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責任。

這樣過了兩年，工廠蓋上了十二層大樓，還開了荃灣分廠，用新式的蒸汽熨機，把章立調了過去。

每天八至十小時，章立和他的老伙伴，在一百零八度的蒸汽房裏，只穿一條牛頭短褲，汗流浹背的做工。

再過不久，又一種新機器來了，一條褲子分開三個人做。而章立他們就開始嘗「冷熱無常」的滋味了。

所謂「冷熱無常」，是平常只有很少的工做，讓他們一天只得很少工錢，但忽然有一天，大量貨物堆來，讓他們做到筋疲力盡。

但是，這樣的日子是不多的，而章立他們每月的入息就少了。

所說大部份貨品已在新開的第三分廠做，用了新機器，只要三個人，便完成他們二十六個人的工作。

這「冷熱無常」，使他們「飢餓」，爲了養家活口，因而不少人自動離開，別尋生路。

已經有人走廠了，但章立還要觀望，因爲他做了幾年機器壓熨，慣了，走廠再拿普通熨斗，一樣「搵唔到食」。

夫妻商商量量。

「讓阿銘停學吧。」章立說：「他已經十四歲了。到廠裏學一門手藝吧。」

「我希望他唸完中學。」容如道：「他是大兒子嘛，而且，人又瘦弱。」

「那怎辦？」章立這個一家之主，顯然不能支持下去了。

「我加緊一些。」容如說：「這幾天我在試着，可以加快一倍。」

容如打開一個紙盒，有針有綫。

她把綫扯作一定長度，扯一截，叫銀玉幫着，穿一口針，然後結在一塊膠皮上。

一共穿了一百多口針，又放在紙盒裏。

工場裏。

容如從紙盒裏抽出早就在家裏穿好的針綫。

一件厚厚的西裝擺在膝上，她把一個「嗲頭」（商標）放在領子下面，用針綫挑起人字花紋，把「嗲頭」縫上。

袖上還有一個手工牌，袖下還有個價錢牌。

三個牌子，剛剛用完一條綫，她又抽出第二口針，扯上第二件西裝。

容如端的是飛針走綫，眼也不眨一下。

縫一個商標是七分錢，手工牌是四分錢，價錢牌是兩分錢。

一件西裝，由這邊到那邊，容如一口針的長綫剛剛縫完，她的工錢記錄就增加了一角三分。

那些人字花紋，每一吋多少個人字，每一針多寬，都有規定，差一點，就退回來重做。

容如不能不聚精會神，她決不能眨眼。

一家的重担，就在她針綫之間。

收工鈴響了，她好像聽不見。

掃地的阿婆，把垃圾掃到她脚下了。

「阿容，走吧！」阿婆說：「你眞是馬眼神仙肚嗎？一早來等開門，人家收工你還不走！」

「呵，對不起！」容如發覺自己妨礙別人工作，忙收起針綫，跑到厠所。

她半天沒到過厠所。

這時候，她閉上眼睛了。

她覺得份外舒服，這一閉眼，是她最甜美的享受了。

她還得買菜，回家煮飯，趕快吃過飯，還要穿針，每晚穿一個多鐘頭。

一個月，兩個月。

她一雙手，一雙眼，頂住了章立所受的「冷熱無常」。

孩子們繼續上學。

但章立在「冷熱無常」的蒸汽房中，却有拖不下去的跡象了。

容如的眼睛，幾乎是十個小時不眨一下。

回到家，燈下，還在穿針，準備明日的「搏殺」。因此，還是要睜着眼睛。

針、綫、人字花……即使閉着眼睛，也還是在眼前一排排的過去……

針、綫、人字花，一排排的過去。

好多天，她的眼覺得很澀，飛快的針在挑人字花時，有時彷彿有一針忽然刺進她的眼裏。

在這一剎間，她不得不眨眼了，眼眨得多，工作速度就慢了。

收工時，她發覺穿好的針綫沒有用完，她的心就更焦急了。但還是力不從心。

幸好這時候，章立的工場裏忽然又「熱」起來，聽說有一批貨要趕。但收工回來，他就像個死人。

收入方面，這還能彌補一下，使家庭不致崩潰。容如希望她的眼睛，過幾天自己會好。那麼，到時章立那裏再「冷」下來，她便重又頂上去。

但就在這一天，也是章立趕貨的最後一天，章立用最後一分力氣撲回家裏，迷茫中看見妻子早已躺在床上，他自顧不暇，並未問一句，自己也倒在床上了。

他那裏知道，就在容如快要收工的時候，忽然她感到眼睛劇烈刺痛，像有一千枝針，一萬枝針，同時飛進她的眼底。

容如的驚呼驚動了工場，兩個女針工把她送回家去，

她還忘不了要買點餞菜。

孩子都在家，兩個同伴囑咐他們照料母親，一個去打電話給章立，章立却剛剛走了。另一個去通知住在附近的胡秋雲。

胡秋雲趕來了，那是章立剛剛回來不久。

時間一晃，已是三年。

打那時候開始，這個家庭發生了變化。

章立和他的老伙伴，終於走出一百零八度高溫的車間，他們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好幾年來又用慣了蒸汽壓機，再拿熨斗幾乎要重新學師。

老伙伴們各奔前程，有些去新界魚場做幫工，有些去大牌檔做伙記，章立去洗衣店作「熨番衣」。

一雙手無論如何養不活六口人。

容如不能再穿針引綫了，她眼睛不能用神，視力是有的，但一用神，那一千枝針，一萬枝針，就像箭一般由眼睛穿進她的心底。

難道，她這就要盲了嗎？

難道，她這就不能再做工了嗎？

她一雙手還是好好的，很靈活的，還能挑整齊的人字花，還能飛針走綫的呵！

但是，眼睛……

使她由眼痛到心底裏的，還是一個更使她心碎的現實，她再也不能完成她的心願，不能完成她的責任，大兒子阿銘再也不能唸完中學了。

不止是沒錢交學費，而且作爲家庭支柱的她頂不住了，就要這稚嫩的孩子去頂住。

瘦弱的阿銘，跟了父親的舊朋友，到一間電器用品廠當學徒。

「一切都電氣化了。」章立對兒子說：「你學好這門手藝，也許有前途的。」

十四歲的孩子，用他那瘦弱的身軀，勇敢地承接起母親的生活担子。

容如對兒子說：「待我眼睛好了，仍然要讓你唸完中學。」

胡秋雲每晚過來看她，幫她煮飯，邊幫忙邊教十一歲的銀玉煮飯做菜，銀玉很聰明，有時秋雲阿姨有事不能來，

她也可以把飯煮出來了。

帶容如看醫生的，又是秋雲。

容如看過不少醫生了，公立的、私家的、西醫、中醫……

有限的錢，像流水一般。

章立跟秋雲商量，把十三歲的阿釗送入工廠做雜工，添補一下開支。

阿釗去了，只有銀玉和最小的阿銓還勉强在上學。但懂事的銀玉，每當交學費時，她就哭了。

「我不要讀書了。」銀玉啜泣着：「學費給媽醫病吧。」

工友們來探望容如，帶來一些麵餅、粉絲、蝦米、魚肝油丸。

銀玉問這些阿姨們：「我可以入工廠嗎？」

阿姨們說：「你還小呢，要踏衣車，你脚也不夠長。」

秋雲阿姨終於弄來了一部舊的「摩打車」。托工友到鞋廠給銀玉開了個外工簿，銀玉放學回來，就車縫起鞋面來。

小小的阿銓，也拿着錐子，幫姊姊鑽孔子，拿起剪刀，替姊姊剪去綫頭，把鞋面一隻一隻的叠好。

容如也摸索着來做。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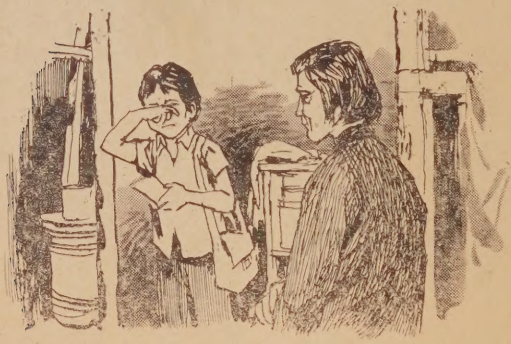
三年後。

還是那樣的太陽，照射着這半新不舊的「廉租屋」區。

那張「全家福」相片，一直懸掛在牆壁那口釘子上，也沒人動過它。

只是容如那件衣服，常常把它罩住。

只有容如出去，穿起衣服，這「全家福」照片，才能由它的鏡框反射着使人歡欣的陽



光。

然而，照片中人，已再不是照片中那個樣子了。

容如不用說，她那明朗的眼珠子，現在即便睜開，也已經暗淡無光。

章立也不是那樣精神奕奕，只要他在家，就可以看見他疲乏地躺在床上。

但他必須頂住，不然，屋子就塌下來了。

幸而，瘦弱的阿銘支撐住他，更瘦小的阿釗也幫上了一把。

阿銘快要學滿師，阿釗還是在工廠裏，但也坐上了工夫位。

銀玉也跟了工友入廠，阿姨們帶着她，雖然她還未屆「合法年齡」。

晚上，銀玉還在家車鞋面。現在，阿銓也會車了。

胡秋雲天天來，她還在那西服工廠做女針工，但一條胳膊不大聽使喚，也還要看醫生。

但她還是天天來，幾年如一日。

每次看醫生，容如都說：「秋雲，下次不用你請假陪我了，我叫銀玉陪我。」

每次秋雲都說：「別叫銀玉請假，我熬一點，我陪你。」

「你家裏也難——」

「我們做工的人，誰家沒困難呢？」秋雲笑道：「只是我的難處沒你的難處多。但是，你的難處也許漸漸會減輕一些，孩子們都逐漸長大了，跟着阿姨阿叔，互相維護着，天塌下來也不怕的！」

「秋雲，我不明白，從前靠老章一個人一雙手，孩子有書讀，後來多了我一個人去做工，景況反而越來越不好，現在全家都要做，又是更糟了，秋雲，這是怎麼回事呀？」容如那雙已略可睜開的眼睛，愁然看着秋雲。

「容如，這不只是我們的景況不好。」秋雲道：「你算一算，以前你住一個騎樓房，月租只八九十元，現在住廉租屋，倒要一百三十多元，住是貴了，你以前開工收工，搭一角錢分段巴士，來回只是二角，後來一程也加到二角，現在加到三角，來回是六角。」

「唉，眞是的。」容如道：「如果趕小巴，以前是三角，後來加到五角，現在加到八角。交通也貴了，吃的米以前每斤四五角，現在一元五六角；紅衫魚以前每斤幾角錢，現在一元幾兩，吃的也貴了，還有，工廠裏的情形也不同了，像老章，老了便沒人要，却要我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唉，秋雲，我的眼睛還會好嗎？我要看看這世界

究竟要變成哪個樣子！」

「容如，你的眼睛會好的。」秋雲說：「你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都會給你創造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會看到這樣一個世界的！因爲我們的孩子們不願他們的眼睛、胳膊、身軀，像他們上一輩那樣被吃掉。容如，有這樣的世界，我們已經看到了，比如說，我們自己的家鄉……」

容如眼睛看着滿地陽光，她感到喜悅。

司馬丁插圖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翻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中外文壇動態等作品，都是我們需要的。翻譯作品請註明稿源及附簡短的介紹。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請註明眞實姓名、筆名、地址（外埠請附英文地址）。

三、如需退稿者，請附回郵郵費；如不願刪改者，亦請註明。

四、稿件一經發表，即致稿酬。

五、來稿請寄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海洋文藝」收。

組屋區紀事

（新加坡）劉吟

黃昏的組屋區，
沉浸在勞作後的疲倦裏。
通往大路的小路旁，
一位老太婆對着路人自言自語。

老太婆的頭髮稀疏又灰白，
老太婆的身子瘦弱如柴。
她抖索着站在路旁——
像枯的枝幹在風中搖盪。

她有時自言自語，
有時拉長聲調呼喚：
「阿才，天黑了你還不回來，
你到底去了那裏？……」

這故事組屋區的人都熟悉，
它是發生在上個月的一幕悲劇：
阿才是老太婆的孫兒，
貧窮常叫他們一家斷炊缺米。

阿才今年十二歲，
還有五個年幼的弟妹。
阿才唸完五年級，
便離開學校去謀生計。

十二歲的孩子能做什麼？
作店員嫌太小，
工廠又說他不夠氣力，

沒辦法，阿才只得學做小生意。

他每天去賣冰包，
赤着脚走完大街一道又一道。
再到海邊的舊船上去，
把冰水賣給修船的工人兄弟。

眞是窮人兒女早當家，
阿才把生活的重担一肩挑。
他把辛苦賺到的一塊幾毛，
幫助父親維持一家嗷嗷的八口。

鄰人都稱讚阿才勤勞努力，
爸媽心裏雖然歡喜，
當看到別家的阿狗阿海上學去，
他倆的內心有一絲絲的歉意。

老太婆也說阿才孝順又聽話，
就可惜家境不好對不起他。
待日子改變，生活轉好了，
一定把阿才送入學校。……

不幸總欲向窮人打主意，
就在上個月下大雨的日子：
阿才從跳板上跌落海裏，
撈起來時已經沒了呼吸。

這眞是晴空一聲霹靂，
阿才的媽哭得死來活去，
阿才的爸抱頭嘆息，
年老的婆婆昏了又迷。……

失去了孫兒怎不傷心，
從此老太婆的神智不清。
她逢人訴說她的孫兒乖，
她每天站在路邊等阿才回來。

這是組屋區的一個悲劇，
起初還引起人們的打聽，嘆息，
日子久了就把它遺忘、淡漠，
說不定明天又有新的一幕。

「水滸」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思嚴·

從作者說起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有名的小說，故事流傳極廣，影響深刻，可說是家喻戶曉了。「水滸」的來源，是南宋以後民間的傳說，不是一個人憑空揑造出來的。這些傳說一直不斷地留傳下來，也經過了多次的加工潤飾，才成爲今天的形式。在這加工創造的過程中，施耐庵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是這本書定形的一個綜合創造者。

施耐庵的身世和歷史，可供考證的材料不多，僅知他原名耳，又名子安，耐庵是他的字，生於元成宗「元貞」二年（公元一二九六）卒於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有人說他是蘇州人，也有說他是揚州人，大概因爲他生平的活動主要是在江南地區。他三十五歲中進士，就在錢塘做官，這時候，正是元朝政權快要崩潰的前夕，異族的統治加上腐朽黑暗的政治形勢，使他捱不下去，只做了兩年官，就和當權派發生意見，棄官閑居。初時住在蘇州，以後遷居到蘇北興化，一直未再出任，有人傳說他曾參加元末在蘇州起義的張士誠軍隊，但無法證實。總之，從這些已知的資料看，作者是個不甘心於異族統治，富有反抗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加工創造這部「水滸」，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產生的。

「水滸」的現實意義

從作者施耐庵的一篇自序來看，「水滸」的成書，大約是在元朝末年，農民起義戰爭已經爆發的時候，施耐庵有意借南宋民間流傳的故事，來歌頌農民起義運動，煽起一股反抗異族統治的烈火。這篇序言見於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都沒有，有人懷疑這篇序是金聖嘆的僞作，但從文章的語氣和修辭來分析，不會是假的。當然

可能經過金聖嘆的修改，那是無疑的。

這篇序寫得十分隱晦，很平淡也夠含蓄，好像這樣一部向封建統治者挑戰，煽動農民點燃反抗火燄的偉大作品，不過是作者和一些朋友茶餘酒後的談佐，沒有什麼政治意義似的。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也可以看到「水滸」的成書，是在元朝政權還沒有完全崩潰的前夕。否則，作者就用不着這樣隱晦和曲折，用一些無聊和閑適的話，掩蓋他的眞正企圖。

施耐庵在序言裏面說：「吾友談不及朝政，非但安份，亦以路遙傳聞爲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好一個「路遙傳聞」，好一個安份無爭，實際是以「傳聞」爲掩蔽，以揭露壓迫、頌揚反抗爲目的。作者的用心，亦良苦矣。

作者又說：「是『水滸傳』七十一卷，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可以看出，「水滸」之成書，是經過多人的切磋琢磨，然後由施耐庵總其成，可說是一部集體的創作了。

作者又說：「吾友既皆綉淡通閎之士，其所發明，四方可遇。」這無異告訴讀者，「水滸」的故事，不是什麼奇誕不經的神話，而是現實生活中隨處發生的事情，這就是作者反映當時的現實，號召起義反抗的心聲。

「水滸」的歷史背景和價值

「水滸」的故事，是以「宋史」和「大宋室和遺事」作爲藍本，再加搜集南宋或元代所傳的話本，誇大渲染而成。宋史所載：以宋江爲首之「賊衆」三十六人，橫行齊魏間。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室和遺事」記載，亦不外是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義「梁山泊」，並沒有一百零八條好漢。以這樣簡單的史實，而把它發展成爲章回小說，把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描寫成生龍活虎，替天行道，而且每個人都有專長，亦各有他的獨特性格，這不能不歸功於後人的偉大創

作，特別是施耐庵的生花妙筆。正如他在序言裏面所說的：「無賢無愚，無不能讀。」因爲水滸是採用小說話本的方式寫的，所以能做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賞，幾百年來，它的影響，就更加深入，更加普遍化了。

要眞正地評價「水滸」這部書，那是不容易的事，這是指它的影響深刻而言。從及時雨宋公明以至白日鼠白勝，這一百零八條好漢身上，每個人都是勞動者的一個縮影，他們儘管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嗜好和專長，可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痛恨封建統治以及爲它服務的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敢於造反，敢於反抗，「迫上梁山」便成爲這部書的一個主要特點，而「官迫民變」便成爲這部書的主要內容了。

任何一個接近崩潰的王朝，統治階層總是橫征暴斂，貪官汚吏則乘機搜刮，不理百姓的死活。勞動者在求生不得的情況下，便只有鋌而走險，起來造反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也就是施耐庵所說的：「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誣誣之也。」天下人當然是指廣大的勞動者，勞動者既然沒有過失，那麼，反映勞動者被迫害和敢於反抗的精神，那也就不是什麼誣誣，也就不是什麼驚人之事，而是確如其分地反映歷史的眞實情況而已。這可以說是「水滸」一書的價值，也是它受人喜愛的原因。幾百年來，斷斷續續的農民起義戰爭，不能說和水滸的故事無關。

「水滸」與金聖嘆

正因爲「水滸」一書，是經過多人的集體創作，所以就出現了各種不統一的版本。就所知的，有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現在留傳下來的，就是經過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這是一個節本，大部份根據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刪節的。這個版本的好處是它包括了水滸的菁華和主要部份的內容，在文字上因爲經過金聖嘆的修改，比較洗煉。可是，壞處也有不少，有的地方歪曲了水滸的內容，使「梁山泊」英雄失去本來的面目，變成了一批殺人放火的惡魔。這是金聖嘆的卑劣用心，也是他對農民起義的憎恨和誣衊。

金聖嘆何許人也？他原名人瑞，聖嘆是他的別字，明末諸生，爲人犯放目傲。大概因爲明末的農民起義打亂了他做官的美夢，明亡後，益放蕩自恣。他一生批改了好幾部書，「水滸」是被他列爲「第五才子書」而加以批改的。他從仇視農民起義的立場來竄改施耐庵的「水滸」，有好些地方被他刪改得面目全非。舉個例說：他刪去原本七十一回以後的故事，但却僞造一個盧俊義的「噩夢」，作爲本書的結束，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他要把「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拿去殺頭。而這一回在其他任何版本中都沒有，他的用心，從這一點可以看到了。這僅是犖犖大者，在「金本」裏面，一些敘述和對話，被竄改的不下十餘處，這些修改都是貫徹他的立場，把梁山泊好漢的面孔塗黑了，以達到他憎恨農民、反對農民起義的目的。因爲刪改的地方太多了，在這裏不能逐一舉出，讀者只要從中華書局出版的說明中，便可看到，或者是購買內地其他新版本，這些歪曲的地方都給改正過來了。

「水滸」的歷史價值和它的深刻影響，既如上述，肯定來說，這是一部值得閱讀的好小說。當然，任何事物有它的優點，也自然有其缺點，這是無可避免的。「水滸」的作者限於時代背景，雖然他對農民起義採取歌頌的立場，但有些地方因描述不當，也會影響到農民的英雄形象，這一點是美中不足之處。這裏，我們不能不聯系一下作者所處的時代，說明作者這樣寫是不足爲怪的。元朝的農民起義運動，開始於一三五一年劉福通的「紅巾軍」，直至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定都南京止，這十七年間，正是天下紛紛，豪傑蠭起，兵禍頻仍的年代，一方面是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遍地災荒，人吃人的現象，是隨處可見的，而殺人死人之事，更是平常。作者寫這部書時，正是處於這樣一個極端混亂的社會情況下，所以，反映在他的「水滸」中的英雄好漢們，自然而然地有這些跡近野蠻的行動。例如「人肉作坊」，在「水滸」中便是一個極平常的事蹟，不少好漢們的出身都是幹這一「行業」的。還有，像黑旋風李逵這類人物，無論他在什麼情況下出現，總是手揮大斧，殺人如麻。譬如，劫江州刑場，搶救宋江時，水滸的描寫，就好像官民不分，李逵揮動雙斧，逢人就斬，這樣的描述當然有不當之處。但如果體會作者當時的時代背景，對於亂世的被壓迫階層，迸發出來的復仇之火，對這些過激的行動，自然不願予以深責了。

浪子·巴爾扎克·「高老頭」

高翔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期，有一個偶合而不一定是偶然的現象，便是在東方和西方，先後出現了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它們的作者，也就是開闢道路的現實主義文學家。雖然其社會基礎和時代背景各有不同，但作品的意義及其藝術成就却互相輝映。舉其著者而言，在中國有較早的曹雪芹，在歐洲有稍遲的巴爾扎克。

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揭露了封建社會上層內部的腐朽、崩潰，反映了非常深刻的、無可避免的矛盾。這種特點，我們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也可以感覺得到。不同的是，曹雪芹所解剖的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巴爾扎克所解剖的是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又有相同：雖然他們無情地暴露了在其中生活的那個社會，却沒有能夠找到出

路。這個任務，只能由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新現實主義文學來達成。儘管如此，人們認爲，早期的現實主義作家們，已經以他們辛勤的創作勞動，出色地達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由於資本主義的胚胎被國內的封建勢力所壓抑和被後來入侵的外國侵略者的摧殘，而不能健康地成長，所以雖然有了「紅樓夢」這樣輝煌的作品，現實主義文學却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但同一期間的西歐，以英國爲中心的產業革命和法國爲中心的民主革命，開闢了資本主義的新時代。接着，這個社會的矛盾深刻而尖銳化了。人們要就是逃避這種矛盾，要就是面對它和揭發它，後者就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左右，在英國文學和法國文學中形成了現實主義傾向的客觀基礎。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英國的薩克萊和狄更司，法國的斯丹達爾和巴爾扎克。他們都極力想弄清在這個社會中到底發生着什麼事情，人與人之間到底存在着什麼關係，並且無情地在他們的作品中反映出他們所知道的全部黑暗面。他們生活在這個社會，却不喜歡它，從而批判它。至於批判的目的，倒不是爲了否定這個社會，因爲他們還達不到這個高度。他們只希望能夠從批判現狀中尋求某種可能的出路——但是他們找不到。所以他們不是自己那個社會的「忠臣」，而是高爾基所稱的「資產階級的浪子」。高爾基也把他們的傾向叫做「批判的現實主義」。

這裏打算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巴爾扎克來談一下。

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生於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法國西部的圖爾城。他的父親本來是農民，後來成爲有成就的商人，担任了圖爾的市長助理和市立醫院院長的職位。巴爾扎克在家內是長子，八歲起便被送到由天主教僧侶所辦的寄宿學校住校唸書。這家學校對學生執行完全舊式的嚴格教育，在孩子們的頭上常飛舞着教鞭。但巴爾扎克十分喜愛閱讀，學校的圖書館是他的天地。他貪婪地閱讀一切能夠得到的長篇小說和戲劇，也吞噬哲學和論文。到了十四歲那一年，巴爾扎克生了一場大病，父母把他接回家中。他在這家學校完成了中學階段之後，去巴黎讀法律學校，同時在一個律師事務所担任書記。

但年青的巴爾扎克並不想在當時爲人所欽羨的法律界發展，本來他父親的地位對這點極爲有利。他先前大量閱讀的結果，是使他把自己的理想放在成爲一個作家上面。父親對兒子的想法大爲反對，兩代之間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是年青人堅持了自己的道路。他不要父親在經濟

上的支持，獨自生活在巴黎一間寒傖的閣樓上，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活。

開頭，情況並不如理想那麼順利。他寫的第一本悲劇「克倫威爾」沒有得到成功。他的生活很困苦，沒有娛樂和休息，唯一的活動是在巴黎郊區的街頭躑躅漫步，這就有機會使他比較深刻地接觸人羣。用他自己的描述，是：「我不斷研究郊區的風習，郊區的居民和他們的性格……我這時對於外表上的衣着毫無興趣，穿得與工人一樣壞，他們也就因此與我不分彼此……聽聽這些人的談話，我完全滲進了他們的生活，我感覺到他們的破爛衣服就好像披在我的肩上，我穿上了他們那雙補釘重重的皮鞋。他們的願望，他們的需要——都移植到我的心靈裏來了。」

對於現實社會和人羣的細心而深刻的觀察，如巴爾扎克所做的，正是現實主義作家的特點。研究生活的眞實，這是巴爾扎克的主要原則，他越來越傾向於研究當代的基本問題，考察社會生活的深處。這正是和力求使自己的創作和現實生活遠離的反現實主義諸流派的根本分野。

「克倫威爾」的創作花了兩年時間，它的失敗加深了巴爾扎克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的困難。他爲了生活，開始同一些籍籍無名的流行小說家合作，寫了許多迎合有閑階級口味的通俗長篇小說，當時這種「讀物」正風行一時。——在今天的香港和海外，我們仍然可以見到類似的現象存在着。巴爾扎克所寫的這些作品，內容大致上是屬於「秘密和恐怖」的，例如海盜、兇殺犯、神秘的不速之客、吸血的夜遊神、到處流蕩的幻影……等等，都是這些小說的主人公。這些作品並沒有給巴爾扎克帶來光榮，而出版商的刻薄也不能使這些作品給巴爾扎克帶來寬裕的生活。他對這些作品引以爲恥，不肯在上面署上自己的眞姓名。不過從客觀效果來說，大量寫這些作品，對於巴爾扎克的寫作能力和技巧，有重要的鍛煉作用。

爲了企圖擺脫經濟的困擾，巴爾扎克曾經和別人共同出錢經營一家印刷所。但不善於做生意，做了不久便大虧其本，不但關了門，還欠下了四萬五千法郎的債務。於是，他天天爲債務所追迫，以後所寫的許多有名的作品，看起來往往是爲了還債而寫。

巴爾扎克身材雄偉，闊肩膀，粗脖子，一頭又黑又粗的髮，看上去像個勞動者。就是這樣壯健的身體，支撐着他驚人的創作生活。他通常傍晚六、七點鐘上床睡覺，到午夜一時左右起來，開始寫東西，直到天亮。疲倦的時候，不停地喝黑咖啡來刺激自己。早上吃兩片夾着些什麼

的麵包，便跑到印刷所去校對原稿。他的校對，原來是創作的過程一部份，因爲他的習慣是，初稿只寫一個大綱，到排出來之後，在校對時再補充。這樣再排再補充，往往到九次、十次之多，然後才算定稿。印刷所老闆當然要和他每次計算排字費，所以他所得的稿費，差不多有一半是支付給排字所的，白天主要是這樣度過。從排字所出來，他才到街上跑跑，進行觀察，和買點什麼需要或喜愛的事物。然後回到家中，又重複一天的生活。他就是這樣地「工作」，直到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他五十歲的時候，在原稿紙前面突然昏倒，再也站不起來，與世長辭。

巴爾扎克的作品，在質與量上都可說前無古人。他在一八二九到一八五〇年間，用三十年時間進行創作的「人間喜劇」，是一部罕見的、宏偉的史詩，其中描寫了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完整時期，但同時也强烈地控告了腐蝕人的良心的金錢的罪惡。這就是「人間喜劇」直到現在仍然保留着的巨大現實意義。

「人間喜劇」一共包括了九十六部長短篇小說，其中出現了兩千以上的人物。他自己的設想，在這部史詩中要提供出「一部社會歷史」，「一部人類心靈的歷史」。原來的計劃，「人間喜劇」分爲三大部份：「道德研究」、「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而以「道德研究」爲主。從這個綱要來看，就可以見到，巴爾扎克的創作，完全是有所爲而爲的。他要進行有關人類、社會、歷史的宏大工程，而决不是爲了表現個人的什麼靈感或什麼內心情緒。

「道德研究」本身又分成六個部份：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和鄉村生活場景。巴爾扎克已經寫出來的就是這些部份。至於「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寫作，他已來不及完成了。在他計劃中，還有五十多部作品，沒有來得及寫出來。

「人間喜劇」主要成功的地方，是它很好地表現了在當時的西歐那樣的社會中，金錢所具有的毀滅性的和逼人走向腐化墮落的魅力的這樣一個中心主題；是它創造了在那樣的社會中許多典型人物的鮮明的形象。正如一位思想家所指出的，巴爾扎克這位作家的「傑出地方乃是他深邃地理解了現實諸關係」。

我們試圖來談一下巴爾扎克的一些作品，以便比較具體一點來認識他所起的作用。當然，要這樣簡單地「以蠡測海」是很困難的。

長篇小說「高老頭」是巴爾扎克在一八三四年寫成的作品，也是「人間喜劇」整個計劃中的第一部作品。（註一）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出現的許多人物，都成爲以後各長篇、中篇小說裏的重要主人公，因而它具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地位。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巴爾扎克確立了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技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風格。

「高老頭」的主題，是刻劃普通的資產者、巴黎人的日常的同時又是充滿了驚濤駭浪和激情的生活。作者安排了兩個主要人物：歐也納·特·拉斯蒂涅和高里奧。前者是一個極力企圖打入「上流社會」的青年大學生，他住在一所下級的公寓之中；後者是他的隣居，是一個年邁的商人，他爲了一對女兒要滿足極度的虛榮心和極度自私自利的要求，付出了一切家產。這兩個人的命運錯雜起來，成爲交織在一起的兩個情節綫索。

故事在拉斯蒂涅所住的伏蓋公寓中開展。巴爾扎克一開始就以詳細的環境描寫爲楔子，顯示了他長期考察社會所得到的成果。他要在主人公出場之前，對於他們是生活在什麼條件之下作一番認眞的交代，可以看到，這些描寫的文字確實帶有「研究」的性質，符合「人間喜劇」的創作目的。他要說明的是，在那個社會中，物質環境對人們起着什麼作用。

巴爾扎克筆下的伏蓋公寓是骯髒、頹敗和粗俗的，一切是「古舊，龜裂，腐爛，蟲蛀，殘缺，老弱無能，奄奄一息……總之，這兒是一派毫無詩意的貧窮，那種錙銖必較的，濃縮的，百孔千瘡的貧窮」。他介紹公寓中的每一個住客，都逐一詳細說明他們的財產狀況。當然，這是爲了揭出這個社會中金錢關係所起的作用，而金錢關係又是一切其他關係的基礎。

拉斯蒂涅是一位二十歲的青年人，出身在破敗的貴族家庭。他從鄉下來到巴黎，讀上大學法律系（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巴爾扎克自己的經歷是一部份素材），寄居伏蓋公寓。作者對這個青年人的勾勒是：「歐也納·特·拉斯蒂涅的臉是純粹南方型的：白皮膚，黑頭髮，藍眼睛。風度，舉止，姿勢，都顯得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許他有高貴的習慣。……平常他只穿一件舊大褂，粗背心，蹩脚的舊黑領帶扣得馬馬虎虎，像一般大學生一樣；他的褲子也跟上裝差不多，靴子是換過底皮的。」可以肯定，人物的形象不是來自臆造，而是集中了一種類型的特徵。

開頭的時候，拉斯蒂涅表現得聰明伶俐，頭腦清醒，胸襟寬大，教育和家庭素養使他風度翩翩，感情細膩，尊

重別人。但是這些正面的特徵，隨着他向上爬慾望的增加，自私自利的日益嚴重，而逐步喪失無餘。他本來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潛心於學術的研究，成爲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工作者；另一條是投身於「上流社會」，征服幾個可以做他後台的「淑女」的心，然後到社會去顯露頭角。而後者需要金錢做本錢，但他的口袋中空空如也。於是應當不擇手段去「發財致富」的觀念，通過各種渠道，各種影響，越來越深入拉斯蒂涅的腦海中。許多血淋淋的事實使他深刻看到這個社會的實質，而他的性格也已形成。他不是起來和這個骯髒的社會抗爭，而是走上了爲個人飛黃騰達而奮鬥的道路。這部長篇小說就在這個人物性格的定型中結束。後來在「人間喜劇」的其他作品中，拉斯蒂涅還不斷出現，成爲一個「成功」的而又是厚顏無恥的「知名人物」。

另一個主要人物就是高里奧老頭。他本來是一個能幹的生意人，從一個普通的麵條師傅，變成了老闆，再通過麵粉的投機致富。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嫁給一個伯爵，二女兒嫁給一個銀行家。他要爲已經成爲上流社會的闊太太的一對女兒掙面子。兩個女兒都爲了充撐場面而經常陷於十分拮據的境地，她們一有問題，便飛也似地跑去找父親，要錢，要錢，要錢，「像連珠炮似的轟進他父親的心腔」。高老頭爲此歇掉了買賣，結束了麵粉店，千方百計要爲女兒們弄錢。可是，他又從女兒那裏知道女婿們嫌他出身寒微，便不敢公然去探望，而像乞丐一樣，從角門偷偷去拜訪女兒。到他最後一點金錢，精力以至生命被榨取淨盡的時候，他病了，最後寒傖地死去。臨死的老人渴望瞧見自己的女兒，但她們却遲遲不見蹤影，因爲她們都要去參加跳舞會，「不可能」來送父親的終。高老頭臨死前似乎清醒了起來：女兒們不需要他，因爲他已沒有錢。他想：「錢可以買到一切，也可以買到女兒。啊！我的錢到哪兒去了？」

正如已經有哲人所指出的那樣，過去的宗法關係、家庭溫情，都被赤裸裸的金錢關係所代替了。高老頭忽然明白了這一點，恐怖地吼叫起來：「我要抗議，如果做父親的給踩在脚底下，國家不要亡了麼？」但他的抗議，不但軟弱，而且毫無用處，他到底還是在無告的絕望中，在痛苦的深淵中輾轉死亡。

還有一個主要人物伏脫冷，他是苦工監的逃犯：「四十上下，戴假頭髮，鬢脚染黑的男子……他是人家看了都會喊一聲『好傢伙』的那種人。肩頭很寬，胸部很發達，

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實，手指中節生着一簇簇茶紅色的濃毛。」他對這個社會，是採取深山密林中兇禽猛獸的方法，即互相咬噬對方的咽喉，最強者得到勝利。

他教導拉斯蒂涅：「……要作樂，就不能怕弄髒手，只消你事後洗乾淨：今日所謂的道德，就是這一點。」他告訴別人準備經營販賣黑人的生意：「黑人，你懂不懂？那是一些自生自發的孩子，你愛把他們怎麼辦就怎麼辦，決沒有一個好奇的檢察官來過問。有了這批資本，十年之後我可以掙到三四百萬。我要成功了，就沒有人盤問我的出身。我就是四百萬先生，美利堅合衆國的公民。」最後一句話，巴爾扎克通過伏脫冷的口說出了對「金元王國」的看法，在那裏，金錢就是道德、品行的唯一標準。

伏脫冷這樣的亂闖的猛獸當然也不見容於銀行家等大亨們，所以他終於被再逮捕了。在這一瞬間，他直截了當的揭發：「難道你比我們强？我們肩膀上背的醜名聲，還比不上你們心裏頭的歪念頭呢，你們這些腐爛社會的蛆。」伏脫冷並沒有想到改變這個社會，可是在客觀上，他的矛頭却正指着可詛咒的制度。

伏脫冷也在「人間喜劇」的其他作品出現。他曾經是披上袈裟的神父，後來又鑽進警察界去服務。在他身上顯示出一種特有的典型。

其實，在「高老頭」和「人間喜劇」其他作品中出現過的人物，不論主要次要，都是典型的。像伏蓋公寓的老闆娘伏蓋夫婦，是小市民的典型，她的生存，就是爲了想盡辦法，以多榨出一個銅板。此外，任何事情，她都極端的冷漠。高里奧老頭的痛苦的死亡，不使她有什麼不安，只是害怕會因此多出一些開銷和可能失去幾個房客。像銀行家紐沁根，他在「高老頭」不過開始亮相，而成爲後來作品的重要主人公之一。他是這個社會的眞正主子：高利貸者和金融資本家。紐沁根太太這樣描述她的丈夫：「他的良心……他的精神，他的肉體，都是一樣的作風！……在生意上能幹那種事的人是沒有一點廉恥的。」

在巴爾扎克筆下也有一些正面人物，像與拉斯蒂涅相對的大學生皮安訓，他是一個艱苦學習的醫科學生，後來成爲一個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名醫。不過，這些正面人物比起那些躍然紙上的反面人物來，便軟弱得多，也失色得多了，而且沒有在他的任何一本長篇小說中成爲主角。這種全力放在揭露之上的精神，正是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反面人物，在作家的思想上是十分鮮明的，他竭盡努力去把他們抓出來示衆。而正面人物，作家只能設想到有

人道主義的醫生這個程度。革命者的頌揚，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家不懂，也不是他們的任務。

有意思的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的人物，似乎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之中。我們沒有什麼根據，可以說他所塑造的典型，在此時此地已失去意義。這固然是巴爾扎克的偉大，也是時代的悲哀。就這一點來說，即使是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還有可以存在的價值。雖然，可惜的是，我們不曾發現今天的巴爾扎克，但有時也可以見到某些可以歸納到這個類型去的篇章，使人覺得可喜。然而時代又到底不同了，正面人物的刻畫，已經具有更崇高、更深刻、更具體的條件，這就有可能使今之文學工作者超出批判現實主義的範疇，而走向新現實主義的道路。不要認爲是狂妄：人類總得不斷前進，所以巴爾扎克決不是不可以逾越的。

（註一）「高老頭」過去有傅雷的譯本。本文所用譯名及引用譯文，都採自傅譯。

再題「金魚缸」

水告泉

金「股」齊鳴啊
繁榮　繁榮
擊鼓傳花
花是火棒花是銅腥

還有刺激緊張的短程
——神經錯亂的梭與綫

游資翻波作浪

熱錢刮來陣陣陰風
「老牛」和「大熊」
打着糾纏不休的戰
到頭來——
道地的紅袍呀丹頂紅
怎打得過來路的紅劍神仙？

那麼——

咱們也掛牌上市吧
叫賣的可是
——大閘蟹
街市田鷄
生晒蠔豉

孖展客被追到青山脚下
倉友給迫至閻王府門邊
玩股者被耍弄於洋鱷魚的股掌間
跟着來的
又將是什麼花樣？

燈

凌若清

風好大
又是一個
不見星月的夜晚

腰痠背疼
有說不出的勞累
和寒冷

慣走崎嶇的山徑
不怕夜行
屋挨着屋的家和家
每夜裏
有幾許幼小的心靈
夢中盼待着爸媽

山那邊
燈環閃閃
像一串華貴的珠鍊
然而孩子
媽的心底
只有這兒微弱的燈
最温暖

農村之歌

（新加坡）秦林

我要寫一首歌
一首農村之歌

在雨季的日子裏
牲畜都被水淹死……

帶牲畜到市場賣
價錢被人爲壓低……

一切東西都漲價了
今後生活怎麼辦？

我要寫一首農村之歌
用痛苦的心來唱……

夏日馳想

一葉

眞不明白，爲什麼人們總愛說「春花秋月」，難道只有春天的花才足稱道，秋天的月最可愛麼？

在古今詩人的篇章裏，我們可以找出幾十打或更多的歌頌春和秋的詩句，對比之下，夏天常常是被忽略或冷落了的，這未免有點不大公允呵！

其實，夏天何嘗不是花季，尤其在這南國的海島，冗長的夏季裏，花卉品種之多，色彩風姿之美，絕不輸於春天。我並非植物學家，可隨便就能數出一大串夏季開放的花名：茉莉、白蘭、晚香玉，含笑、素馨、梔子花，火紅的安石榴、純白淺紫的綉球花，木槿、檵柳、六月雪，夾竹桃、各色丁香、金錢花，紫薇、絲蘭、千日紅，鐵綫蓮、西番蓮、金絲桃、八仙花，薔薇、芍藥、金銀花，三色堇、矢車草、紫羅蘭、鬱金香，弗梨葭、虞美人、金盞花，錦葵、蜀葵、玉蟬花，金蓮、溪蓀、日日草，翠菊、夏菊、燕子花，百合、美人

蕉、天人菊、飛燕草；剪夏羅、鳳仙花；玫瑰、凌霄、燈籠花；向日葵、唐菖蒲、香石竹、玉蘭、黃蟬、長春花……

好了，已經數不勝數，這些花兒，夏天來時，它們便含苞待放，或繽紛在花圃、公園、騎樓、花架上，甚至一些被禁錮在高牆、深院中的花兒，不少也耐不住寂寞，把頭伸得高高，俏臉露在牆頭上，熱切地探望外間的世界。當他們向你招手微笑，你能不駐足停留麼？

別以爲春天是無處不在，無處沒花，高山上就沒有春天和秋天。除了漫長的隆冬，便是短暫的夏天，因此在那兒，所有的花都在夏天開放。你聽說過天山上，長在高處石縫和溪邊的雪蓮麼？這種馨香冷艷的山花，據說就是在夏天盛開的！四川、青海的高山上，也有雪蓮花，它們也都在夏天盛放；隨着冰雪的解凍，隱藏在層層苞片中的花頭，綻開淡黃色的花冠，宛如冰盤中的黃玉熠熠生輝！

夏季裏，中國西北地區的祁連山、天山、崑崙山脚下，一般海拔三、四千米左右，冰川雪海大量融化，草原上漫山遍野到處都是花，變成了彩色的花海。無論是植物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都很難說清楚這高寒草原上究竟有多少種奇花異草。凡是別處有的「家花」，在這兒都能找到。只不過在它們的名兒上加一個「野」字就行了。例如野牡丹、野玫瑰、野百合、野菊花、野玉蘭……所有這些花，都小巧玲瓏，能耐風寒。尤其是一種叫磯松的紫色小花，色彩是那麼絢爛，滿天星似的閃爍在茫茫的草原上，隱隱地散佈着草葉的幽香。這是一種永不凋敗的花朵，即使乾了之後，仍然永遠保持鮮艷的姿容。這些花呵，一串串，一簇簇，在微風中歡欣舞蹈，雖然它們身邊找不到伴舞的蝴蝶和蜜蜂，但萬紫千紅，不亞於春天花園的熱鬧！

極帶和其他高寒地區上的許多紅的、藍的、黃色的鮮花，也都是夏日帶來了薰風，摩沙

着花的顏面，才把它們催醒的。

甚至在戈壁荒原，夏天生機勃發，鹽漬化的貧瘠土地上，同樣百花競放。紅柳從四月起就開始把它的細小的、粉紅的花朵開放出來，一直連着開放整整一個夏季；有一種松針一樣的碱草，在仲夏裏也放出金黃色的花朵；一種酷似玉蘭的小白花，掛在駱駝刺上的小紅花，一枝枝玉米棒似的黃燦燦的苦豆花也都在夏天份外活躍。你我在海外能吃上哈蜜瓜，苦豆也有着一份功勞哩，原來用它作肥料，哈蜜瓜就特別清甜，特別茁壯。

塔里木的沙棗花，是戈壁最多最逗人喜愛的寵兒了，五月間沙棗花串串成堆的掛滿枝頭，河谷兩岸，濃密的沙棗防護林，是一幅一幅掛在天幕下的斑駁金黃的油畫，無論走到那兒，都聞到陣陣醉人的花香。新疆民歌裏歌頌沙棗花的，就像西歐人歌頌玫瑰一般。

現在夏日的戈壁灘，野花之外，花果園和人家的庭院中，到處還飄溢着全國各地名花名樹的香氣。夏季裏戈壁上不但鮮花不斷，更是收穫子實的季節，它比春季更歡，更帥！

最難忘高原花城昆明的夏季。日午穿過翠湖，亮藍的天空高高的籠罩在人們的頭上，潔淨得沒有一絲半縷的翳雲。太陽射着火燄般的光芒，可全給叢密的綠樹遮隔了；醉人的南風，一陣陣的吹來，湖裏粗大的荷葉，像千萬把碧綠的扇子，搖過來荷花的清香。遇上不趕時候，在堤邊的柳陰下小坐，樹顛臨風搖曳的枝頭，獨唱家的蟬兒，不斷地表演歌喉，歌聲平平，那歌唱自然的熱情則着實令人感動，它使人覺得身旁的氣氛是多麼舒爽而且養心怡神呵！

昆明夏日的氣候也眞特別，即使在盛夏時節，別處熱得像蒸籠，它早晚却凉絲絲的，彷彿有一具天然溫度調節器。要是你準備出門一整天而不帶備一件毛衫，那是失策的。那兒整個夏天，沒有春天的膩人，也不像秋天的肅殺，更沒有冬天的凄冷，它是如此的宜人！難怪

特別有利於萬物的生長了。翠湖邊，滇池畔，田頭和山間，以及家家戶戶的院落裏，常見大片大片的花叢，滇池水灣近華浦的大觀樓，更是名副其實的大花園。在烟波浩渺的湖上，楊柳環繞的堤岸，草叢中一種夏花最是觸目：鵝黃色和橙紅色形態酷似薑花，開起來比牡丹花還大朵而艷麗，花瓣上撒滿白色的點點星星，風吹草動，它活像一羣羣大型彩蝶振翅翱翔，花的美姿投射在水間的倒影也剔透如生。

假日，我常常專爲看花到滇池去，傍着清流，遠望湖中的小島花堤，水平如鏡時，堤下的另一方竟也出現清晰如眞的花堤；岸上花和水中花之間，水面竟疏疏落落地又飄浮着一種雪白的小花——好像名字叫作海菜花，像睡蓮，却纖巧得多。濃濃淡淡的花影在澄輝中交織錯叠，隱隱約約，若幻若眞。只當微微的雨絲，在水面叮冬起無數個小圓圈，分碎了花影的平靜，我這才驀然想起，快別錯過了最後回城的馬車。

我告別高原花城已有不少時日，可是，那兒的夏日花季，仍時常進入我的夢中。

南國的花城廣州，花季更不局限於春天了！它有着這個海島夏天所有的花草，也擁有許多此地所沒有的奇花異卉。

廣州人一向愛花，二十多年來人們的生活雖然起了巨大的變化，然而許多人喜歡用花朵點染自己生活的習性却有增無減。人們在道旁，在小騎樓、天台或廊簷下，在辦公室外，在宿舍，在食堂，水上人家在翹起的船尾和船篷上，都栽種各種各樣的花草。

廣州的夏花，最受歡迎的會是茉莉和晚香玉了，白蘭、梔子和含笑也得人好感。家住廣州時，白天火傘高張，熱得人汗流夾背，那怕身邊花團簇錦，我也無心瀏覽，每當太陽退去，結束了一天的作業，晚飯後洗完澡，坐在天台或門口，茉莉和晚香玉的幽香，常乘着凉快的夜風，飄滿了室中，陣陣的芬芳，增添無限凉意。使你感到這季節可愛的情味；大抵人

們特別喜愛這兩種花，也正由於這個原因吧？

記得有個時候住在紅蓮塘巷，那兒沒有紅蓮，却每家都栽上晚香玉。這花又名月下香，好撩人的名字！花是白色或黃色的漏斗狀花，兩朵並連，每到月上柳梢，它就開始散放香味，愈晚香味愈馥郁。摘一束晚香玉用作案頭清供，室內的空氣馬上就好像清芬起來了！

至今，廣州的主婦們天天上街買菜時，也習慣在菜市門外的花檔上買束茉莉花、幾枝薑花。家裏桌上放個小豉油碟，盛點水，然後把珠子般潔白的茉莉花繞碟成環，中間綴以兩朵紅花。這是典型的廣州「碟花」。

廣州多公園，夏夜裏踏着溶溶的月色，幾個同伴散步在白秀湖、越秀山、東湖、荔灣或沙面的園林花圃中，看螢火蟲打燈籠，聽夜鳥嚶啾，風兒呢喃，嗅着沁人的花香，凉透了，抖去一身疲勞，精力又重新振發。

這樣的月夜，這樣的花季，令我打破了只是「春秋多佳日」的迷信。

這些年來，我們祖國東西南北的花季都在展延。由春至夏，由夏至初秋。更令人欣喜的，本國過去許多湮沒未受人注意的花卉品種不斷發掘和推廣；許多外國花卉移植的又接踵而來，花季的內容比前更多姿多采啦！

有機會去北京植物園的話，你將看到那兒僅僅熱帶、亞熱帶的花就有幾千種！現在不必到巴西亞馬遜河流域，在中國的首都，也能見到世界最大葉子的王蓮；在中國廣大地區的土地上，也能見到來自亞洲熱帶地方的會吃蟲的猪籠草；在中國，可看到來自南非好望角的鶴望蘭，可看到東德的重瓣四季海棠和保加利亞的香水玫瑰，可看到非洲的野薔薇和花穗長達一尺的醉魚草；可看到花之國斯里蘭卡熱情燃燒的「火燄花」以及像琥珀、像瑪瑙、像紅、藍寶石般的大小花種……。

中國的花，如梅、菊、蘭花等等，在不同的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受到親愛的照拂。花的交流，意味着友誼的交流。這是喜上加喜！

誰說夏天不是花季？

在這熱烈的季節，萬物繁衍，意態飛升，「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不僅是花，一切植物都欣欣向榮，葉茂枝繁，處處盎然生趣！

感謝大自然的厚賜，感謝花農們的辛勤勞動，也感謝花兒堅強勇敢的性格，它們常常經受嚴格的鍛煉，突破重重困難，才能將美麗和芬芳輸送到人間，激起美念，安慰人們的休憩。

夏日的清風呵，請捎去我滿心的謝意！

長春花

澹林

我家有一盆不知名的花，我和妻命名它們爲長春花。最初它們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在我的記憶中，彷彿它們是自己來到我家的。在我家那一條淺淺的騎樓廊上，有着幾個花盆。我本來想讓妻種些茉莉，妻怕費事，結果這幾個花盆就一直擱在那裏了。

有這麼一天，一個花盆裏的一條細嫩的柔枝上端，忽然出現了一朵大衣紐扣般的小花，粉紅色的，在枝頭迎風搖曳。我有些詫訝，但並不怎麼經意。可是，過了若干時候，嫩枝竟茁壯生長，並且分出若干小枝。在疏疏落落的綠葉當中，粉紅色的小花也多出幾朵來了。只要我放眼望向樓廊，它們就向我展露微笑。彷彿在說：看，我們在這裏生活得多麼歡暢！

春去夏來。直到冬天，它們還是不時綻着笑靨向我招呼。我開始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家，妻經常臥病在床，有它們來點綴一下生活，填補一些空寂，未始不是一宗妙事。

又隔了不知多少時候，大概是一個炎炎的盛夏，妻躺臥在床的時間較多了，我也再沒有多大空閑去理會它們。不知怎麼，它們被移到樓廊的一個角落去了。它們在那裏，幾乎整天

被陽光晒着。漸漸地，它們枯萎了，綠葉全部變成了枯葉，只剩下一株杈枒的枯枝，困頓而帶着幾分倔强地挺立在那乾裂的泥土盆裏。

那一天，我無意瞥見它們，有些惋惜地問妻。妻回答說：「沒有精神澆水；這種野花，只好讓它們枯死了。」我好奇地想試救活它們，立即把它們端回原來的位置，又向它們澆了一瓢清水。

就這樣，幾天以後，它們居然復活了。

這樣旺盛的生命力，我們還從來沒有見過！但它們究竟是什麼花呢？我向妻建議：「不如就叫它們爲長春花吧！這也是你的病體的象徵。希望你能堅持戰鬥，終於克服病菌糾纏。當灰色的陰影出現在你眼前時，看看它們，你會得到力量的！」

從此以後，這株長春花，引起了我們的特別關注。每天早晚，妻掙扎着繼續給它們澆水；有時，我也自告奮勇，分担妻的操勞。每當我們望向它們，它們輕盈地向我們報以微笑時，我就同妻交換讚美、恬怡和希望的目光；每當我離家，讓妻獨自一個在臥榻上輾轉反側時，我知道，它們定會給她鼓舞和温慰。

現在，妻已經暫別它們，到鄰埠療養去了。我寫信給妻的時候，總代它們向妻致意，要求她像它們一樣頑强地生活下去。

自妻別後，我這個家變得更加空寂。但是，只要會神，我的眼光就會越過門檻，望向那盆長春花。而它們也仍同往常一樣，探出一個個粉紅色的笑靨來，向我問訊。於是，一股濃烈的盎然生氣，便充沛於我心胸。

七三，五，卅一。

作品欣賞

讀「還我青春」幾點隨想

于思

一

第一個印象：工人眞苦。

書中的女主人翁葉玉茹——一個年青的製衣女工，是這樣出場的：午飯時間，她「在地上拾起一張人家丟下的彩色報紙，那報紙質地較厚，玉茹把它一捲，捲成一個雪糕筒的樣子，就向包伙食的那些桌子走過去。……玉茹把飯鍋裏的剩飯倒在她的紙筒裏，再拿起碟子，把僅餘的菜汁倒下飯裏……。這樣的事情，她已經習慣了，不再覺得難堪了」。

「還我青春」的故事，是圍繞着葉玉茹這個女工而展開的。她的一家，集中了底層勞動者的典型，玉茹的爸

爸，是一個熟練的裁衣師傅，但當製衣廠更換了現代化的設備，機器代替了較剪，他被一脚踢開了；他用盡自己勞力，掙扎着養家活兒，結果染上一身毒癮，因而，這個本來是家庭經濟的主要負責者，不但喪失了自我生活能力，而且經常回家搶錢，最後還被栽贓嫁禍，投進了黑獄。

玉茹的媽媽，也曾經是有「飛將軍」稱號的車衣女工，但到了分工細緻的「新式工廠」，她也在被淘汰之列，幾十年勞碌所得的只是一對半盲的眼睛和一身風濕骨痛。

在水浸街那傍海而搭的艇屋中，玉茹還有一對年幼的弟妹……。

不難想像，這一家的生活担子壓在玉茹身上，該有多重！她當養成工的工資，一天不過五塊錢。因而，這個「十七八歲大姑娘」，不能不「像乞兒那樣」，執拾着人家的冷飯殘羹。

很難想像，如果作者不是長期和製衣工人的生活接觸，他能寫出這末親切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活生生的人物。出現在小說中的製衣工人形象，是非常豐富的，有像玉茹爸爸、媽媽那樣老一輩的工人，有薛添、翟明、麗姐、梁宜芳那樣的中年工友，還有許多是玉茹、大妹、黎月嫻、招敏蘭那樣的年青女工。

玉茹媽經常興嘆：她們做工的時候，每天起兩打襯衣，可眞不容易，已經算是「飛將軍」；但現在女兒做工，「分部門流水式，每天幾十打幾百打的做，眞不知是怎樣做的」。

當大妹的母親七嬸聽說女兒在製衣廠做工，只懂得釘袋，天天幹着同一個工序，她好生奇怪，「這有什麼用？」她說：「我還以爲像你媽（指玉茹媽）那樣，衫也會做，褲也會做的，這才有用呢。」

——這樣的描叙，決不是什麼「代溝」，什麼「兩代之間的隔閡」。它深刻的反映了，在這個社會，當生產力高度發展了，工廠設備現代化了，給工人帶來的却是遭受更深重的勞役和榨取。本來，流水作業和高度機械化都是社會進步，生產力發展的表現，但它給新一代的工人帶來些什麼呢？

像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那樣，玉茹經過一整天的單調的、繁重的工作之後，在回家途中的公共汽車上，她還「總是覺得她的右腿不斷在往右擺動，像在工作時候用那隻腿挨那個靴掣那樣。一邊打盹，矇矇矓矓中，右手也彷彿在抹小圈圈了。……」更使人驚心動魄的是，

年青的車衣女工，在疲勞得頭昏眼花的時候，就用這末一個「辦法」，把頭伏在車頭上，讓車頭的馬達震動自己的頭部，使自己「清醒」一點，暫時「舒服」一點，好繼續做那從流水綫堆積而來的貨物。結果，一個年紀十七歲，入廠時白白胖胖的女工小王，就在一次讓馬達震動頭部的時候，昏了過去，又被源源而來的貨物堆住，奪去了年青的性命。

作者用大量生動的事實，寫出了工人生活的一面：在高度機械化的工廠裏，工人們的血汗和青春，隨着那永無休止的自動流水作業綫源源逝去；幾許人被榨乾了最後一點血汗；幾許人昏倒在工作位上；幾許二十歲不到的姑娘成了「阿婆」……。

「還我青春！」就是她們的呼號。

二

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一般人的物質生活相應提高的今天，若果只是描叙工人在經濟上所受的榨取和生活上的窮困，那是不足以表現事物的本質和時代的特點的。我們看過一些作品，人物形象不夠豐滿，感染力不强，其缺點也往往是在這裏，只是片面的强調了工人在經濟生活方面的苦難和窮困。

「還我青春」的故事背景是五十年代末期。那時候，香港工業注入了重要的，新的因素，即許多外國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的介入。它們帶來了新的機器，新的作業方式和新的管理方法。它們的一整套精細分工、高度緊張的生產方法，是以前所沒有的；它們的籠絡工人、精神腐蝕的手段也是嶄新的。用書中工友的話說，就是美國老闆一面提高生產榨取我們；一面開舞會腐蝕我們。

「還我青春」把故事背景安放在這末一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時期，當然不能忽視隨之而來的，反映到人們頭腦中複雜的精神意識。使人興奮的是，「還我青春」在這方面有異常豐富精采的刻劃。

「還我青春」塑造了各種類型的、不同年紀的製衣工人；而幾乎對每一類型的工人，作者都爲他們安排了精神方面的對立面。——

薛添和翟明，這兩位曾經是師兄弟的中年工友，一個堅持自己的原則，勤勤懇懇爲工友服務，樂於助人，甘於貧困，不爲利誘所動；一個却受洋老闆所利用，當了管工，一面設計出一套更苛嚴、更繁重的生產方法，一面又用小恩小惠去迷惑工友。

而薛添的妻子梁宜芳和翟明的妻子麗姐，則與此恰恰相反，前者整日要丈夫向上爬，罵丈夫「不長進」；後者却反對丈夫當管工，站穩了工友的立場，大義凜然；招敏蘭和黎月嫻。以招敏蘭爲代表的一羣青年女工，就是被美國資本帶來的生活方式所腐蝕了的。她們沉迷於打扮、享樂、開舞會；而像黎月嫻這樣的青年女工則滿懷熱情去團結工友，爲工友辦事，由單憑一股熱情而逐步穩重、成熟起來。

這種貫穿全書的各種意識的交鋒，使人們生動的看到：要奪取工友們的青春的，不但是那越開越快的生產綫，而且有着各種各樣的無形的精神桎梏。可以說，葉玉茹一家的窮困，和這方面也不無關係。她爸爸由一個勤奮的工人變成一名烟鬼、賭鬼，不就是一種腐蝕的結果嗎？

甚至，玉茹和大妹這一對從水浸街出來的窮家姐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誘惑。書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她們的成長過程，把這方面表現得很細緻。葉玉茹在成長過程中，是比較健康的，穩步的。但李大妹這剛出籠的小鳥，一離開她那當女傭的母親的呵護，便受不住舞會、時裝……這一連串的誘惑，討厭水浸街的生活，討厭她母親給她做的衣服，險些兒走錯了路。

作者很善於捕捉少女的心理，並通過一些平凡的生活場面表現出來。像「集體生活」、「眞誠的朋友」、「姊妹們」幾章，並沒有暴風驟雨式的情節和轟轟烈烈的場面，但通過學唱歌、擦地板、旅行……這樣的生活瑣事，却寫出了玉茹、大妹以及黎月嫻這幾位少女的歡樂煩惱，所思所想，表現了她們的成長過程和性格特點。

三

看「還我青春」，第一個印象是工人眞苦，但當讀完全書，掩卷沉思，這個印象便漸漸退到次要的位置。代之的，浮上腦際的是薛添、麗姐、老陳、林姐……這一羣無私的，剛强的，樸實的工友形象，以及充滿朝氣的，正成長中的黎月嫻、葉玉茹這一羣年青工人。有的人物，雖着墨不多，也令人印象深刻，像胖子老陳，只在第三章順帶提他爲工友輸血一節，但他那爽朗的笑聲，他鄙視洋老闆「猩猩」的豪言壯語，仍久久縈繞人們的耳際。

薛添是書中着墨較多的一位成熟的、正面的工友形象。作者不是把他寫成高不可攀，而是脚踏實地，有血有肉。他窮困，但充滿熱情和理想，他實實在在關心着工友和工友的事業。作者爲他安排了一個落後的妻子，通過他

對家庭矛盾的處理，更顯出這個形象的豐滿。

即使對翟明、招敏蘭、梁宜芳、玉茹爸爸這些在不同程度受到腐蝕，走上歧路的工友，作者也完全是抱着善意的態度來加以刻劃，並從而控訴和揭露了這個社會及「猩猩」這類人的陰險毒辣。對翟明這羣人，作者也沒有絕望，還通過薛添關心他們拉他們一把。

小說是在玉茹初步成長起來時結束的。這時候，製衣廠進一步除人，矛盾尖銳了；玉茹媽走上工會，準備參加一個「控訴美國禍害製衣行業的大會」；而玉茹也不顧腿傷，叫弟弟阿根扶着，走出水浸街，「我們到工會去！」

小說就在這裏結束了。但人們彷彿感到，一場更大的風雨正在來臨，而迎接這場風雨的工友們，是充滿信心和力量的。

總的來說，小說基本上是成功的，感人的。但如果要挑剔的話，我覺得，它的藝術構思稍嫌粗糙，章節安排比較平均，缺少一個有力的，深刻的，尖銳的矛盾衝突貫穿全書。在語言方面，也過於樸素，尤其是人物的對白，缺少各人的性格特點。後面兩章，特別是黎月嫻和玉茹、大妹之間的對談，是不是可以精簡一些？

昔日廣東民歌所見的婦女生活

谷旭

一

研究民歌時，很容易發現好些不合理的社會生活。原因是歌謠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從生活上壓榨出來，胚生出來的；怎樣的生活，便產怎樣的歌謠。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那些不合理的社會生活便在歌謠反映出來；生活在幸福而合理的社會裏，歌謠也必將充分反映出那些幸福生活的狀貌。所以要研究一種歌謠，必定先去了解產生那種歌謠的社會背景。

這兒研究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廣東民歌。那時候，廣東省的人民生活在一個不合理的社會裏，因此在民歌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就是那麼黑暗，那麼悲慘！

爲了研究的方便，這裏只研究一些反映婦女悲慘生活的民歌。從這些民歌中可以看到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廣東婦女底苦悶和不幸。

下面是一首流傳於廣州市一帶的兒歌：

雞公仔，尾彎彎。
做人新抱甚艱難。
一早起身都話晏；
飯焦餸脚當一餐。

這是做母親揹着孩子哄他睡覺時所唱的兒歌。在歌詞中唱出作人媳婦的艱難。每天大清早就起來做家務，還給婆婆斥責，說是起床起得太遲了。勞碌了一整天，連吃也沒頓好的吃，只能把家人吃剩的殘羹剩飯拿來充飢。它通過這兩件具體的事例，便把那個時代做媳婦的不幸勾勒出來，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

這樣的兒歌在廣東省各地都有，甚至有好些歌詞和內容都大致相同。

下面是一首流傳於順德縣的兒歌：

雞公仔，尾彎彎。
做人新抱甚艱難。
早早起身都話晏；
有個老人罵一單。
下間有個冬瓜仔，
安人話要蒸，老爺話要煲，
大揸拉鹽亦話淡，
手甲挑鹽又話鹹。

這首兒歌前半部跟那首流行於廣州的兒歌相似，下半部則以一個冬瓜的吃法來道出做媳婦的艱難。因爲婆婆要把冬瓜蒸來吃，而公公則要把冬瓜來煲熟。媳婦界乎婆婆與公公之間，那種左右做人難的苦處，給唱出來了。

下面那一首則是流傳於東莞縣的兒歌：

禾轆仔，轆崩邊。
做人新抱勿多言。
早早起身都話晏；
勿畀家婆埋灶邊。
踏到灶邊多打鬧，
眼淚唔乾鬼可憐！

這首兒歌極言婆婆對媳婦的虐待，使人感到那個過着非人生活的媳婦底可憐。

這三首兒歌都是以媳婦底不幸和艱苦來做題材的，乍眼看來，似乎這只是婆媳之間的矛盾，沒有多大的社會意義。其實，這正以具體的事例表現出社會學家所說的「代溝」

Generation Gap。上一代人的心理和生活，跟下一代人的心理和生活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在社會生活變動得很緩慢的農村裏，也還是存在着的，只不過沒有尖銳地表現出來而已。因了兩代人的心理和生活底不同，就清楚地劃出一道代溝。如果做媳婦的還是來自貧窮的人家，由於身世不同，她們之間的矛盾，又會加添了媳婦所受婆婆的歧視。

同時在舊日社會存在着一種錯誤的想法。做婆婆的在還是媳婦的時候，曾經受過她的婆婆的虐待和欺凌，心中懷恨。到了她做了人家婆婆的時候，就把自己受過的苦楚轉嫁到自己的媳婦身上，她認爲這種做法是合乎人情和常理的。在宗法家庭中婦女的地位，就是：一方面，女子只是委身事人，結婚之後便當孝順翁姑，服從夫婿，無論如何虐待和壓制，都要忍受，不得稍有怨言。他方面，女子就是一位長工，凡是家庭中大大小小的煩瑣工作，春前厨下，都要盡心盡力地去做，自身沒有半點的自由，在出嫁之後，就一直過着奴隸的生活，到了她自己也有機會來奴役別人的時候。正因爲這樣，所以這道代溝是極深極廣的，不容易把它塡平；而彼此身世間的矛盾，也更不能使之調和無間了。

因此，描寫了媳婦與婆婆之間的種種矛盾，往往就等於揭露了吃人的社會制度，爲過奴隸般生活的婦女提出某一程度的控訴。

二

在舊日社會裏，婦女還遭到販賣；主持販賣的通常還是她的父母。有把女兒賣給人家當婢女的，也有賣給人家做養女的，更有賣給人家做童養媳或「望郎妹」的。他們被迫把女兒賣出之後，就很難能有重見一面的機會。倘若女兒從買主家裏逃回來，做父母的還迫得要把她送回買主家去。下面那一首是流傳於順德縣的怨歌：

積怨花神唔曉發，
發上陽間父母咁窮。
父母貧窮賣女身，
賣入溫家做賤人。
無鞋無屐春秋過，
熱茶熱飯唔得食。
三朝打斷兩條粗木棍，
九日跪爛三條麻布裙。
凍茶冷飯帶沙吞！

這首怨歌描寫一個給父母賣給人家當婢女的女子底心

聲。在廣東，順德是個富庶的縣份，但貧富却非常懸殊，買賣婢女的事是很多的。販賣女兒可說是，奴隸買賣的變相。一個女子一經賣給人家，她便喪失了人的權利，做主人的可以將她打罵，將她送給別人或賣給別人，甚至隨便給她嫁個夫婿，或者把她賣給人家做老婆。她只有乖乖的服從主人的旨意，自己一點也作不得主的。

在興寧、梅縣一帶的客家人，就喜歡買童養媳或「望郎妹」的。張騰發在「客家山歌之背景」中說：

「把女子當作貨物來買賣，是男系中心社會之必然現象。不過因爲各地生活不同，各處婚姻制度亦總有其特異之點，而其影響於一地之風化者，亦自有其不同之徵象了。所以我們在研究客家山歌的時候，客家的婚俗是值得加以注意的。」（見「民俗專刊」第二集）

客家的婚俗裏有兩種最不合理的現象：一種是童養媳，另一種是「望郎妹」。童養媳是在自己兒子年紀還很小的時候，給他娶一個年紀相彷彿的小媳婦來作伴。等到他們倆長大成人了，就讓他們「洞房」，正式結爲夫婦。

「望郎妹」呢，就是在自己剛剛懷孕的時候，買一個十多歲的姑娘回來，預做腹中孩子的老婆。這樣做，是希望那姑娘腳頭好，帶來一個男孩子。把姑娘買回來時，因爲不知道她的腳頭好不好，能否帶來一個男孩子，所以就先讓她過着牛馬不如的日子。等胎兒生下來了，果然是個男的，就把這男嬰讓望郎妹把他帶大，正式成親。倘若生出來的是個女嬰，就可能把望郎妹轉賣給別人，不讓她再留在家裏。即使留她在家，日子就會過得更悲慘了。

下面那一組流傳於客家的山歌，就是描寫望郎妹的苦況：

天上烏雲趕白雲，
自嘆出身窮家門。
阿爹說我八字衰，
七歲就把嫁別村。

嫁到李家去等郎，
捉隻雄鷄同拜堂。
人同畜牲結夫婦，
還說規矩是這樣。

等郎等了十年長，
始終不曾等到郎。
好比天旱望落雨，

好比黑夜望太陽。

這是描寫那個女子嫁到李家做望郎妹的情形。她嫁到李家的時候，因爲新郎還是個未出生的胎兒，只好用一隻雄鷄來代替他拜堂。所以這首山歌就用譏刺的口吻唱出：「人同畜牲結夫婦，還說規矩是這樣」。這是望郎妹對夫家的譏諷，也是望郎妹對不合理的婚姻底控訴！

人說黃蜂尾上針，
最毒還是家娘心。
我長年蕃薯姿粥水，
她逞她「恩情海樣深」！

一塊鹹魚貓抓走，
也來冤枉說我偷。
毒打咒罵還不算，
還喊挖穿我的喉！

爛布補衫兜打兜，
穿無兩日出肩頭。
五六月天還得過，
九十冬月心最愁。

天寒地凍雪花飛，
身上還穿爛布衣。
空壳棉襖難得着，
蔴袋稻稈當棉被。

這裏通過生活中的事實來描繪望郎妹的苦況。前者刻劃了家姑的殘酷和刻薄；後者寫出望郎妹挨飢受冷的情形。外表看來，似乎是望郎妹對家姑的屈服，實質上，望郎妹是屈服在吃人的禮教之下，屈服在使人變成鬼的社會制度之下！望郎妹要獲得自由，要像一個人那樣地生活，並不是逃離了這個家那麼簡單。除非吃人的禮教和使人變成鬼的社會制度給砸碎了，望郎妹才能夠從非人的生活中走出來！

山上撿柴割舊萁，
少割一把不敢歸。
出河挑担洗身水，
挑了混水也惹是非。

無依無靠眞孤凄，
有病有痛無人理。
頭昏眼花尋青草，

眼淚和水做藥醫。

大病過後脚下浮，
行路膝頭碰膝頭。
瘦到一身皮包骨，
就駡把我丟落溝。

這裏極寫望郎妹的悽慘。她害了重病，也得不到起碼的照顧，只好自己支撐着支離的病體，到山裏撿摘草藥來治療。等到她稍稍好了，精神還未復原；婆婆看到她「瘦到一身皮包骨」的，便說要把她丟落溝裏去。舊禮教所說的忠恕、仁愛、厚道，只不過是些好聽的名詞。它們在望郎妹所受的苦難之前，徹底地破產了！

高山嶺頂種曇花，
等得花開花又謝。
等得郎來自己老，
青春紅顏變泥沙。

隔年家娘生了小兒郎，
人家歡喜我悲傷。
對歲抱來跟我共枕睡，
好比星子配太陽。

「丈夫」終於出生了，望郎妹便成了「丈夫」的保姆。當她抱着這個小丈夫，想到「等得郎來自己老」的苦味，就倍感悲傷了。

十八妹子對歲郎，
好比兒子對親娘。
日裏餵他貪羹飯，
夜裏抱他上眠床。

半夜醒來哭呀呀，
吵得人心亂如麻。
不是怕担人命罪，
一脚踢他落床下！

日出東邊落在西，
生生守寡眞慘悽。
半夜做厨不開火，
幾多暗切誰人知！

面對着要自己抱，要自己揹，要自己餵飯，要自己照

顧的小丈夫，有如母親照料孩子一般。望郎妹的感情是複雜異常的；這種日子跟守寡差不多。在半夜裏給小丈夫哭醒了，她的心緒更亂，恨不得一脚把這討厭小傢伙踢到床下去。俄羅斯作家契訶夫有篇叫「臆睡」的短篇小說，寫一個在地主家做婢僕的小女孩，因爲給搖床裏的地主少爺哭得長期無法安睡。最後她在睡神猛力襲擊下把那哭喊的地主少爺扼死，伏在搖床邊熟睡了。但這種情形在封建社會中可能性較少。望郎妹雖然給小丈夫哭得心亂如麻，但她仍舊「怕担人命罪」，不敢造次的！

年紀小時受折磨，
皮爛肉痛容易過。
等到年歲漸漸大，
河唇照影心事多。

三更半夜細思量，
想起終身就痛腸。
舊伴成雙又成對，
自己還是守空房。

隔壁有個好人才，
見面相向笑顏開。
自己怕人說長短，
心想開口頭難抬。

望郎妹的年紀大了，她需要一個眞正的丈夫，跟她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甚至一起挨苦。但她的丈夫呢，只是抱在她懷裏的嬰兒！她看到舊日的女伴一個個出嫁了，跟丈夫成雙成對的在一起，而自己，却在等待懷抱中「丈夫」的慢慢長大。這是多麼滑稽，多麼難堪。她並不是沒有心上人，因爲「怕人說短長」，就只好把熾烈的愛意埋在心底，不敢說出來。人言，是一種社會制裁。在舊日社會裏，有不少婦女就因了「人言可畏」，而使自己生活在黑暗冰冷的深淵，不敢越雷池半步！民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在怎麼樣的社會環境中就有怎麼樣的生活和行爲，同樣，在怎麼樣的社會中就有怎麼樣的文學表現。正如考爾多普 Courthope 在「詩中的生命和趣味中的法則」中說：「詩之爲國民心理和情境的反映，正猶之歷史之爲國民生活的紀錄。我們對於那些似乎決定民衆想像的進步的一般法則，都應該歷史的地認識它」的。

累牽

黎江年

鄭嫂早上起來，就琢磨着究竟今天開檔不。

昨天晚上，兒子小强睡得很不好！哭了幾次，捶床拍蔴的，做母親的當然就無法安睡了。孩子也眞是的，四歲大，還這樣嬌縱，一點也不體貼母親辛苦。

其實，孩子平日倒是蠻聽話的，他現在任性是因爲他病了。前天吃過晚飯，鄭嫂發覺孩子額角燙得厲害，就帶他到樓下的醫生那裏去看。醫生替他打了一針，開了藥。半夜裏熱就退了。可是昨晚收檔後摸摸孩子的額角，又燙起來，於是又再看醫生，又打了一針，又開了藥。這次熱同樣是退了，睡覺却沒有前晚安穩。

鄭嫂在抹臉的時候，探頭向窗子外望，樓下菜市那兒的空地、通道上一片潮濕，她記起半夜裏曾下過雨。現在

還未到八點鐘，菜市是清清靜靜的。天陰，却沒有要下雨的跡象。她看看放在屋子中央的那半籮新鮮的紅蘿蔔，決定開檔。

她想着應該把暫存在屋子裏的貨物都搬到攤檔去，就拿出那輛小鐵輪運輸車，把鐵柄扶手拉起張開，放上荸薺、紅蘿蔔、洋葱、薯仔等存貨，開門推出去。到電梯門口，剛遇上電梯慢條斯理地從樓下爬上來，開門走出了兩個人。鄭嫂顧不得電梯還要往上爬，也顧不得裏面站着六七個人，就把手推車推了進去，一面嚷着：「請讓一讓！」電梯裏的人有的埋怨她太性子急，可是她沒有理會，因爲這座徙置大厦的電梯太慢，人又住得多，因此電梯空的時候就很少。

鄭嫂把東西放好在檔口那兒，託鄰檔賣菜二姑看顧一下，又跑回去搬第二次貨物。在樓下電梯口遇見了賣「砵仔糕」的發嬸。

「孩子好了沒有？」發嬸挑起那担「砵仔糕」，被人家擁逐着衝向電梯裏湧出來的人流。進了電梯，她把兩籃「砵仔糕」叠起，免阻地方。

鄭嫂搖搖頭說不知道。發嬸問孩子患的是什麼病。

「發熱！」鄭嫂望望那籃「砵仔糕」。「醫生說的。」

發嬸有點不滿意。「這樣斷症，我也可以做醫生了。」接着問：「你的女兒呢？爲什麼不讓她來開檔？」

電梯裏人多，雖然有些人在談話，但還是有好些人在傾聽別人談話的，於是她壓低嗓子：「女兒今天考試，她對考試很緊張，所以讓她上學去了。」

電梯到了十一樓。鄭嫂連忙走出外面，發嬸却繼續上去，她要先到頂樓再逐層去叫賣。

鄭嫂搬了一捆長蔗，擠進電梯，再搬到檔口。

買菜的人逐漸多起來了。她對面猪肉枱的伙計阿根，被幾個叫嚷着買這買那的人團團圍住。阿根也倒是臨「危」不亂的，逐一對付。口裏應着，手裏揮刀切着，稱好，包好、綁好。有時甚至不必用秤，一刀切妥。

「給我每樣一斤。」一個男人走來指指荸薺和紅蘿蔔。

鄭嫂秤好，分別用塑料袋盛着，再用水草綑紮好。

「有芫茜嗎？」那買客在掏錢。

鄭嫂說沒有，但告訴他拐彎第二檔有售。「不買蔗嗎？」

鄭嫂憑經驗，知道他還該買點蔗的。

「要買蔗嗎？」那男人遲疑着。

「當然要買！」鄭嫂看看這個男人，大概是第一次買

這些東西了。「蔗可以防治咳嗽。」鄭嫂補問一句：「是出痲疹吧？」

那男人點了點頭，接着同意買一斤蔗。鄭嫂告訴他，蔗是整條賣的，沒有一斤一斤的零賣。那男人選了最好的一種買了。鄭嫂熟練地把蔗削好了皮，砍開一小節一小節的，再用塑料袋載好。

一個年青的婦人也來買東西。

「你的紅蘿蔔好，有枝有葉的！」年青的婦人說：「梯口那邊一檔賣的紅蘿蔔就比不上你。」

哼，當然，那是陳好的攤檔，她賣的只是普通的紅蘿蔔，不是新鮮採摘的。

想起新鮮的紅蘿蔔，鄭嫂心中有氣。那一次她丈夫阿鄭胃出血，進了醫院。她爲了幫補丈夫的醫藥費用，無論怎樣辛苦也不肯休息，繼續開檔擺賣。爲了想多掙點錢，就除乾貨外，多賣一點濕貨——賣新鮮的紅蘿蔔。貨運來時，還分了一半給陳好。上午的買賣不錯，下午的生意却很差，有些人在檔口前望望就走了，她起初還莫名其妙，後來向一個人問，那人告訴她：「梯口的那檔叫嚷着大平賣，價錢比你的便宜得多。」她細問之下，發覺陳好有意把貨價壓低，要照她那樣的價錢賣出，是得賠本的呀！鄭嫂對着那攤子貨物，暗暗納罕。

事後才知道，陳好買了股票，賺了錢，急於提早收檔去慶祝，所以把貨物賤賣了。她去慶祝當然是她自己的樂事，可這却連累我好幾天生意不景呀，鄭嫂想。那些鮮紅蘿蔔上的嫩葉變得像醃菜似的又發又縐，要減價才能賣出。而丈夫的醫藥費、補身費呢，只得動用了老本。

這件事還不算得怎麼傷彼此的和氣。她和陳好仍是有說有笑的，不是嗎，她曾經笑陳好是「大東家」呢！這樣說時，大家都面帶笑容的，雖然都笑得很勉强。

可是幾個月前的那一次却眞的傷了感情。

那一次，鄭嫂被戴着塑膠帽子的人搬去了檔口前一切「多餘」的東西，連那輛手推車也在混亂中「自行溜走」。爲了彌補損失，她又多弄了幾種貨物回來賣。那個猪肉檔的伙計阿根笑她：「不出辛苦力，那得世間財！」——這樣落力，是想買樓還是買一手股票？」她鄭嫂什麼也不想，買回一輛較好的手推車於願已足。

不料這一次却又是站在檔口前數行人——顧客少極了。她覺得奇怪，遠看梯口那兒，陳好的攤檔又都是「貨如輪轉」的，檔口前圍了好些人。她不知道陳好又搞什麼鬼，但很快地就知道她的手法跟前次一樣，降價「賣大

飽」。

鄭嫂氣極了，這樣做不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嗎！鄰檔的二姑也冷冷地向她鄭嫂說：「你看人家生意多好，哼！」二姑當然護着鄭嫂，她要打抱不平：「來，這一手貨你也低價拋出！」

鄭嫂有點心亂，這樣賣出貨物究竟誰得了好處。她沒有照二姑的話去做。可是賣到後來，荸薺縮水殘縐得像極度乾瘦的老婆婆，薯仔發芽，結果也只得賤賣了。

這以後，她發誓不再理睬陳好。她本來不相信「同行如敵國」這話的，可是現在你拿出人心待人，人家却拿出「狗肺」待你！

陳好割價賣完這批貨物以後，有幾天不見了蹤跡。其後再擺賣時，態度却比以前老實了一些。可是鄭嫂不管了，垃圾不能當菜賣，這種人能把她當「行家」、朋友嗎？既然不是朋友，還關心她做什麼！……

一個婦人拖着小孩子走過鄭嫂的檔口前，孩子指着前面要買一些什麼，賴着不肯走。鄭嫂聽不清孩子說什麼，因爲人聲嘈雜。孩子忽然跌了一包東西，婦人搶忙拾起來，一看紙袋上沾了泥和水，就打了小孩子的屁股一下。從紙袋裏掏出來的是「蛋撻」，早已跌成一團漿了。

鄭嫂想起了兒子小强。他起床了沒有，拿麵包吃了嗎。沒有發熱了吧！孩子有病，可眞是牽着媽媽的腸肚呀！

又有人來買荸薺、紅蘿蔔、甘蔗了。怎麼今天生意這樣好！她偷空探頭向梯口那兒望望，發覺賣「砵仔糕」的發嬸正和陳好在談話，發嬸還向她這個方向指了一指。她連忙轉移視綫，想：我才不作興望你陳好呢！

她正在削甘蔗時，發嬸來到她的檔口面前。鄭嫂看看那担「砵仔糕」，那塊蓋在籃面的布現在已經蓋得很低了。

「怎麼這樣早就收檔了？」鄭嫂削完了蔗，順手掀開籃裏的蓋布望望，裏面還有一些「砵仔糕」。

「不，等會我再去挑賣。」發嬸神色認眞。「現在你快點收檔。」

「今天生意好，我再多賣一會！」鄭嫂跟這個老朋友是很談得來的。她一面收錢一面說：「我等着要錢交貨款。」顧客走了，她又補充：「阿鄭的廠要關門，他今天回廠爭遣散費呢！得多做點生意去餬口。你要知道，今天荸薺、紅蘿蔔、甘蔗好市，大概出痲疹的人多了。」

「你的孩子也是出痲疹！」發嬸有點責備口氣：「只

顧掙錢，連孩子也不顧！」

「怎麼？！痲疹！」鄭嫂呆了一呆。「我沒有發覺呀！怎麼西醫也沒有說的？」

發嬸搖搖頭，很權威似的說：「西醫有的會看，有的不會看，他不留心當然就看不出啦！快點帶他去看中醫吧！」

發嬸怕她還不相信，說：「我剛才經過你家門口，拍了老半天才叫到小强開門。他額角燙得很，耳後有痲疹呢！」

鄭嫂一時亂了主意。二姑正忙着賣菜，看見她怔怔的站着，就高聲地問她什麼事。

「孩子出痲疹！」鄭嫂也提高了聲音。「我帶他看了兩次西醫，打了兩次針，不知會不會把痲疹壓下去。」

「帶他去看中醫吧！」二姑拿起了一把菜，揮去菜中的水，放到秤盤上，一面說：「這兒由我來照顧，賣得多少算多少。去吧，今晚收市時叫你的女兒阿冰來幫一幫就是了。」

鄭嫂想帶一些荸薺、紅蘿蔔、甘蔗回去煲水，可是發嬸推了她一下，「快去吧！這些由我來管！」

鄭嫂匆匆忙忙趕回家。經過樓梯口那兒，發覺陳好不在，由她的女兒看檔。電梯門前人很多，這是買菜時間，一大批人從電梯裏走出來，一大批人又湧進電梯裏。未有入電梯的人盡力向電梯裏擠，電梯關上門却沒有升起，於是按開門電鈕，又開了門，然後有人拚命用力幫助電梯把門關上。這一次電梯開動了。揹着孩子的婦人在叫嚷着不要迫傷她的孩子，一個抽烟的老頭子被人家善意地勸他小心烟火傷人，一個青年人捧着足球，滿頭大汗地在和同伴高談着賽事……鄭嫂想：這兒擠得眞像一把綁牢了的菜。她越心急越覺得電梯慢。

回到家裏，看見孩子躺在床上。伸手摸摸他的額角，很燙。她憐惜地摸摸孩子的頭。看看他的耳背，再看看他的肚子，果然看見一對一對的小紅點隱隱約約地佈滿了一大片。唉，我是多麼粗心呀！她想着想着，覺得對不起孩子，有點難過。

中醫對她說孩子出的是「逆痲」，由腹部先出，最後才顯露出外——耳、頸、四肢。一般孩子出的「順痲」與這樣的顯露次序相反，「因此你最初沒有察覺到。」

這位中醫氣魄很好，講話聲音宏亮。「至於西醫替孩子打針，如果一味把熱度壓下去，使體內的熱毒無從發表，那當然不好，但有些西醫所注射的針藥，是能夠退熱

而又能兼顧發痲疹的，這就沒有什麼問題。」他彷彿知道鄭嫂想問什麼。「假使眞的被壓了下去，那也沒關係，可能再出一次就是了！」

中醫開了藥方，由藥材舖的伙計執了藥，然後囑咐她單是吃藥就可以了，如果按照習慣，用荸薺、紅蘿蔔、甘蔗、芫茜煲水給孩子喝，那自然更好。

鄭嫂放下了心頭大石，抱着孩子回家。她哄着孩子躺下，先去煲藥，再忙着在存貨中翻出荸薺、紅蘿蔔、甘蔗來，可是沒有芫茜。她想到樓下菜市去買，又担心孩子沒人照顧。

忽然有人把門拍了幾下。她去看看，奇怪，竟然是陳好。她習慣地立即打開了門。

「我剛才來過，你不在。」陳好有點侷促。「發嬸告訴我，小强出痲，知道你忙，人手不足。我們一商量，就替你煲荸薺水。」

鄭嫂拉了張椅子來招呼陳好坐。陳好沒有坐，她把手裏的芫茜拿到騎樓的厨房去放好，說：「湯還沒有煲好，得煲三個鐘頭才成。等一會煲好了，我送過來。這些芫茜，你先用來煲水替孩子抹身。」

鄭嫂望着這個又熟悉又陌生的陳好，簡單地說了一句：「謝謝！」

「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陳好突然鼓起勇氣：「那一次，我降價賣貨，事後才知道連累了你。可是當時我什麼也沒有想，只想着快點賣完了結。我要休息——我買的股票幾天內全部輸光了。股票瘋狂下跌，『荷葉擎珠，難敵大風一掃』，我傾家蕩產，萬念俱灰。我想到死。

行家、朋友勸解我。發嬸告訴我她在丈夫死時的難過心情，可是她挺過來了。我感謝大家的好意，心情開朗了一些，但身心疲倦，好幾天我無法到菜市來擺賣……」她動了感情。「現在我清醒了，人家在光我在黑，怎能不因貪失大呢！『風吹鷄蛋殼，財散人安樂！』我花了一生血汗，換得了一個教訓！……鄭嫂，我們本來是好『行家』，好朋友呀！」

不知道爲什麼，鄭嫂覺得有點鼻酸。「是的，我們本來是好朋友！」她說得聲音很低：「我怎麼能怪你呢！」

王鷹插圖

文憑

（澳門）吶喊

紙，
一張用金堆成的紙
一張用汗糊成的紙
一張用淚塗成的紙
一張用血凝成的紙
一張用青春製成的紙
紙啊！
多少年來
多少人爲你獻出多少錢？
多少汗？
多少淚？
多少血？
多少青春？
多少年來
在你身上，
多少人辛苦的錢丟了
多少人的汗白流了
多少人的淚枯了
多少人的血竭了
多少人的青春逝去不回
而你僅是一張紙……

浪和沙

菲達

藍色的海中
一個接着一個的浪
不激動也不平靜
一片沙粒被帶到灘上
無聲躺臥　却
惦記着水中的同伴
默默的相念
深深的盼望
終於　浪來了　同伴來了
別情未訴而又分離
一片沙粒重回深海
留下它的希望　哀傷　咒詛

知音

·凌亦清·

一

「啪」地一聲，弦斷了。

嘿！這無情得連嬰孩的蛋臉都要損裂的鬼天氣！我放下琵琶，心痛地扯掉了折成兩截的子弦——沒有了子弦的琵琶就像人失掉了眼睛。算了吧！弦斷有誰聽是不是？

窗外又是滿街的人流，那些前後擠逼着的車輛看得叫人窒息。然而，我永不信這都市的一切全都像這大馬路般庸庸碌碌，過去了的昨天和未來的明天，我在祈求，我要尋覓……

嗯，那一年，在劉老師的家裏，我第一次觸摸到那樣典雅的一面琵琶。

「彈給我聽好嗎？」我執着她的手，像童年時渴望傾聽成年人說故事的樣子。

「你要聽怎樣的？」她笑着抱起了琵琶，「輕快如流水，哀怨如杜鵑悲鳴，還是要聽沙場鏖戰？」

「什麼都好！」我睜大了眼，直盯住那緊繫在琵琶兩端的長綫，催促着說：「彈吧！劉老師。」

她左手舒徐地把弦按在排列有致的竹格子上，右手靈

巧地穿插在粗幼不一的綫和綫之間。兩隻手加上四根弦，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音就奏起來了。

「這首叫『陽春白雪』，」她邊彈邊說：「很輕快是嗎？」

我不迭地點頭，眞的，我想用遍西洋樂器奏出來的輕快旋律，都沒有琵琶這種純樸而秀麗的音色。

這樣歡快的樂器又怎能表現哀鬱的曲調？「劉老師，」我偏着頭笑說：「我想知道它怎樣變得哀怨的？」

她瞥了我一眼，收起了微笑。左手漸地緩慢了，右手的姆指忽地往後一挑，然後停留在最幼的弦上，五個指頭接連地滾動起來。

那種聲音連綿不斷，像傾訴着滿腔的積怨。嗯，那不是『黃水謠』麼？如泣如訴的一段過後，按弦的手緊貼着竹格子搖了搖，一剎那餘音飄渺，蒼凉得像個在荒山迷了路的孩子，只聽見自己回聲的呼叫。

「劉老師，我寧願聽沙場鏖戰的。」

「好吧！」她停了一下，那指尖忽又飛快地躍動起來了，喧嚷聲中，那些弦時而化成交戰的行列，時而彷似戰馬長嘶，一刻間又變作揮擊中的刀劍鏘鳴……

我看呆了，聽說織女因爲能織出百丈綾羅而成了仙，難道用手編織神妙的音符就不算人間大本事？

強有力的手指一掃，「戰事」完了。她把琵琶擱好在桌上，那樣認眞地說：「琵琶雖小，卻容得下萬馬千軍！」

「劉老師，」我站起來緊靠着她說：「我要學會彈琵琶！」

「眞的？」她輕按着我的肩要我坐下「有決心的話，你會彈得很好。」她拉起了我正要伸向琵琶的手說：「你的指甲很軟，是個弱點，不過，勤練的結果會把它變成優點是不是？」

我感激地望着劉老師，她對我的信心，更增强了我的果決意志。

我迅把琵琶抱了起來，「這樣對嗎？」

她糾正了我的姿勢。「這最幼的子弦是最主要的，」她又告訴我說：「『琵、琶』原是向前彈和向後挑的意思……」

嗯，那一年我抱起了琵琶，就像尋覓到了什麼似的。

這都市裏，有的人一窩蜂地唱流行曲調，有的人只知道西洋的管弦，有的人把音樂看成商業，有的人把鋼琴當作炫耀財富的本錢……

但願琵琶聲是俗流中的一股清泉，但願……

然而，現實和幻想到底是兩回事。

那天，鄰家的亞嬸蹙着眉對我說：「亞茹，你什麼時候變了個賣唱姑娘的？」

我笑着回答說：「亞嬸，現在的賣唱姑娘不用抱琵琶了。」

「聽你彈得怪凄凉的……」她搖頭就走。

我的天！什麼怪凄凉的！我正在彈「歡樂的日子」哪！

那一次，三樓的亞玲站在門旁看我練「輪指」。

「好聽嗎？亞玲。」我問。

她點點頭，又咧着嘴笑說：「我不懂的，媽常讚你呢！」

「眞的？」我把琵琶放在膝上，多有感染力的子弦哪！

「你的手眞軟得像沒骨似的，」亞玲伸縮着她的指頭說：「難怪媽說找媳婦要找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就好福氣了。」

我感到刺骨的冰冷。軟手的福氣、福氣，我要把它扔到天邊！

又有一天，我坐在家裏彈起了『高山流水』，忽地聽見走廊上有人對話說：

「她每天都彈的嗎？」

「是的，頂勤呢。不過我不大喜歡琵琶聲，暮氣沉沉的，沒點朝氣是不是？」

我只有抱着琵琶嘆息。難怪自古以來，詩人千萬，寫出「琵琶行」的就只有一個白居易。

我把找出來的新子弦放回小紙包內，算了，算了，千年前俞伯牙含恨碎瑤琴，還不是因爲知音難遇？……

二

我從沒想過會有這一天。

這天，我坐在台前唯一的椅子上彈起了「飛花點翠」，優美的旋律使我沉醉……

一陣掌聲，我抬頭看看，劉老師帶着微笑在人羣中間出現。

「清茹，你很鎭靜。」劉老師接過我的琵琶，輕聲說：「比平日彈得好！」

「不！我彈慢了，我忘了這是比賽。」

她輕搖着頭，使我的歉意頓時爲之釋然，想起了她所說過的：「我希望你得到的只是鍛練，而不是錦標。」

我和劉老師一起步出會堂。

「劉芝！」有人從後面招呼。

「噢！魯師傅，你的學生彈得眞好！」

魯師傅指着我說：「她彈得更好，只是指力弱些。」

「冠軍應該是你的！」他身旁的青年說。

是他！琵琶冠軍的男孩子！

「眞的，」他那樣眞摯地說：「我的指力比你勁，但樂曲的處理不如你。」

「我彈慢了。」

「不！」他擺着手說：「你在輕盈中彈出了細膩——這是我想不到的。」

我又何曾想到會認識了風凌——一個難得的知音。

「中西樂器多得很，爲什麼你要選學琵琶？」一天，我問風凌。

「那你呢？」他反問。

「我喜歡它的音色，」我在子弦上輕彈了一下。「還有，因爲它是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樂器。但你呢？」我仰起頭笑說：「男孩子不是瘋狂的愛爵士鼓、電結他給他們愛去了，我只好愛它！」他說着抱過了我的琵琶。

有力的拂和掃，急速的彈與挑，好一首雄姿英發的「將軍令」，我想我再練破幾片指甲、彈斷幾根子弦都奏不出這種氣勢來。

風凌是個聰明的孩子，嗯，劉老師也這樣說過的。不是麼？他在很短的時間內連會計都機靈地學會了。

「我看見數字就煩死了，」我搖着頭問：「風凌，你天天對着阿拉伯字不會發愁麼？」

「那你要愁多久？」他皺了皺眉說：「不過，1 2 3 4 5 跟 Do Re Mi Fa So 當然是兩股味兒。」

「苦和甜是嗎？」我輕聲說。

「還有冷，」他按着琵琶彈出一個「泛音」「冷氣間的冷加上人情的冷！」

眞的？眞的，我何嘗不曉得有「世態炎凉」這句話，在私心和私利縱橫的地方，你的高興會招人妒忌，你的悲哀也會有人拿來做笑樂。

「我決不會待在那兒等着被冷僵的！」他說。

那一刻我知道了風凌，他也在祈求，也在尋覓……

到有一天，他提着琵琶站在我的門前。

「清茹！」他揚起了兩道聰慧的眉，展現着勝利者的微笑，「我將工作在音符裏。」

「你辭了職？」我疑惑地問。

「將軍令」，我想我再練破幾片指甲、彈斷幾根子弦都奏

「有人比你更賞識我的琴聲！」他放下了琵琶，興奮地告訴我：「他邀請我每晚上去演奏，而這就是工作。」

「在哪？」

「一個歡樂溫暖的場所——夜總會。」

「什麼？」我失聲嘆了起來。「不！風凌，那兒只是響徹六弦琴的地方，爵士樂會淹沒你的琵琶聲！」

他搖着頭，微笑依然。「周經理說過，他的夜總會要些與別不同的節目。琵琶聲是一股清泉對不對？」

我默然地思索，風凌知道我會祈求些什麼，然而——

「而且，我得到應有的報酬——這是藝術的價值！」他輕鬆地說。

一個晚上，我到那家夜總會去，爲了看風凌「演奏」。果然有個佈置得古色古香的音樂台，燈花百朵，高雅和柔。

幾個手持樂器的人出場了。一陣哄笑，我瞪了瞪眼看，這是什麼樣的制服——腐敗了的朝代裏的長衫馬褂黑卜帽！噢！風凌抱起琵琶，垂着腦袋坐在前排。

這是一首輕佻放浪的輕音樂，高胡拉着妖氣的滑音，琵琶打着跳舞的節拍——這就是「與別不同的節目」！

我不忍再聽下去了，那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因猶奇而發出的喧聲和對小丑所引起的訕笑。

風凌！藝術的價值!?我氣憤地奪門而出。……

三

「變幻的雲天就像這都市的萬花筒是不是？」

我抬頭看見劉老師指着窗外。嗯，誰就在光怪陸離中失掉聰明？

「惱風凌了？」她問。

「不！」我垂下頭來。唉！當你知道相知的朋友一旦跟你背道而馳的時候……

「有人爲求賺取更多的金錢不惜施用小餌，有人上了餌鉤就出賣做人的骨氣，」她凝重地說：「但是，一時利令智昏的人也會有醒覺的一天。清茹，有無誠摯的幫助正可衡量出有無眞正的友誼。」

我有說不出的愧歉，連友誼中互勉互勵的涵義都忘記了，這種朋友未免過於自私。

「劉老師，」我站起來跟她告別。「我要去找風凌！」

隔着餐桌，我看到他一雙失神的眼。

「我以爲你不再把我看作朋友了，」他苦笑着。「連

電話裏的聲音也不願聽見！」

「別這樣說，風凌！」我爲幾天來的迴避感到疚歉「你看來像瘦了點，也許是不習慣夜……」忽而想起「夜生活」是個討厭的名詞，我停住了。

「也許，」他呷着杯裏的冰，久不作聲。

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景，我有我潛在的希望，他有他煩亂的心情。

「如今你的知音多了，」我揭開話題說：「是嗎？」

「什麼？」他睜眼問。

「我說……知音。」

「要你拋卻你所喜愛的，換上你所憎惡的去迎合——那就叫知音!?」

我的腦海又呈現了那個叫人痛心的場面，那喧聲和訕笑……。

按着冰冷的杯，我輕對風凌說：「夜總會確不是你想像般歡樂而溫暖的場所。」

「我知道的，我清楚，」他仰起頭嘆口氣說：「那是散金錢以換取歡樂的人們尋求溫暖的地方。」

「那……」我鼓起勇氣勸說：「你爲什麼還要苦呆在那兒？」

「多少人向我說過這句話，魯師傅、劉老師……我明白你們的好意，然而——」他懊惱地撐住前額：「要找一份稱心的工作談何容易！別說了，清茹。……」

迷途已遠的人，當然不會聽幾次的規勸就回頭。誰知道這社會裏有多少良知和明智，被埋葬在金錢的墓穴？

四

我剛進了門。

「噢！魯師傅，你也來了。」

「劉老師告訴我這兒有一個小型唱片欣賞會，」他笑說「所以我來了。」

「風凌呢？」劉老師問。

「他答應來的，也許……」

門鈴忽響。我奔上去把門開了，果然是風凌！他提着琵琶，好頹唐的臉色，我吃了一驚。

「清茹，我從今不用再使你担心和失望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來「噢！魯師傅，劉老師！」

「怎麼回事了？風凌。」我問。

「夜總會不要我了。」他失意地把琵琶擱在椅背旁。劉老師把它放好在桌上。「那些逆時代的把戲，當然不能持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人，那能被歪弄成荏弱不振的舊朝面貌？」她又柔聲地說：「風凌，這種工作掉了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都怪我這個做師傅的，」魯師傅清一清喉音說：「只教你琵琶的技術，沒告訴你做人的道理。」

「不！要怪的是我自己！」風凌難過得連聲音都嘶啞了「我被高薪蒙了眼，我連做人的骨氣都失掉……結果呢？……」

眼前的才是眞正的風凌！我爲他的醒覺而高興。

「我和那幾個人都被利用了。」風凌轉過頭來叫我：「清茹，你知道那個周經理怎樣對我們？他說我們的節目不受歡迎，所以原定的薪金也只能給一半。」

「風凌，」我說：「這就算是尋覓到一個教訓，一個對如此的社會的認識吧！」

劉老師拿出了一張新唱片。「風凌，靡靡之樂是永遠得不到眞正的知音的，即使你用的是那一種樂器。來，聽聽『黃河』的新響吧！」

鋼琴和西洋管弦交響着，黃河奔騰起來了，昔日的黃河洒向人間都是怨，聽！那不是「黃水謠」麼？然而，黃河的罪孽引起億萬人的怨恨，聽！一曲激情的「黃河憤」

在開始……我忽地聽到琵琶的音色，它表達了對黃河的控訴和終要爆發的不平！之後又是鋼琴有力的聲響，在那戰火紛飛的年月，「保衛黃河」是那樣大義凜然的號召……

「這音樂太動人心弦！」唱片完了，風凌讚嘆着說。

魯師傅驚地抱起了桌上的琵琶，「現在是要使古老的樂器發出生命新響的時候了！」

……

這天，我和風凌坐在台上，彈起了魯師傅和劉老師合作的新曲「戰風雨」。

我們清楚地記得魯師傅所說的，那個王大叔跟他的工友們在風雨中援助他人的事——這社會裏的另一些人們是那樣地勇敢和無私。

我和風凌輪奏着，這一段的含意是：「風再狂，雨再大，頂着困難堅向前！」

齊奏的最後一段完了，如雷的掌聲滿堂。

「再奏一次吧！」後台裏，魯師傅和劉老師鼓勵我們說。

熱烈的掌聲又起，我和風凌再把琵琶抱上，此刻，我們深刻地領悟到藝術的價值，激動地看到了知音的海洋……。

凌之插圖

屋（外一首）

小漣

屋

從床前到門口是兩步，
從門口到床前還是兩步，
這狹小的房子
雖然使人轉不得身，
却使我挺直了腰板。

意境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黛的波紋，
那依附在石欄的青苔，
是多少個日落的積累？
像潑墨的山形，
襯出輕柔暝色，
遠處茂林，疏烟一片，
那意境只堪尋向夢的邊緣。

窮人進餐（一九〇四年）

關於畢加索的三二感想

墾林

一

畢加索在四月間死了。有關他的一切又成了熱門新聞，這個一向關在自己的「藝術王國」裏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孤獨的畫家某些方面又被揭開、或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據說畢加索是世界上被談論或爭論得最多的畫家，這一回大抵就是最後的高潮了。

現代人當中，知道畢加索的爲數不少。有些人以時常談起畢加索，或者在外國美術館看過畢加索的作品而表示自己有文化；比這些人高級的，則是以擁有一幅以上畢加索的作品而表示體面。也許這是畢加索的光榮，但也可以說是畢加索的悲哀，因爲他們當中從來很少人理解畢加索用他的藝術語言表達出來的是什麼。但有一點他們是能夠理解的：畢加索的作品是當今最值錢的藝術品。我想這種情況也說明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爲美術愛好者，不可能沒有看過畢加索的作品，包括原作和複製品在內，雖然他們理解畢加索的程度各有不同。有些理解他某一個時期，而其他時期，則並不喜歡或無法理解。有些其實是完全不理解而接近盲目崇拜，他們也許這樣想：畢加索之所以成爲畢加索總有他的道理，雖然他是那樣難於使人理解。畢加索眞是如此高深莫測嗎？我想這種情況也說明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曾經是畢加索作品的熱愛者。當我接觸到他的作品時，已經是以他爲首的立體主義出現以後二十五年了，其時畢加索已經走過新古典主義、抽象主義到達有政治內容爲主題描寫西班牙內戰題材、有着濃厚象徵主義色彩的作品了。但是從那時開始到較後時期，我却回過頭來喜歡他在青色時期和馬戲時期所表現的痛苦、貧困和孤獨的主題。我喜歡它沉鬱的調子，也喜歡畢加索生活着的那個時代社會制度下的小人物沉鬱的感情。這些作品的社會意義是應該被肯定的，雖然畢加索集中刻劃的是它消沉的一面，由於思想局限的原故，這是不足爲奇的。在以後很長時間，在我的欣賞活動上是充滿了矛盾的，畢加索的作品一直在我的內心鬥爭着。一方面，對於他不斷地在發展着的、形式多種多樣的作品仍然

不免感到某種程度的喜愛，而作爲欣賞者的認識也是在不斷發展、提高的，相對地把先前喜愛的程度逐漸減低，變成不那麼喜愛、不再喜愛、甚至是根本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往往又是否定的。

西方國家的美術評論家和資本家們像神一樣對待畢加索，給他以最高的榮譽：「世界上最偉大的畫家」。但是，對我們來說，看法就有些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也許是對「偉大」稱號的意義認識不同，因而對「偉大的畫家」的看法有很大距離吧，西方認爲他「偉大」，對於我們就不一定是偉大的。

二

雖然畢加索不是立體主義唯一的創始者，由於他是立體主義最積極的探索者和在實踐上有大量嘗試性的作品，從來就被認爲他是立體主義的領導者——至少我們還可以舉出這一畫派的另一主將勃拉克。大家都知道，立體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源於塞尙給畫家波納的信上所提到的一點：「自然中的一切，都可以從圓球形、圓錐形和圓筒形求得。」立體主義者把這理論發展的結果是，把客觀形體還原爲幾何形體，反對客觀物體的科學透視方法，而必須在一個畫面上同時描寫客觀物體的四面八方，這就是說，把客觀物體的形象全部破壞、肢解，讓支離破碎的孤立形象在畫面上交織起來。立體主義者認爲這才是符合客觀眞實，其結果則是極端主觀的、誤解了藝術的眞實。

立體主義者的藝術形象，是不可能被人們普遍了解的，人們看不懂畢加索的畫，完全是正常的人所應有的正常的狀態。畢加索和別的立體主義畫家的作品，把客觀形體徹底粉碎，而代替以方形、三角形、圓形、直綫、曲綫之類的平面幾何圖形，和在圖形塗上色彩。這就是畢加索那個時代賴以表現形象的形與色。畢加索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對於我，最重要的不是畫面上描寫的人物，而是徹底的形與色。人物的全部意念或生命，全被埋沒進形體與色彩中。」又說，「它並不是一般傳達思想知識或普通人類感情的語言。」藝術語言的首要任務通過人物形象的刻劃以表達人的思想感情，而現在有一種藝術語言既漠視這個而且明確它不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是很難令人同意的。

畢加索和別的立體主義畫家對於自己的作品都有一套說法，解說他要表現什麼，而在觀衆方面則是每個人的解釋都不可能相同，或者根本就是肉眼所無法解釋的。如果有人說他了解畫家內心意圖表現什麼，說他看得懂那些破碎的色塊表達的是什麼，無非是自欺欺人之談。完全離開了人的客觀形象，離開了人的思想生活，那些堆砌在畫面上像玩色彩遊戲一樣的形象，不可能是正常的人能夠看得懂的。立體主義如此，立體主義以後五花八門的現代主義美術也莫不如此。

三

畢加索固然在美術重要部門的繪畫爲現代主義思想起着帶頭作用，在彫塑以至其他部門都是這樣。我們知道，現代主義彫塑曾經流行用廢棄的機械零件，甚至用朽木、垃圾及其他廢品堆叠而成的作品。傳統彫塑是用黏土、石膏、大理石、木頭和青銅作材料，按照現實生活中主要是人和人的生活而彫塑或彫刻出形象，這些形象是存在於現實生活的。機械零件、廢品、垃圾構成的所謂彫刻是取消了來自現實生活的眞實形象，把它打碎、分解、扭曲成爲一種抽象的形象，是在客觀現實中找不到答案、無法理解、違反理性的形象。當我們看到這樣的彫刻時就會想起，畢加索在這方面曾經是他們的倡導者，對五光十色的現代主義彫刻家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畢加索是一個在美術範圍內先後進行過各種嘗試創作，彫刻是其中的一門。在三十年代以後的幾個時期，他在彫塑方面產生了一系列作品。這些彫刻——也有些是彫塑在構成形象的規律上基本上是服從於他同一時期的繪畫風格，而他的繪畫風格又往往借用了彫塑的立體感和具有第三空間特色。以一九三一年的彫刻「構成」爲例，用幾何綫條和局部寫實結合的方法構成形象，我們很費力才能隱約意味到那裏有一個女性的頭像。「構成」雖則還不是用機械零件或廢品做原料而是用生鐵，但給人們的感覺正和機械零件或廢品類似，很可能是有意扭曲綫條模倣機械零件或廢品而鑄成的。

在四十年代初頭製作的「牛頭」是畢加索十分喜歡的彫刻。事實上，這件彫刻既沒有彫也不曾刻，只是一件機器零件或廢品所構成的：一個脚踏車座墊和把手配搭起來，令人產生牛頭的連想。對我們來說，重要的還不是彫刻的本身，

而是它對於現代主義「機械彫刻」以至用垃圾和朽木等廢品堆叠起來的彫刻起着鋪路作用。西方的藝術批評家曾經這樣稱讚這一類彫刻：「把廢品堆裏的舊銅爛鐵焊接起來，變成珍貴的珠寶。」不過，在正常的觀衆來說，廢品即使經過接焊也還是廢品，而不可能是珠寶。

四

四十年代之初即戰後時期，許多對畢加索有所期待的人對他曾經參加到革命的隊伍裏來表示高興。當時畢加索說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話很受到人們欣賞。他如是說：

「經過構圖和色彩，我曾使人更深入地認識世界和人類，使這種認識有助於人類的解放。」

「（畫家）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動物。他也曾經常感到與他有關的悲歡激烈的事件。你怎麼能夠不關心別人，怎麼能夠以一種漠然的態度讓自己超然於人生以外。繪畫並不是製造出來用以裝飾客廳的。它是一種鬥爭工具，用以抵抗而且攻擊我們的敵人。」

話是不錯的。作爲一種政治見解，畢加索可以說出那樣的話；但是我們主要是看一個畫家的實踐，即畢加索是否按照自己提出的原則創作。事實上他的創作不可能和上述原則取得一致，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愈來愈尖銳。從一九三七年畫抗議納粹轟炸西班牙小城的「格爾尼加」到一九四四年對大戰犧牲的戰士表示哀悼的「收屍所」，如果我們承認這是畢加索按照自己的原則創作，是他畢生最有意義的作品，甚至是作爲一種鬥爭工具來對待這些作品的，在畢加索的主觀意圖上是可以說得通的，但在效果上或者達到這個目的來說，顯然值得懷疑。這些作品沒有一定限度爲人們所理解的語言去表達他的意圖，除非經過畫家用繪畫以外的語言加以解釋。至於他別的永遠在追求新形式的繪畫作品，更是人們不能也不可能理解的，如果說這樣的作品可以讓觀衆得到深刻的感染並達到「攻擊敵人」和「有助於人類的解放」的任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

既然畢加索提出了他對繪畫的看法於前，人們也就按照他的原則對他的作品有所批評。人們的批評是嚴格的，由於他的作品並沒有按照他說過的原則實踐。譬如當時有一位英國觀衆看了一個畫展裏一幅畢加索的作品以後提出這樣的意見：

「這幅畫對勞動羣衆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其胡思亂想的作風只不過反映了一個狹窄的、脫離人民的藝術集團的沒出息。假使這畫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它對現實生活的逃避……」

雖然，畢加索對來自觀衆中的不同意見從來不加理會，但有時也吐露了自己的眞心話：「我不能只是爲了博得人們的了解而採用一種平凡的畫風。」如果像他所說繪畫是攻擊敵人和有助於人類解放的武器，那麼，當這些畫爲一般人所理解接受時，便認爲那是不屑爲的「平凡的畫風」。顯而易見，他的不平凡的畫風乃是爲了使人們不理解，先前提出的原則便等於根本取消了。這就是一個個人主義畫家所表示的立場。

不過，當畢加索提出了上面的原則時，着實使實際上掌握了繪畫市場命運的西方資本家大吃一驚，他們担心畢加索以後的作品將不能裝飾他們豪華的客廳，担心畢加索用以打擊敵人的作品矛頭正是指向他們。法蘭蘇絲·姬娜在她的回憶錄上就提到那一個短暫時期「畢加索的畫因爲政治派別的關係，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暢銷，價格日見下跌」。不過，事實說明了資本家的震驚是多餘的，當他們看到他用怎樣的貨色來「打擊敵人」以後，他們放心了。畢加索作品的出路正是作爲西方資本家客廳裏的裝飾，他們的客廳依舊源源湧進畢加索的「裝飾品」，在不暢銷和價格日見下跌的情況以後不久，「畢加索的畫銷路空前興旺」起來了，畫商帶着大量鈔票到他的畫室交易，資本家仍然花大價錢收進他的作品，甚至西方的大亨們以客廳裏是否有和有多少幅畢加索的作品而作爲衡量體面的標準之一。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如果畢加索的畫像他所宣告的是打擊敵人的鬥爭武器的話，西方的大亨還會如此感到興趣嗎？畢加索的畫不但是最適宜裝飾西方富豪的客廳，是西方生活方式最值錢的點綴品，甚至是爲資本主義美學、生活辯護、反對現實主義美術的急先鋒。

五

有人說，西方的畫家都被操縱在一兩個畫商之手，畢加索也不例外，言下之意是，畢加索也是被剝削者。情況並不如此。在較早期，畢加索是被畫商控制的，但後來長期間就改變了這種局面，被控制的反而是畫商了。畢加索是藝術家，一般意義的藝術家是不善理財和缺乏處理生活能力的。但我看畢加索是一個算盤極爲精明、具有生意頭腦的人。他看透了畫商的心理和懂得利用他們勾心鬥角的弱點，他對待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對付，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暢銷和賣好價錢。在這方面，畢加索是完全像商品一樣來看待自己的作品的。畢加索曾經坦白地說過這樣的話：

「當一個畫商來與你協商購畫時，你的態度最好要自然，表示滿不在乎。有一次，（畫商）保羅·盧森波格被我弄得坐立不安，差不多四十八小時心神不定對我的態度尋不出答案。兩天後他又回到我處應允提高價格。其實我並未說出什麼，只說當時我不想賣畫而已。」

這是以退爲進。畢加索的生意頭腦實在高明。

爲了進一步了解藝術家畢加索其實同時是一個傑出的生意人，我想再在法蘭蘇絲·姬娜的回憶錄裏引述她的一個故事，那是有關他如何對付畫商卡韋勒和路易加雷的。許多時候，畢加索故意約他們在相同的時間到畫室來洽談畫的買賣。這兩個人是有心病的，畢加索故意安排他們相處一室，而且一等就是一個小時，然後請加雷先進去。卡韋勒很留意加雷出來時的表情，如果是滿臉笑容，便知道他得到畢加索的信任，並且一定是成交了。而更妙的是加雷即使不曾買到畫也往往裝出高興的樣子，故意讓卡韋勒不好過。「這一點最使他（卡韋勒）心中痛苦，這種痛苦使卡韋勒軟化。」姬娜這樣寫道：「這時畢加索叫他進去，於是很容易操縱他。所以每次畢加索想要卡韋勒出大一點的價格，他準先叫加雷先進去。」

這是製造矛盾從中抬高價錢。照姬娜的說法是，爲降服甲而先攻擊乙。畢加索的生意頭腦實在高明。

據說，畢加索的財富之多有資格列入世界上有數的富豪，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廣厦與園林

古杏

偶得閑暇，到海邊蹓躂。前面是皇后碼頭，達官貴人們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他們所乘坐的豪華遊艇就多從這個碼頭登岸。但是，古舊的水泥建築，潮濕而發黑的地面，把這麼一個空間弄得陰暗而毫無生氣。

轉過頭來，大會堂低座一側的小小的廣場上，六角形的花盆，這兒兩三個，那兒四五個，砌成了簡單的圖案，盆中長着冬青或是什麼的，倒也樸素、雅淡。不經意中抬頭向那邊一望，藍天映襯，出現了一座巨厦的上半截。這一帶原已是高樓廣厦林立，三四層的樓房早已變成建築物中的侏儒；如今這幢巨厦直衝霄漢，巍然矗立，在這裏的建築羣中，就更有非同凡響之概。

可是，那一時間所得的印象，很快就被別的感覺沖刷得淡漠了。比如，走上半山，俯瞰中環海濱一帶，就看到這座巨厦雖然突出，但那尖形的屋頂，顯然有點侷促，彷若一個身軀壯碩的高個子，戴上一頂醜陋的小帽；而且，由於有了這麼樣的屋頂，從整個看，從某一個正面看，它，就像一座巨型的石碑。

又比如，那四邊牆上的一個個的圓窟窿，驟然一看，似乎也很具特色；但如果目的不過只求與別不同，那麼它就未必是美。老師要學生作圖案，學生交來的是用圓規在紙上填滿了排排列列的圓圈，說它是特色吧，我相信那位老師就不會欣賞和滿足於他的這份特色。

也曾打從這座巨厦的門前走過，才知道它還有通到市中心的天橋，以及橫跨馬路的其他附屬建築。不能說這沒有

一定的實用價值，但如果就美學觀點來看，那就不免是一些奇形怪狀的堆砌。何況，周圍環境，沒有一棵綠樹，沒有半片草坪，處處予人以乾癟枯竭之感。巨廈依傍海濱，那海隅特有的風光也沒有被用作背景，藉它增添一點雅趣。

有人會說，那裏面有的不過是市場、市場，人們盤算着的不過是鈔票、鈔票，怎麼談得上藝術的雅趣？但也有人想到的却是，這座五十三層號稱東南亞最高的樓宇，在建築方法上有其特點，用的是預製部件，不用蓋搭棚架；千百個勞動者按一紙圖則，就讓那麼高的樓房平地突起，他們的才幹和智慧，完全可以蓋成更加富麗，更加優美的建築，也完全可以設置園林，美化環境，使那裏一個小小的區域更爲徹底地改變面貌的。且不彈藝術的高調，只就商業觀點來說，難道外來的遊客只稀罕那只得一個「高」字的樓房，而不想着到現代科學的結構同優雅的東方色彩的和諧結合麼？

在今天的人世間，儘管有些地區還呈現着極度的貧困，有些地區的人們在嚴酷的災荒面前束手無策，有些地區的兒童死亡率高得驚人，有些地區還燃燒着戰火；但是，人類的文明畢竟在發展、在前進，而不是在萎縮、在後退，科學技術在攀登一個又一個高峯，許多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方法正在被採用和試驗着，世界上這裏那裏都有人探尋着走向繁榮的道路，儘管他們的最終目的各有不同。

近年以來，新加坡的建設，很有點時譽。我沒有到過新加坡，也不相信那裏會出現天堂；但是從經常接觸到的旅遊記事和風物圖像看來，却感到這個面積二百多方哩、人口二百萬的小國，似乎確實做出了一些成績。現代都市，有兩個嚴重的問題，一個是人口膨脹，一個是空氣污染。人們渴望着有個比較好的居住環境，新加坡的建設可能在這方面想得較多。

在香港叫做徙置大廈、廉租大廈的，在新加坡叫做組屋，都是差不太遠的住宅建築。但是，香港至多不過是租值較廉，却也按年加重，新加坡却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使居者逐漸有其屋。其次，新加坡的組屋建築，有整個的計劃，而且一般是整齊美觀，雅緻適用，搞了一些綠化，空氣比較清新。

去年曾讀過一篇新加坡通訊，介紹了那裏的裕廊工業鎮。據說裕廊丘並不高，可是到處林木葱翠。作爲它的標誌的，是一座五十呎高的望外塔。塔心是中空的園林，一條圍着短牆的斜坡附着塔心盤繞上升，盡頭處另有一道螺

形鋼梯直達塔頂。從望外塔頂俯瞰，一個欣欣向榮的工業鎮就在眼底。這裏的建設工程完成之後，將佔地一萬四千英畝以上，擁有六百間工廠，七萬五千工人，四十萬人口。

這個工業鎮的一個特色，是住宅區、輕工業區、中型工業區、重工業區合理分佈。重工業區和裕廊海港集中在沿海一帶，方便物資由海路運輸；中型工業設在重工業區之後，鐵路的主支幹分佈其中；越過鎮內的主要公路，才是輕工業區；住宅區則圍繞着輕工業區的四周。這個佈局據說是爲了使居民的生活環境免受污染。

裕廊工業鎮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勝概，就是與山丘比鄰的裕廊飛禽公園。有了這個佔地五十英畝的世界最大的飛禽公園，就使裕廊也名傳遐邇。

有一篇描寫這個公園的文章，說園內有雍容華貴的孔雀，美麗玲瓏的天堂鳥，還有兀鷹、火鶴、鸚鵡、白鷳、犀鳥以及鴿中之王的冠鴿等各種各樣的飛禽。品種三百，量以千計，分別養在八十多座巨型的鳥籠內。這些飛禽，來自各地，成爲一個國際鳥類滙集的中心。

最奇特的是一塊五英畝的園地，覆蓋着一張大網，讓千百鳥兒在那裏飛翔，享受着有限度的自由。它們有青山、崖石、瀑布爲伴，有茅蓋傘型的「屋宇」可以棲身。遊人進入其中，彷彿漫遊了鳥的世界，與飛禽爲侶。說到瀑布，那是人工瀑，却是很高的人造瀑布，水從百呎源頭傾瀉而下，氣勢頗爲磅礴。也顯出了設計者的巧思和園林技工的精湛技藝，很有可以讚賞的地方。

自然，這耗資達五百萬美元的建設，可能旨在換取世界各地的更多遊客的來臨，不一定是爲了普通人們的憩息遊觀；但技術人員和勞動者的智慧的結晶，總是閃耀着人類文明的光輝，它的所有權終將要歸於大多數。

當着科技的高度發展帶來了惡劣的副產物、不合理的工業佈局給現代化的城市帶來了說不清的禍害，到處說公害，到處鬧污染的時候，人們就要爲改變這種現象而努力，即使某些措施還遠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但在這個過程中總會促進和增長人們的認識和智慧，不論今天或明天它都會有益於人類社會的。

現代化都市初興的時候，摩天樓是它的最突出的標誌。當人類的大多數只能住在低矮的木房茅舍，至多不過三四層高的樓房，較普通的是一兩層磚木結構的時候，摩天樓確然是雄峙一方，爲萬人所矚目。

首先以摩天樓睥睨一世的是美國，其後許多英、法、德、日等國的大都市也都是大廈如林，不過仍以美國聲聞

較著。有一張大抵是從高空俯攝的照片，反映了紐約的整個面貌。它在畫冊上被題爲「鋼筋水泥的森林」。從照片看，瞧不清那些大樓究竟有多少層，也計算不出它們各有多高；但見那些屬於最高一類的巨厦，尖頂的，像一枝粗粗的削尖了的鉛筆；平頂的，像被雷殛斷去了一截；還有圓頂的那帽子般的玩意兒，像我們的前輩常提到的花塔餅。那些屬於次高一類的，有的像火柴盒，有的像方形的紙匣兒，下闊上狹有層次的令人聯想到山邊的墳地。至於匍伏在巨厦羣脚下的低矮的樓房，自然就是相形見拙，毫無足觀的了。這麼樣的一座鋼筋水泥的森林，它的色調可能是「七彩」的，唯獨缺少了屬於林木的眞正的綠色。然而，正是這一類的建築物，今天在大城市裏，甚至中小城市裏，方興未艾，沒有一天停止過它數量上的增加。劃則樓的工程師忙着設計，一般職工有畫不完的綫條，寫不完的數字，還有衆多的勞動者爲他們搬運材料、平整地基、架鋼樑、搗石屎……，忙得大汗淋漓。大亨們在策劃着生財之道，把什麼空氣汚染、交通壅塞、陽光缺乏……等等都丟在他們的尊腦考慮範圍之外。美國西部的舊金山，是一個濱海的城市。據說那地方氣候很好，寒暑不烈，大概是有海風調節的緣故。住在那裏的人們——包括衆多的華僑——我想該是有福了吧？那裏興建着一座新奇的大厦，厦呈方形，基座是粗大的鋼架，也不知道有多少層，但見層層縮小，使整座建築像一把錐一樣直刺高空。它披着白色鋼質的外壳，反射陽光，閃閃爍爍，使人不敢迫視。它高達二百五十六公尺，將是一家公司的總寫字樓，被稱爲現代化的金字塔。但是，像這樣的一座現代化的金字塔，整個形象既不美觀，而周圍又絕無襯托。它將有多長的壽命，誰也不知道；但它將不會像埃及的金字塔那樣永久供人觀賞，却是可以斷言的。

物極必反。人類所最需要的畢竟是：吃得飽肚子的麵包之外，便是充足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除了人爲以供悅目的色彩之外，便是天然花卉林木的紅紫青翠；除了種種物質、科技上的產品之外，便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的自然景色。人類的這種需求，終究會得到滿足。即使在目前，某些人們沒有餘暇去談論遠景，但看到都市裏面一大羣一大羣的人，過着並不愜意的生活，也會想到近幾十年物質文明的發展，有些地方實有另闢蹊徑的必要。

還是講的美國。紐約福特基金會大樓的設計，就同過去有了不同。樓高十層，而不是幾十層。鋼架之外，便是玻璃窗門。設計者的用意，是既要能避免噪音和空氣汚染，

也要使坐在裏面工作的人員看到外邊的景物。而最大的特色，則是這座大廈以一個佔地頗廣的花園爲中心，使十層的寫字樓全無例外地面向花園，工作人員的視綫時常可以接觸到窗外的一片青翠。雖然，在六樓以上的人們，事實不容易享受這份「幸福」；但是，窗外有寥廓的空間，胸臆間就可減少一些逼塞之感。

現在，無論是在摩天樓林立的紐約，還是在以藝術宮聞名於世的巴黎，還是在保留着不少古老建築物的倫敦，還是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前進脚步的東京，都有人接觸到一個問題：現代化城市建設的未來將怎樣？建築學史上的新篇章必須怎樣寫？是不是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深具特點特色的東方色彩相結合？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既有廣厦，又有園林；既要種種最新穎的物質設備，又要對自然景物作出巧妙取材？

廣厦，園林，兩者結合，這裏面有着人們久遠的夢想。說到園林，中國有着豐富的歷史遺產和嶄新的創造。田園、居舍，如果有一片林木，一泓池水，或者幾竿修竹，幾畦菜蔬，中國人也覺得足供欣賞，說是有園林之勝；且不說對於名園秀圃，山林丘壑，寄予濃重的感情了。

歷史的遺產，嶄新的創造，又一個兩者結合。在這裏，北京是一個典型。人們奔赴北京，就遊覽來說，除了萬里長城和故宮等重點名勝認爲必到之地而外，恐怕就是要看看那大大小小的園林和一系列的新建築。

二十多年來，北京重修了舊日的名園，新建了不少的公園。目前全市大小公園五十多座，綠化面積達到二千八百公頃。頤和園的富麗，北海公園的幽雅，該是有代表性的園林藝術。香山的楓林，中山公園的古柏，紫竹院的竹林，魚池，陶然亭的亭、台、榭、閣，碧雲寺的石雕，祈年殿的奇異結構，數不清的勝景，說不盡的草木清華，給予這一座舉世聞名的都城以清新的空氣、優美的環境、綽約的豐姿，使它成爲東方大城市的典範之一。

北京還有許多新建的現代化的樓宇，而且還在不斷興建中。這些樓宇，是現代化的，却保存着中國的特色，爲廣厦與園林結合提供了至少是初步的範例。

人民大會堂是一座宏偉的建築，也可以說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單是那個可容萬人的會場，就已顯出它的不平凡的氣派。冰心女士曾作了這樣的描寫：「你定了神，抬頭望。你望見高高的圓穹上，飽滿圓大的葵花心中，一顆偉大的紅星，發射着條條燦爛的金光。三重蕩漾

的波浪形的燈環內外，嵌滿了璀璨的圓拱的羣星。」「從主席台上向前看，這三層樓台連成一片，成了一望無際的浩蕩的羣衆的海洋。」「台上台下都圍抱在無邊無極的、萬星熠熠的宇宙之中！」牠抱着極其熾熱的感情，寫下了幾段文采斑斕的讚歌。自然，像這樣宏偉、瑰麗的大會堂，或許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可以找到；而最值得讚美的，恐怕還是它所特有的民族氣派。這種氣派不僅表現在它的本身，人們還得聯系到它所處的那個環境來看。

一位朋友到過北京，參觀過人民大會堂。他說，人民大會堂不算太高，但裏面寬敞得很，使人有靜穆安詳之感，彷彿置身在一個眞正和平的世界。他又說，從外邊較遠的地方望去，人民大會堂好像不算很大，它的外表不是新穎得驚世駭俗，也不是古老得像個中世紀的教堂，而是比較平易近人，帶上一種祥和的氣象。我想，這就是中國的民族氣派，是今天中國人的作風和胸襟在建築物上的反映。爲什麼它看來不算太大，是因爲它建在廣闊的天安門廣場上的緣故吧。在這個廣場上，即使是那樣宏偉的大會堂，也不過只佔了那麼一點點地方。何況廣場的周圍，樹木枝葉扶疏，花圃生機蓬勃，樹的淺青濃綠，花的婉紫嫣紅，把這座那座樓宇裝點得別饒豐姿，不是單純的巍然高聳，更不像「鋼筋水泥的森林」那麼的枯燥無味。

在北京，何止人民大會堂是這樣，許許多多新建的樓宇都是這樣。——農業展覽館前的草坪和雕像，中國歷史博物館門樓後的花圃，民族文化宮四邊的花木點綴，以及國際俱樂部的嶄新設計，不都是同樣呈現着莊嚴而安詳的氣象，給人以一種寬敞、舒適、悅目、怡情的感覺麼？

說罷北京，再談南國。中國南方大城廣州有個海珠廣場，廣場的周圍是一些旅舍、賓館，還有著名的出口商品交易會的會場。這一列樓宇有個廣場來調節空氣，廣場的一角原是一些低矮的平房，後來居民遷到別處去，這一角便成了今天的誼園，是交易會舉行期間各洲列國朋友流連嬉樂的地方。交易會大樓的四周，兩邊是通道，兩邊是民居，要搞些花木裝點也不容易，但有了位在對方的誼園，就可以補救這個缺陷。這種巧妙安排，有些慣到中國的外國朋友，恐怕也能體會到。誼園裏面，蓮池泛碧，花卉呈艷，四邊廻廊上，古色古香的花几，放着精心培養的盆景，檐旁掛着大小不一的鳥籠，鳥鳴嚶嚶，很能逗引外國朋友的興趣。人們想到，這園子如果能夠擴大一點就更好了。

但是，人們如果看到流花公園一帶的建設藍圖，就會

覺得自己所想還很有限。原來在那邊早已大興土木，一個建築面積比現在的交易會大樓大一倍的新館不久之後就要建成。新的交易會會址的形制，是園林的佈局，樓宇分散，草坪開闊，可能還有亭台樓閣、小橋流水之勝？但願它以廣廈與園林結合的範例，使五大洲的訪客耳目一新。——我在快要歇筆的時候，彷彿已走進那個寬廣、幽靜的園地，分享着中國勞動者所作的新貢獻了。

自然，我看了圓圈圖案的大厦，引起了一番神遊，南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西歷太平洋彼岸的三藩市以及美東海濱的紐約，然後遊覽了北京的園林，再回到荔紅瓜熟的南國之後，目下實際上還是身困斗室。在這裏，窗外旱橋橫臥，車聲如陣雷，尤其是那些電單車不斷發出駭人的尖叫，如果一個人沒有對環境的適應性，還能在這裏尋章覓句麼？而我之作這一段神遊，也決不是爲了逃避現實。有人說得好：一個人如果看不到明天，他就不善於進行今天的努力。我是從這句話裏得到一點啓發，才寫這一篇文字的，如果讀友們原宥我筆下的蕪雜，我將報以謝意！

木棉飛白

外三章

范劍

漫天飛絮。

漫天雪花。

好幾棵偉岸魁梧的木棉樹，以它挺直的身材，聳立郊區馬路旁。

風，大風，用它的手，撕開纍結在枒枝間的棉桃殼，然後在這炎夏的南國海島一角，飄降着北方的白雪。

於是想起春日，這裏曾竪起的幾枝其大無比的火炬。在滿目新綠中，它們燃燒着一片火紅。

於是想起那段日子，讀過好些談紅棉、頌紅棉的文章，我摸觸到每一個鉛印字眼，都在發熱發燙。

爲什麼在它們的升華時期，纍纍結實，棉絮紛紛揚揚，姿采豐沛的季節，就沒有讀過談木棉、頌木棉的文章，就沒有看見那些鉛印的字眼，閃耀峻智的光輝？

木棉紅。

木棉白。

我喜歡它們的一片火紅。

我喜歡它們的漫天飄白。

瞧，木棉樹上有個男孩子在摘棉桃，樹下有個女孩子在風下撿拾。

女孩子忽然抬頭，向樹上男孩高聲說：「那些大人眞

蠢。」

樹上的男孩子問：「蠢什麼？」

「木棉樹生產那麼多的棉花，他們都不懂得好好利用。」

靠海吃海

近山吃山。靠海吃海。

近山識山。靠海識海。

近山的人，當然清楚山的樣貌，了解山的本性。

靠海的人，當然清楚海的樣貌，了解海的本性。

至於那閃電行雷，狂風暴雨，它們的樣貌和性格，最是那些近山靠海的人們印象深刻的吧？

風球高懸，播音小姐用演恐怖角色的聲音，警告着颱風行將侵襲，人們應該緊急防患。海面上擠着大量船艇，發出「嘩嘩啦啦」的鳴叫，爭先恐後地開赴避風塘。

風，旋捲烏雲，掀湧滔滔白浪。雨，時而橫斜，時而垂直，時而一縷縷，時而一陣陣……

帶金的阿爸、阿媽，還有哥哥，出了一身氣力，洒了一身汗珠，淋了一身雨水，他們好容易把木艇弄進避風塘。

三個人打量風風雨雨，總算喘過一口氣。

年紀小小的帶金，凝望着在避風塘上披頭散髮，肆虐呼嘯的狂風急雨，她嚷：

「癲婆！癲婆發狂！」

阿媽定睛望望：「對，那風姐倒像到處發神經傷人的癲婆！」

「香港和九龍不是起了好多癲狂院嗎？」帶金嚷：「他們爲什麼不把這癲婆拉進去？爲什麼？」

「那風姐也進了癲狂院，我們可不用進避風塘啦！」阿爸說，他黝黑水濕的臉，鑽出一絲諷笑。

她們的船，終於擠進兩隻大漁船的夾縫中。

賣命海鮮

颶風在遠海匍匐。

烏雲漫捲，浪花翻白，蘆葦蕭瑟。

一隊隊的漁船，大大小小，拖男帶女地，在海面上「噗咚、噗咚」而過。

三號風球以後，所有在海面活動的大小船隻，都聯羣

結隊地趕赴避風塘避風。

他們——一雙中年夫婦，目無所視地，心無旁騖地，仍讓木船在接近岸邊岩礁的海浪上浮盪，撞擊起朵朵浪花，在身水身汗地撒網。

「大叔、大嬸，所有的船隻都進避風塘去了，你們還不走？」

「危險呀！大風要來啦！」

好些走動在岸上，衣服讓狂風吹掀飄拍的人們，無不替這雙夫婦担慮。

「就要在虎口下搶魚！」

「就要在風下討啖茶飯！」

夫婦倆的話，讓狂風吹散。他們仍一上一下，一幌一漾，在暗湧的激流上打魚。

直至狂風挾密雨而來，直至雲湧浪翻，嘩嘩啦啦天翻地轉，他們才拚命苦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木艇搬上海岸，用繩索扎縛在岩礁的木樁下，然後帶着塑膠桶、魚籠，衝風闖雨地奔向山裏的廢炮壘躲避。

待到風息雨止，附近的市場缺肉缺魚缺菜的時候，那雙在暴風雨中掙扎捕魚的夫婦，這就來開檔了。他們高聲喊叫：

「有蝦有魚賣！」

「青衣、墨魚、石狗公、鰭魚，好新鮮！」

主婦們、男人們圍擁着，爭先恐後地購買。當女人們買到魚和蝦走回家去，總在嘆：

「貴呀！貴呀！比平日買的貴呀！」

有個瘦削的女人，甚爲明白事理地向她們說：「你們在家裏吃着鮮美的海鮮，想想他們在暴風雨中賣命，便覺得極之廉宜了！」

檢拾魚骨

颱風已去。

苦雨剛逝。

天露霽色。

浪濤平復。

海灣是一片死寂。到處是斷樹枒、木板、破布、破窗門、破招牌、破紙盒……到處是都市的繁華生活碎屑。

站在窗邊看風後景象。我不禁馳想少年時期，在故鄉的颱風後——跑去果園拾給打下來的荔枝或龍眼或鳳眼

果，跑去山上拾斷樹枒，跑去江邊撈水流柴……

住在海灣盡頭木屋區的孩子們，搗碎了我的思緒，他們三三五五地跑向海邊。

「拾魚骨去！」

「喂，海邊沙灘有大把魚骨拾！」

拾魚骨？在颱風後，他們跑去沙灘拾魚骨？

拾到魚骨有什麼用處？

我是讓納罕、好奇的長繩拖拉到沙灘來。

明白了！孩子們忙於撿拾的，是從海灣別墅、大廈天台吹颳下來的電視機天綫。

瞧，那一條條攜拿在孩子們手上的天綫，不是很像魚肉被吃掉的魚骨嗎？

「撿拾魚骨有什麼用處？」我問那些孩子。

「賣錢！」

「能賣多少錢？」

「七八塊錢一條。」

「有時不止哩！」

「有人跟你們收買？」

「有，那收賣店子買魚骨，也買鐵罐和玻璃瓶子。」

泰華文藝演進中一點行跡

（泰國）老　唐

泰華文藝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是分不開的。但作爲五四運動底文化主導力量——革命文學，却遲遲才能在泰華文藝界激起一點波瀾，並且成爲愛好文藝的青年們用作學習的方向。這是和落後的泰華社會和人們所置身的環境都不無關係的。

五四運動初期，泰華文化還是靜悄悄地停留在章回小說裏頭，華文報仍採用文言文，副刊則堆滿了古色古香的東西；新文藝副刊根本沒有。在這樣的一個基礎和實質上面，要它能夠很快就接受五四運動的革命文學，實在也太强人之

所難了。相反地，作爲舊文學底「回光返照」的鴛鴦蝴蝶派的東西，正好借這個落後的泰華文化地盤作溫床。大概在一九二八年間，曼谷的中華民報首闢文壇，專門介紹新文藝的作品，並採登泰華青年的文藝習作。

也許是出於一種因循和保守，這個帶有改革性和朝向時代的文壇，開始時，泰華社會的反應是相當冷淡的，投稿的也僅有幾個寥寥可數的青年人，老一輩的大都認爲不值一顧。慢慢地那帶着五四運動的革命文學巨濤，不斷從中國衝擊過來，衝潰了泰華文化的舊堡壘，才使到靜靜的湄南河濺起了新文藝的浪花。

這時候，儘管章回小說仍爲上一輩的人所沉迷，但以徐枕亞爲代表的鴛鴦蝴蝶派的東西，在書店已較難看到，他們大多以張資平之流的三角四角戀愛小說取代了它。其中比較像樣的書店，且以內容健康和反映現實的新文藝書刊，作爲對抗陳腐落伍和色情的東西而向讀者推介。

這是中國的新文藝書刊在泰華社會播種並將獲得開花結實的象徵，也是泰華知識青年向文藝道路上摸索而發現了一綫曙光的時候。從中國來的衆多的文藝作品中，給當時和稍後時期泰華青年最大影響的是巴金。

目前五六十歲的泰華知識分子，如果曾是新文藝的愛好者，大概很少人不曾受過巴金底作品的精神鞭策的。

這裏不是說巴金的作品是當時最健全、最好的，而是說在當時還頗爲落後的泰華社會裏，一般來說，比較容易接受巴金的作品。

當時的泰華知識分子，幾乎統統都是由中國來的，先後從中國多災多難底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壓抑下衝出未久，他們的思想是興奮中蒙上苦悶，熱烈中帶着徬徨；他們的精神是渙散的，心靈是空虛的，跟當時中國青年身上的某些通病，有其若干的共同點。

巴金用他那熱情奔放的筆調，抒寫知識分子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提出他一系列反封建、反禮教的小說，來叩泰華青年的心扉，使無數的想有所作爲而又不知從何作爲的他們，像注了興奮劑般霍然起來了。然而所謂「起來了」，也不過是僅僅把泰華青年從睡夢中喚醒了，但當他們躍然而起，推窗外望時，週遭仍是那麼黑沉沉地，一點動靜都未有。巴金作品仍不能夠遏阻他們又茫然地重行跌落失望和痛苦的深淵。

這是因爲巴金的作品只教他們不要安於舊的和不合理的命運，而並沒有教他們要怎樣創造新的更合理的命運。也就是說，他只鼓勵人要反出禮教的牢籠，而沒有指出反出來之後應走的道路。

這一「應走的道路」，可能連當時的巴金自己也還知道得很不足。所以他的「激流四部曲」：只完成了「家」、「春」、「秋」，而「羣」呢？却始終留着一個空白。

青年人怎能沒有「羣」呢？三十年前的泰華知識青年，便普遍地徘徊於失「羣」的歧途上。巴金的作品能使他們興奮於一時，而終敵不過現實底敲擊的。

一九三七年，中國爆發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泰華知識分子，不管是仍迷戀舊文藝或學習新文藝的，也不管年齡性別，在「筆桿對外」底號召之下，大家都互相靠緊，站在抗戰崗位上，對侵略者作口誅筆伐，泰華文藝創作隊伍一時有了空前的壯大，誅伐侵略者暴行的詩文，佔滿了每一家日報的篇幅，文壇上展現的熱烈場面，大大地衝散了過去的沉悶氣氛！

但這個熱烈的場面，持續不過一兩年，因環境突變，又告烟消瓦解。繼而日軍南進，泰華文化更被摧殘殆盡了。

戰後的泰華文藝，表現上和過去有了較大的不同。過去的泰華文藝，執筆者大部份是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泰國的人情風俗以至底層社會的生活，十分隔膜，對泰人的思想和性格，也不是十分的了解；此外，他們都念念不忘故鄉，嚮往於自己祖國的錦綉山河。他們以這一思想意識表現在文藝上，雖然有的也反映一點當地現實，但不管內容描繪或抒懷寄托，都充分散發着中國的鄉土氣息，不是從泰國土壤萌蘖茁長出來的。

這裏不是說過去泰華知識分子在國族觀念上有什麼不對，而只是想用來說明過去的泰華文藝思潮和今日的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因爲對祖國的熱戀，正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所應有的基本思想，正確的文藝思想決沒有叫人不愛自己底國家的。

戰後泰華文藝界的執筆人，陸續加進了屬於僑生子的生力軍。他們有的曾返中國求深造，有的根本不曾呼吸過中國的空氣，中文是僅在這裏就讀而加上業餘自修得來的；還有比較突出的，他們的中文雖僅在這裏打好基礎，但却具有較

高深的泰文學識，甚至還有泰文獲得最高學位的。這些新血不斷滲進泰華文藝陣營，把他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所熟悉了的一切社會動態，用作現實素材反映到文藝上，從泰華社會而泰人社會，由都市而農村，由枝節的事物而廣大的羣衆生活，一切都突破了戰前的泰華文藝所能反映的範圍，使泰華文藝鮮明地放射出泰國所特有的地方色彩。這種擴大了反映現實的泰華文藝，並且是和戰後泰國文藝作家促使「文藝服務於社會」的要求若合符節的。

目前使文藝服務於社會的這個泰國文藝思潮的主導力量，也即是泰華文藝思潮的主導力量。

是的，使「文藝服務於社會」和「爲人生」，曾是戰前泰華知識青年接受五四運動精神所確定的文藝方向，而因「寄人籬下」的特殊環境和落後的社會情況，發揮起來，是諸多顧忌和制肘的。

和平初期，由戰爭創造下來的新形勢，使泰華文藝作者有過一個時期的稍爲揚眉吐氣。由於戰爭的血跡猶新，和平的曙光可貴，大家的筆鋒都朝這方面發揮，挖出了過去的戰爭販子底毒辣的心腸，也揭去了當時某一些政治野心家的和平面具。

但這個把泰華文藝推進到較新高潮的時期並不長久，——大概到一九五〇年吧。這之後，泰華文藝作者就屢遭挫折，而始終掙扎着前進，蹩仆了，爬起來，碰壁了，兜個彎路走。所以迄至一九五二到五四上半年間，在泰華這個文化沙漠上，還可以見到幾朵靜靜開放的奇葩。

上面說過，泰華文藝作者，是在「寄人籬下」的環境裏執筆的，所以說話相當困難，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觸及政治上的忌諱。這關係到寫作上的技巧問題。幾十年來，泰華文藝作者便是在極力避開「觸及忌諱」之下尋找和選擇材料，再經過咀嚼消化的過程，才去進行其對現實的反映。在這裏，我們依稀看出泰華文藝作者可走的路子是非常狹小崎嶇和綿延曲折的。所以有人一開始就望而却步了，有人才行了一段路就畏縮不前了，也有人中途倒了下去，甚至有人改絃易轍了；然而終於有人則認識到更新一步的邁行方向，並促使其他的人不斷由後面跟來。

目前來說，我們不能否認泰華文藝作品一般上是遠落於現實形勢後面，但我們也敢於指出：他們已在朝向遠遠懸出的目標不斷地掙扎前進！

存在主義、卡繆與薩特

佩葦

生存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人，經過大戰的摧殘，和持續的戰爭威脅，加上畸形的工業發展下那種殘酷的現實生活，迫使個人必須投身經濟架構之下，以取得生活的安全感，活下去，幾乎成爲了西方某些現代人的一種悲劇，一種發自內心的沉重負荷的掙扎，他必須在機械爭吵中拋擲名片與權勢，同時又必須在名片與權勢下討取麵包，供給腸胃，在這種生存的壓力下，人已漸漸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人，有如走失的嬰孩，面臨縱錯的十字街頭，找不到歸家的路，徬徨、恐懼與不安，這是作爲西方現代人普遍所受到的壓力。

出現於現代西方文壇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即是以「自我」爲中心，討論「人」自己的存在；存在主義哲學家主張「存在先於本質」，也就是說人的「自我」先於本質，人的「自我」決定自己的本質，選擇自己的本質。在存在主義者看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存在，只不過是人的「自我」的表現，它們是依賴於人的「自我」而存在的，是爲了人的「自我」而存在的，是作爲「自我」的補助物而出現的，甚至於人自己的肉體，也是這個內在的「自我」的補助物。所以存在主義者非常强調存在就是人的「自我」，意思是說一切事物，一切存在，包括自己的身體，都不能離開這個「自我」。這樣，「自我」，可說是存在主義的最佳註釋。

存在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歐洲大陸傳統哲學——理性主義的反抗與叛離。但存在主義者並不能給西方思潮指出一條康莊大道，而是把西方思潮從一個迷惘帶入另一個迷惘，用唯心論反對唯心論。存在主義的實質，是要維護西方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薩特曾經說過：「人不外是他自己使自己成爲的那個東西」，既然如此，西方現代人所受的摧

殘，不是社會制度所然，只能歸咎於自己的命運，由自己承担，這就是一切存在主義者的結論。

存在主義的創始者，是丹麥神秘主義哲學家齊克果，他認爲人必須完全了解自己的「自我」，在這無意義世界中，不合理地存在，才能解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存在主義流行於德國，主要代表人物有海德格、亞斯培與胡塞爾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作家薩特、卡繆等人，通過他們的文藝作品，大力宣傳存在主義，因而在法國成爲時髦一時的東西，它不但影響法國的思想界，同時還影響法國的小說、戲劇、藝術作品、學術等等，文章影響之廣，不能不令人驚訝。同時，存在主義在意大利、美國和拉丁美洲如阿根廷都很流行。

卡繆與薩特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前者强調人類意識主體的「絕對自由」，後者宣揚人類內在的「反叛精神」，兩者對世界「荒謬性」的認識，對主體獨立性的側重都是很相近的。

卡繆的小說是探討人類情況的。他以象徵的手法描寫現代人所感受的種種威脅，人類生存的荒謬性和幸福的脆弱性。他的名著有「異鄉人」、「瘟疫」和「反叛人」等。

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〇）生於當時仍爲法屬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鎮。他本身是一混血兒，母親是西班牙人，父親是法國北部農場的窮苦工人。在卡繆未及周歲時，便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馬倫戰役。童年的卡繆完全靠他的母親幫傭而把他撫養長大。卡繆早年的艱苦生活乃可想而知。貧困的生活，加之受宿命論的思想的影響，自小在他的心中逐步形成一種人存在於世界中有荒謬性的認識，因而孕育反叛的動機。

卡繆的中等教育，完全靠他的一位老師爲他弄到一筆獎學金，才得以完成。一九三五年他在阿爾及利亞大學哲學系進修，這段期間，他受到哲學家葛萊尼爾的影響，因此，對哲學和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於他家境貧困，故他在大學讀書期間，幹過各式各樣的工作，以維持生活與學業。他爲氣象所測過氣壓，販賣過汽車零件，並做過船舶經紀人的助手，還搞過報紙廣告，也因此使他投入了他一生熱切追求的事業之一——戲劇。

但不幸的是，在這個時候，他發現自己患了肺病，因此他的學業不時受到阻撓，進而迫使他放棄了大學生涯，轉向於勤勉的寫作，想成爲一位作家。卡繆離開學校後，不久便正式加入阿爾及利亞共和報，從事新聞工作。

一九三七年，卡繆的處女作「錯的一邊和對的一邊」發表，這是一本薄薄的散文集，都是旅行雜記。後於一九三八年，又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婚禮」。在這本書，反映出卡繆早年對生活、對美麗的事物，和這個世界的幸福，尤其是對北非海岸世界的關注。這些散文同時也表露出他對痛苦、死亡的恐懼及將人類從充實的生活隔離開來的那種「孤獨與憎嫌」。

一九三八年，他組織劇團，在法國和中南歐各國作旅行演出。他的演技精湛，深獲觀衆好評。自一九三九年起，他開始轉入巴黎晚報担任記者。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爲德軍所佔領，大多數的法國作家都紛紛加入抗德戰鬥行列，或從事地下工作。此時年青的卡繆正担任地下報紙「戰鬥日報」的主筆，撰文鼓舞民心士氣，同時還經常爲地下反納粹刊物「法蘭西文學」撰稿。爲這本刊物寫稿的都是當時法國著名的作家，如詩人艾呂雅、小說家薩特等。

一九四二年，卡繆出版了第一本小說「異鄉人」，這本書立刻獲得文學界和思想界的重視，因而奠定了他在法國文壇的領導地位。

一九六〇年，正當卡繆創作力最豐富的盛年時，他在一次車禍中死亡。在死亡前的一九五七年，他以「異鄉人」一書，被評爲「具有遠見的眞誠，剖析了現代人類良知所面臨的問題」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卡繆說：「二十世紀是恐懼的世紀。」他認爲周圍世界和「自我」是格格不入的、互相敵對的，每個人都是孤單的，是「被扔到」這個同他對立的世界上來，因此，每個人都感到「恐懼」，都感到周圍的一切是陌生而危險的。「恐懼」成爲卡繆一切作品的主題。最大的「恐懼」就是死亡，他認爲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可以信任的和可以留戀的，人的存在就是期待着死亡的來臨，換句話說，活着就是等死。他的代表作「異鄉人」所描述的，就是生的徬徨與死的困惱。卡繆的小說情節，大都是平鋪直敘的，但是加上了情節中象徵的意義和整個小說的象徵處理，「異鄉人」就變成了一個與當前社會和道德的虛僞面目，完全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世界在這人的意識中，無疑是個陷坑，審判也不過是死亡的象徵，人生的無意義，也在他的孤獨無援的陌生中，充分的表現出來。此外，卡繆另外一些作品，如「瘟疫」等，都發出了死亡的悲鳴。卡繆的作品，正是他生活的社會已經腐朽墮落、悲觀絕望的反映。

薩特（一九〇五——）生於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在法國北部阿佛隸省及巴黎任教，德軍佔領時期曾參加地下活動，同時主編「現代」雜誌，逐漸成爲著名的作家。薩特深受德國存在主義者海德格哲學理論的影響，一九四三年，他寫成了「存在與虛無」一書，闡明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體系，此後還寫了「境遇」一書，並發表了小說「嘔吐」、「牆」、「自由之路」，和他最重要的劇本著作：「蒼蠅」和「關上了的門」等。

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且創造之。」是指明人的「自我」的存在先於本質。按照薩特的觀點，就是說人要把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自己的行爲需要由自己選擇，人既不能從沉重的負担中逃避責任，也不能依賴希望而行動，因爲上帝已經死亡，故唯一能夠主宰自己的，決定自己命運的，只有自己的行爲，人選擇自己的行爲，是絕對自由的，因爲人需要從絕望的、痛苦的、令人厭倦的、令人嘔吐的現實的存在當中，把自己拯救出來，所以，人要面對一切殘酷的現實，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話是說得冠冕堂皇，其實就是一句，在現代西方社會，人們所遭遇的痛苦和摧殘，是人們自己自由地選擇的，應該歸咎於自己的命運，與剝削者無關，與社會制度無關。你不要反抗了，反抗也沒有用，因爲連上帝都死亡了。

「蒼蠅」是宣揚薩特的哲學思想的劇本。薩特以希臘神話中的阿赫斯特爲代言人，强調人應有絕對的自由，宣揚在沒有上帝的世界裏，人是自身唯一的主宰。他說：「人除了他意圖成爲什麼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他自覺自己時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是行爲的總合之外一無所有，除生命之外一無所有。」

薩特作品的氣氛，通常是憂鬱的，和其他存在主義者一樣，認爲宇宙的存在是荒謬的，人物通常是犯罪的絕望的，無理由存在的。他的小說「嘔吐」就反映了這種思想，書中主角何剛丹，在絕望的時刻，覺得人、物甚至自己，都令他想嘔吐，因爲宇宙是荒謬的，沒有理由存在。他說：「我們是一羣在困窘中存在的人，爲自身所困窘，我們大家都沒有理由存在……我只能說那些樹，那些柵欄，那些石子是多餘的……多餘的，那些栗樹……多餘的，那女神的雕像。……而我，怯懦的，慵倦的，猥褻的消化着，搖曳着一些憂鬱的思想的我，也是多餘的。」

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學獎決定頒與薩特，但是他拒絕了，可能他認爲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多餘的。

生活 理想 愛情

·夏洛桑·

生活

生活，首先使我想到的是担子，很重的担子。

生活是一挑重担，牢牢地壓在我們的肩上。——房租五十斤，伙食費三十斤，孩子的教育費二十斤，這加起來已經足足一百斤了！可是，還有應酬，還有醫藥費，還有……這是百上加斤、百上加十，甚至百上加百、百上加數百了！

在生活的途程中，也許你我都是駝子了，儘管我們的腰還未折下去！

生活，生活！生活何止是一挑重担呢！

生活是一把刀，一把操在狂漢手中的刀！房租狂漲、物價狂漲……；房租是一把刀，物價是一把刀，它們四出追斬，迫得小市民們走投無路！……

當然，生活更有鮮花甘露的一面，這是人生的希望和努力的目標。

沉溺在豪華奢侈中的人，他們的生活是一泓死水，沒有浪花彈跳的意義。

在生活的火綫上搏鬥的人，生活是一個戰場。也許，敵陣前的碉堡在等待他去攻擊，彈坑後的花樹在等待他去培育。……

「有沒有生活」，這是寫作的朋友們經常說的一句話。

我想，要有生活，那麼先別讓自己去和豪華吊燈及名貴地毯成爲一件「三文治」！

理想

理想？

世故、「現實」的人聽了會失

笑，甚至大多數飽經憂患的人也會嗤之以鼻：——那是年青人的夢囈！

假如不能在客觀現實中落地生根、萌蘖茁壯、以至開花結果，那麼，所謂理想也只不過是空想、幻想，或者是痴想、狂想。

眼前的世界沒有世外桃源，沒有唐・吉訶德持長矛、騎瘦馬的天地，都市中也沒建造現代烏托邦的荒島。

什麼個人的理想呀，許多時候也等於是笑話，在那堵現實殘酷的高牆面前，許多人都碰得頭破血流了！

於是，許多人畏縮了，許多人看「化」了，他們一個個地聰明起來，一個個地丟掉那些可笑的、幼稚的、什麼撈什子的個人「理想」，他們「現實」起來了。

然而眞正的理想還是有的，應該有的。不知正有多少人立定脚跟，切切實實爲它而奮鬥，假如有人以爲這就是「唔化」的傻子，那麼這種「傻子」的勇氣和毅力，也正是「聰明人」所欠缺的。對於他們，我肅然起敬！

愛情

什麼是眞正的愛情呢？也許我還不懂。

少年的時候，我們有幻想。那時候，愛情是美麗而飄渺的海市蜃樓，是帶着露水的繽紛花環，是陽光在小水滴上面所折射出來的動人的虹彩。

然而，太年輕的愛，有多少顆嫩苗成長起來呢？

唯一可取的，也許是那份眞誠與熱烈。

接近中年，人變得「現實」，連愛情也就「現實」起來了。

——有人說，愛情就是金錢，金錢就是愛情的代名詞！

想起少年時候的狂熱，彷彿那是一場了去無痕的過夢！

老年人，一切都定型了，愛情也是將進入人生博物館的紀念杯了。一切無可斡旋，也許，那是圓滿的喜劇；也許，那是慘痛悲劇的最後一幕。

——愛情在你的生活中佔百分之幾的分量呢？

我問一個女孩子。

——假如我有了男朋友，那起碼佔百分之五十了。

——婚後呢？

——也許百分之八十吧！

——在結婚之前，愛情只能佔去我的生活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位置。

——你是冷血動物！

朋友，我是冷血動物嗎？那麼，愛情在你們的心目中又佔百分之幾呢？

愛情不能脫離理想、生活和現實而獨立生存，我們不要市儈的愛情。

當然，我們要愛情，也要麵包，沒有麵包，愛情也會餓死的！

但是，假如心靈乾涸得沒有情感的一滴水，那麼你同樣會渴死，會被麵包梗死、塞死！

朋友，願你找到美好的愛情！

扼殺

君別

孩子出生的時候，或者更早的時候，人們就熱烈祝賀。

孩子出生的時候，第一個聲音既是報喜，又像是哭聲。對於這個世界，他也許覺得不習慣，不能適應，於是努力掙扎出第一聲——一

個新生。

人們對於孩子的誕生，欣喜代替了一切，希望代替了艱辛……

店門口來的一個女孩子，來得這般突然，有時候看見她穿着校服，才知道原來是還在讀着中學的女學生。也許只有十六七歲吧，身體發育得很好，這個時候的女孩子早熟。

可是以前她很少來，聽同事說，是老闆大兒子阿寶的女朋友，可是後來沒有見過她來。

她憂愁着臉，天天來，在門口走來走去，等着阿寶。

有時候，她笑笑，但很勉强。於是在這笑容之中，我意想到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故發生在她的身上，而且非要立即解決不可。

有時候一天之內，接到了她十多次的電話，說是要找阿寶。

這個阿寶，却是避不見面，看見她來了，往閣樓上就跑。

過了好幾天，我聽同事說，那女孩子懷了兩個月的孕，要打掉它，可是阿寶籌不到錢，正在向人家求借。

又過了一個多月，那女孩子又來的時候，才看到了她的少女般的笑容，笑得開朗一點。

阿寶是若無其事，那女孩子却是死裏逃生，墮了胎，可幸手術有靈，保了一命。

又過了半個月，那女孩子比較少來了。於是我們就又經常聽到阿寶怎樣摟着別的女孩子跳舞的故事。

第二個女孩子會是誰。

孩子誕生的時候，我們又希望他長大成人。今天的一些孩子不但自己被扼殺了，而且又在扼殺了別人。

母親腹裏兩個月的孩子不懂得哭聲，在默默之中死去。可是手術刀霍霍的聲音，似乎越來越響，震撼着人們的耳朵。

·世界藝苑動態·

法國十九世紀繪畫的復甦

長纓

最近，法國十九世紀某些畫派的繪畫有了復甦的跡象。此等形式的繪畫果眞值得復甦嗎？

本世紀以來，畫壇上不斷出現各種現代流派，這可是藝術品商人在傳統上大受讚賞的藝術作品不可多求的情況下向市場推銷的代用品？

人們對多個出身於古典派的現代繪畫大師的藝術成就的評價有沒有偏差？他們前期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價值是否被人忽視了？

過去對某些作品所作的「好」與「壞」的評價在今天還有什麼意義嗎？

爲了讓美術愛好者有機會欣賞到很多未爲人們所認識的法國十九世紀繪畫原作，從而聽聽他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弗朗索瓦·瑪蒂和奧利維耶·德彼納在巴黎的裝飾藝術陳列館舉辦了一個法國十九世紀學院派等繪畫的展覽。

這個畫展的特點是它的組織者力求展出的作品能反映出法國十九世紀繪畫的全貌，把當代藝術大師的「雅作」和具有同樣代表性的「俗品」共冶一爐，打破一般藝術史展覽的常規，不重視作家的名氣，不理會作品的源流，把作品按不同的題材分類展出，使觀衆能從愛好與風俗習慣

這個角度對十九世紀法國繪畫作一個巡禮。

巴黎「費加羅報」配合這個畫展從今年三月十日至五月十四日向參觀畫展的人徵詢意見，探討他們對十九世紀法國繪畫以及對這次畫展的各種反應。這次畫展的入場參觀人數是四萬一千二百五十人次，其中有一千九百三十八個從十一歲到八十七歲的觀衆回覆了「費加羅報」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據說，這次回答問題人數的比例是在歷次類似的徵詢意見中較高的一次。在這一千九百三十八份意見書中，有一百五十二份因答案不完整或不明確被視爲廢票，因而下列的三個問題的統計結果是根據其餘的一千七百八十六份意見書作出的：

一、你喜歡法國十九世紀學院派的繪畫嗎？

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答覆的有一千零二十四人，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三；否定的有五百三十五人，佔百分之二十九點九五；對這個問題不表示意見的有二百二十七人，佔百分之十二點七二。

二、在展出的作品中，你最喜歡的是哪三幅？

最受歡迎的作品是日爾維克斯（Gervex）的「羅拉」，共得四百三十二票；第二幅是莫內（Monet）的「戈第貝爾特夫人」，得二百一十票；第三幅是沃隆（Vollon）的「花束」，得一百八十八票。

三、你最不喜歡的是哪三幅作品？

最不受歡迎的是海姆（Heim）的「力量」（二百九十九票），第二幅是加尼耶爾（Garnier）的「無主之物」（二百八十票），第三幅是麥爾松（Merson）的「聖埃德蒙德，英王，蒙難者」（一百六十四票）。

這樣的一次別開生面的畫展也引起了很多非議。有人指責這次畫展的組織者是在搞復古主義；有人說「費加羅報」成了這種復古主義的同謀者；有人認爲把藝術大師德拉克諾（Delacroix），莫內（Monet）和哈爾彼伊（Harpigniers）的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並列是一大弊端；也有人拒絕借出藏畫，但這次畫展的組織者對這些批評處之泰然，始終認爲這樣的做法才是公平的。

由於對「費加羅報」提出的三個問題表示意見的人大部份是知識分子，不能代表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意見，所以第二和第三兩個同時涉及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的統計結果可能沒有多大意義，但從他們對涉及藝術形式較多的第一個問題所表示的支持態度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儘管在形形色色的反現實主義的現代流派的重重包圍下，現實主義造形藝術的形式仍然是大多數人所喜聞樂見的。

太陽不倦

杜若香

太陽啊，是倦了吧！要到那西邊的高樓中去休息？

不！太陽照耀大地，永沒停息。

它要從那水平綫躍下去洗刷汗身，再去和西邊的人們見面，只是高樓擋住你的視綫了。

它要到西半球去，還要給東半球的人們，留下一片金黃。金黃殘了，殘紅也退了，它却還把光留給月亮。

它要移近南半球了，但却還給北半球的人們留下冬日的溫暖。

有時，它被濃厚的雲霧封鎖了，你是否會氣餒？但我却深信，雲雨過後的晴空，定然會更加倍悅人。

我愛太陽，我雖不能和它一樣，沒有夜晚，不用歇息。但我心却要像它一樣——

不倦，無畏！

海的引領

冷燃

父親去世之後，我變成了形單影隻的孤兒。

每每夜深了，我還獨個兒留在海邊，坐在岩石上，默默無言地，把自己滿腔的感情，滿腔的心事，滿腔的憂鬱，毫無保留地，完全傾注在海的懷抱裏。

而海，像一個慈祥的母親，溫柔地，愛撫地，凝望着我，以波浪的微弱聲響，給我安慰，給我鼓舞。

從海那裏，我得到了勇氣，得到了力量，

我憧憬着未來，我想——

我自幼生活着的這個島城，是如此的冷漠，是如此的陰暗。猶如一頭可怖的怪獸，張着血盆的大口，要將善良忠厚的人們一一吞噬，又像潰爛在大地母體上的一個膿腫毒瘡，日日夜夜散發着中人欲嘔的腐臭。

我討厭這樣的城市，我憎惡這樣的社會！

我要離開這塊骯髒的地方，我要到世界各地去，尋找我理想中的天堂。

爲了實現心中的理想，我穿上水手服裝，隨着遠洋巨輪，飄忽往來在汪洋大海之上。

浩渺無邊的大海，引領我走過多少鄉村小鎮，引領我走過多少城市港口。七年多來，我涉足到地球東西南北的每一個角落。在我的眼前，浮現出各各不同的世界。

從亞洲出發，我到過非洲；我到過美洲；我到過歐洲；我到過大洋洲。

在一切西風殘照的城鄉裏，貧窮、失業、疾病、和飢餓，像瘟疫一樣，到處傳染，到處泛濫。

在所有利己主義的社會中，欺詐，暴力，色情，犯罪，如死神一般，向四方散播着恐怖，毒素，和戕害。

在冷冰冰的現實面前，我的理想，開始動搖，開始轟鳴，開始懷疑，開始瓦解。

我面對着從不停息的大海波濤，迸發出內心的質問：「難道世界上眞的沒有一個理想的天堂？」我不甘心，我顫慄着，我尋覓着，我等待着。

數不清有多少個遠離市岸的夜晚，巨輪航行在無邊無際，無盡無了的暗夜當中，我懷着寂寞，彷徨的心情，守候着深沉渺茫的夜海，似乎在等待着什麼，但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麼。

一天的晚上，我依舊獨自倚着船欄，陷入苦思冥想。忽然，一隻粗糙的大手，搭上了我的肩頭。

我定神一看，是海叔。聽人說，他是幾十年工齡的老海員，在大前天，才調到我們這條船上，暫補爐灶房的空缺。

海叔的面容是冷靜的，目光是安詳的。他扶着我的肩膀，坐在我的身旁。

「冷燃，我聽工友講，你經常一個人望着海出神，你在想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我——，」我張開了口，望着海叔深切關懷的神色，不知從何說起。

海叔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他懇切地表示：「我知道，你是一個好青年，跑船這麼多年來，你一直沒有沾染上不良的嗜好；看得出來，你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猜想，你是一直在尋找着眞正的人生道路？」

海叔的話，刺中了我的心事，我茫然地點點頭。

「冷燃，路是人走出來的，但一個人不可能走出一條路來；只有經過千百萬人的脚印，滿地荆棘才可以踩平踏碎，沒有路的地方才可以闖出路來。

「你要求進步，這是很好的，但是，在尋求進步的道路上，也需要更多的同路人，也需要更多熱情的手呀！我希望，我們之間，能夠互相了解，能夠共同探索。」

海叔誠懇率直的話語，像起伏的波濤般，在我的心底裏劇烈地澎湃，翻滾，迴響，我終於忍耐不住了，

「海叔，難道世界上眞的沒有一個理想的天堂？」

我哭了，我流着淚，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鬱悶，把自己的苦惱，完完全全地，在海叔的面前，一一傾訴。

海叔冷靜地聽我講述着我的身世，我的理想；他的面容漸漸顯得嚴肅，開闊；他的目光越來越流露出堅毅與明

朗。

他沒有打斷我的自述，他始終注視着我。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的眼淚乾了，我的敘述完了。可是，海叔依舊沒有作聲，依舊出神地注視着我；我也定神地望着海叔，希望從他的臉面上，得到一個徹底的回答。

過了好一會，海叔站了起來，同時扶起了我，他語重心長的說：「冷燃，世界上的確沒有現成的天堂可以尋覓得到；也沒有理想的天堂可以等待得來。只有依靠自己的雙手，依靠羣體的奮鬥，理想的天堂才可能實現。」

多麼透澈，多麼響亮，多麼堅定，多麼明確的話理！像一道閃電，照亮了我靈魂的昏暗；像一泓清水，洗滌了我腦海中的迷濛；像一股勁風，吹開了我心靈上緊閉着的窗戶；像一曲戰歌，喚起了我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的銳氣。

我緊握着海叔雙手，感到有一股暖流，有一種力量，從他熱呼呼的大手中傳過來，我覺得溫暖，我覺着依靠。

這時，我忽然回想起，七年前，父親去世後的不久，島城的海，曾經給過我慈母般的愛撫，慈母般的慰藉，使我鼓起了尋求理想天堂的勇氣。

如今，我碰見了海叔。他的名字，亦和海一樣，使我同樣的覺得親切，同樣的覺得慈愛；而且，樹立了創造理想天堂的信心！

從海叔身上，我彷彿看到整個汪洋大海的縮影，是那麼深邃，是那麼壯闊，是那麼偉岸，是那麼感人。

我多麼希望，能和海叔多相處一些日子；我多麼希望，能從海叔的身上，多汲取一點營養啊！

可惜，我們只在一起生活了不到半個月，海叔又被調到另一條船上去了。

臨別的時候，他對我說：「冷燃，我們是在大海中相識的，希望我們之間的友誼像大海一樣永不乾涸；希望你像大海一樣，朝着光明，朝着眞理，永不停息，永不氣餒。將來，在大海的另一面，我們再見吧！」

我牢牢記住了海叔這番話，我渴望着能夠早日與海叔再見面。但是，想不到，這一別，竟成了永別。海叔在和我分手之後不久，在另一艘船上，爲了搶救鍋爐房內一位海員兄弟的生命，被高溫爆炸的鍋爐蒸汽嚴重灼傷，終於，永遠，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再見不到海叔，再見不到他堅毅的面容，再見不到他熟悉的身影；但我永遠懷念他，我永遠懷念着我們之間，那短暫而眞摯的友誼。

我應該感謝海叔，是他指給我正確的道路和方向，「只有依靠自己的雙手，依靠羣體的奮鬥，理想的天堂才可能實現。」

我將永遠記取海叔臨別的贈言：「像大海一樣，朝着光明，朝着眞理，永不停息，永不氣餒。」

在大海的引領下，我又回到了島城，我決心和更多的同路人一起，用手和腦，創造出一個理想的天堂來。

並且，我堅信，理想的天堂不只可以在這個南國的小島上建立，而且，可以在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裏，都顯示出她奪目的光輝！

哀悼你，飛車下的「英魂」

（澳門）野草

你尋求到什麼？
當你和這世界永別。

人們只記得這個瘋狂日子，
愉快的彩球
和巨型廣告牌上的——
香烟、汽水；
房車、輪胎
和超音速的電單車。

熱辣辣的場面
點綴了花綠綠的世界

你像披上盔甲的武士，
騎了騰雲的神駒。
向平坦奔馳，
朝陡峭飛躍。

我知道你有過美麗的幻境

閃爍的銀杯，
五光十色的鈔票
和千百人狂野的呼聲。

而你渾忘了，
你押上了年青的生命。
你尋求到什麼？
當你和這世界永別。

馬達聲的轟鳴，
蓋住一切。
而今屬於你自己的
是一個抱憾的沉默。

（作者請示地址）

文藝書訊

△七洲洋外　黃東平著。長篇小說「僑歌」的第一部。反映昔日南洋「華僑社會」的生活圖景。香港海洋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八元七角。

△櫻花和友誼　冰心著。散文集。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小橘燈、陶奇的暑期日記、再寄小讀者（通訊一—七）、櫻花讚、櫻花和友誼等篇。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窄路　阮朗著。長篇小說。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七元八角。

△沉沉的鐘聲　史青著。短篇小說集。收入短篇小說共十篇。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四元三角。

△「僑領」正傳　胡圖著。長篇小說。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五元四角。

△瞎漁夫傳奇　多久恭著。都會小說。七十年代月刊七三年五月號抽印本。七十年代月刊社出版。定價港幣五角。

△夜鬻生　年紅著。八個短篇小說的結集。南馬文藝叢書之一，南馬文藝研究會編印。

△小島醒了　尤琴著。中篇小說。「七十年代文叢」之一，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

版。

△長夜集　方修著。雜文集。收入隨感文字五十多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我不再有眼淚　泰國短篇小說集。選譯了陌・沙拉兀的「我不再有眼淚」等十一篇。十一位作者都是當前泰國知名作家。由沈逸文編譯。香港海洋出版社出版。

△小琴妹妹　金依著。長篇小說「還我青春」第三部。文教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繁花集　文絲著。散文集。包括散文二十二篇。戈壁叢書之三，七十年代月刊社出版。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都市詩鈔　舒巷城著。詩集。包括新詩六十三首。戈壁叢書之四，七十年代月刊社出版。定價港幣二元四角。

△魯迅與美術　黃蒙田著。輯錄有關魯迅的美術隨筆凡十一篇。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二元九角。

△湖畔集　黃蒙田著。散文集。凡三十五篇。現代文叢之一。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七角。

△頂嘴　雙翼著。短篇小說集。共八篇。現代文叢之一。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一家人　海辛著。短篇小說五篇的結集。香港宏業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一角。

△魯迅文學論　羅烺編。輯錄魯迅有關文學評論的若干章節，歸納爲十五個專題。香港益羣出版社出版。

△破土篇　卓力著。雜文集。凡五十篇。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海畔拾荒集　羅隼著。雜文集。凡四十一篇。現代文叢之一。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蒼蠅集　李向著。雜文集。收入雜感及隨筆四十三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苦難的航程　馬德著。詩集。新加坡大業出版社出版。

△風下隨筆　林臻著。雜文集。收入雜感及隨筆四十餘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戰士與蒼蠅

——取魯迅名言之意而作，斥某類人對魯迅的惡毒誣蔑

（新加坡）迎風

老戰士流盡最後一滴血
倒在戰場上
停止了呼吸
一羣又一羣完整的蒼蠅
飛到屍體上
嗡嗡亂叫
議論不息
噢，這邊有刀傷
噢，那邊有潰爛
完整的蒼蠅發現
老戰士身上的創傷
有如財迷中了大彩頭獎
有一條平凡的道理
只有蒼蠅不會知道
正因爲戰鬥得英勇頑强
老戰士身上才有那麼多創傷！

冷暖人間

（泰國）陌·沙拉兀作
沈逸文譯

作者介紹

陌·沙拉兀，泰國名作家兼名報人庵蕾·戍乍能的筆名，擅長著作短篇小說、散文、劇本等，作品頗豐。

陌·沙拉兀於一九二九年十月卅日誕生於佛統府甘烹盛縣。作者的生活經驗十分豐富，他經歷過殘酷戰爭的浩劫，嘗盡了窮途潦倒的滋味。當他在曼谷修完中學課程時，恰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登陸泰國時期。當時，爲了解決失業之苦，他曾投進廊曼機場當學徒（當時的廊曼機場，完全處在日軍勢力的控制下。），練習修理飛機，以至獲得畢業證書。在此期間，盟軍爲了盡速把戰爭結束，幾乎每天都向廊曼機場進行轟炸。一切血淋淋的戰爭史蹟，成爲他日後創作小說的好材料。

戰爭結束後，他除了一面繼續讀書，一面不擇職業（只要是正當的）地工作外，他還懷着一個過着作家生涯的希望，不停地寫稿。可是，初時他的作品都不獲錄用，這打擊，曾使他心灰意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後來，他從泰南回到曼谷，決定先做一名新聞從業員，然後再慢慢地練習創作小說。經過朋友三波四折的介紹，他進入了當時的「歷里猛」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不幾年，便轉進「圖畫新聞」午

報當採訪主任；及後，再榮膺「論社里」日報總編輯。刻下，他仍服務於泰報界，除了以幾個不同的筆名給幾家日報撰寫專欄文章之外，後固定給幾家文藝刊物撰寫短篇小說。

陌．沙拉瓦從事短篇小說的創作，開始於一九五七年，作品居多發表於幾家著名的文藝刊物上，例如：「暹羅時代」、「沙軍泰」、「盛戍」和「奔集」等。他的作品，大都憑親身經歷，以反映社會現實爲內容。通過他的筆尖，替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做了一定的申訴。他嚴正地恪守着自己的信念：

「凡是屬於大衆的利益和幸福的，時時刻刻都甘願奉獻出自己的勞力和腦汁！」

陌．沙拉瓦十多年來的筆耕生涯中，除了以別個筆名所寫的長篇小說和其他文章之外，短篇小說的創作不下兩百多篇。其中較著名的有「醜惡的靈魂」、「社會奴隸」、「我不再有眼淚」、「可愛的土地」及「最後一級梯子」等等。

（泰國）**沈逸文**

坐在越。哇廷面前的那個人，不錯，他是一個正值年富力强之齡的男子，可是半眼都見不到他有個跟男子漢相像的體格。他瘦削得只存一層包裹着骨頭的皮。臉頰深陷，顴骨顯露，像醫科學生在講解室裏對着頭顱標本一般，立刻可以指出耳部、臉部、鼻部、和其他部位的骨骸，是什麼名稱，有着怎麼樣的形狀。

越。哇廷不想正視那個人物，因爲他的眸子裏連半點水份都沒有，比那成年缺乏水份的土地還更乾涸。那顫動着的嘴唇呢，同一片薄薄枯焦，遮住嘴邊骨頭的皮並沒有什麼差別；咳嗽而引起的聲響，幾乎每一分鐘都沒有間斷。有的時候，他咳嗽得劇烈，那包裹着顴骨的臉皮，便顫動不已，待咳嗽停止了，他就比手劃脚，表示要到盥洗室裏去，因爲他的嘴裏含滿鮮血，無法開口說話。

不錯，……他必須前往把血唾去，不能玷污任何地

方，因爲他，……是一個患上了肺癆的病人！

「我必須前來向閣下請求最後的一次幫助呀！」當他停止了那因多次的走動，疲勞過度而引起的喘息之後，便發出嘶啞的聲音說：「如果這次得不到閣下的幫助，我看來就必須依靠佛寺，而且是越隆（義山莊）的佛寺呀！」

「你爲什麼放任病情嚴重到這個地步？現在有關肺癆的特效藥品是那麼多。」越懷疑地駁問：「我的一個朋友病況比你嚴重，兩邊肺葉都滿是蛀孔，他還能靠打針和手術治療，把它治癒，而且像母猪一般的肥胖！」

那個皮包骨的客人乾癟地笑，他的笑聲好像把沙粒撒下紙上一般。

「閣下也許已瞧見我這副形狀了吧。」他俯下頭去瞧着自己，用意也許是想讓對方瞧清他身上所穿的衣服，比有錢人家家裏的抹桌布更要糟透。他說：「我家打自先祖以來便做工人，而且一直棲身在華喃蓬車站旁，莊柳港乾那座在當時還有權利可向人家炫耀着那百補的屋頂，——現在已不復存在了的茅屋。我們過着聽天由命，一天挨過一天的生活，一旦病倒，就只有依照最簡便的方法治療；碰上好的藥品就痊癒，遇着劣藥或無藥可得時便告完蛋。」

「醫院裏有醫有藥，幹嗎不去；莫非害怕醫生？」

「害怕醫生？」他重複那句話之後，便接着再度笑起來，看他實在是一個富有幽默感的人。可是，他的幽默感却使越很想哭泣。他說：「像我們這些人會害怕醫生嗎？我說是醫生害怕我們才對呀！」

「此刻才聽說到醫生害怕病人，平日知道的只有病人害怕醫生，害怕醫院而不敢去，要待病況嚴重到無辦法醫治之時，這才願前往求治；有的幸而脫險，有的當抵達醫院時，醫生還來不及診查病狀，便告氣絕身亡了。」

「閣下所說，也許不無道理，我不想辯駁。但是，人家究竟爲什麼不願去醫院，恐怕也有其原因的吧？」那個男子稍爲移動着身體，舉起手來把口遮住，然後咯、咯、咯地咳嗽了兩三下：「一向來，像我們這些窮人，每一次到醫院去，總是好像前去求乞，要使醫院失落了一點什麼光彩似地。我們受到醫院裏的每一個人，打從守閘、雜役、以及女護士和有些醫生的大聲喝叱、驅逐。實情是如此的呀，我們這才竭力先想辦法自醫。如果自醫能醫好，便不必前往醫院忍受那些刺痛心靈的冷嘲熱諷；倘若嚴重，那就只得咬緊牙齦忍受下來，撐着久經病苦折磨之身，前來承受更深一層的精神威脅了。」

「你把醫院說得一文不值，好像醫院不是服務民衆的場所！」越略略替醫院做了一下溫和的抗議。

「哎呀，閣下經營報業，理該老早知道此中情事了。」他有點傷心地抱怨：「我看您最好犧牲一點時間，親自前往瞧瞧，把事實拿來同我所說的話比一比。我幾乎已走遍了每一間醫院，如果有可以容人的地方，我是不會登門前來請求閣下幫忙的！」

越・哇廷以不信任的眼光瞧着坐在面前這個人物的臉，可是，對方却以挑戰和堅定的眼光回視。

「那麼，讓我試試看，同時，就請你作爲我進行試驗的媒介！」

於是，越・哇廷陪同這位前來「操冲」報社求助的男子，步上一家屬於國立的檢查肺病的醫院。

「又來了！」才一碰面，院方職官便發言相迎：「你這個人簡直就是在借病求利，所付給你的那些藥品，也許已完全拿來賣了錢，而去買海洛英吸光了吧！」

「哎呀，有誰願犧牲自己的性命，讓身體慘遭折磨之苦，而只爲了前來求取兩三顆藥丸去轉賣呀，大人！」他的聲音充滿着痛苦：「我之到來，是要求這裏給我做證明，讓我得以前往暖府的肺癆醫院治療呀！請求坤慕（醫生）發給我證明書，我的X光底片還存在坤慕處，坤慕會詳悉我的病況有多麼嚴重的。」

「你有錢繳付住院房租嗎？」

「如果有的話，我是不會這樣時常前來打擾的呀！我有錢，便前往購買特效的藥品吃，前往請醫生診治，不必抱着這個病殘的軀體，跋涉到這裏來！」

「你們就是這樣，打着這種念頭，醫院才不能有所進展。有錢之時，便到別處去治理，當沒有錢的時候，便到這裏來要求以貧苦者名義治療。貧苦，貧苦，老是這樣照顧你們，院方要到哪裏找錢買藥、買睡床、建大廈給你們享受呢？」

「唉，有誰樂意做這麼個貧苦病人呀！請高抬貴手，稟達坤慕一聲，說道我前來求取去暖府醫治的證明書。因爲那邊說過，必須有這裏的證明書，他們才肯收留。」

「你試先前往那邊，看看他們可有空着的貧苦者病床，如果有就來通知，然後才稟達坤慕發證明書給你。」

「不能先發給我嗎？如果我到那邊碰上有空的病床，折返來取證明書，再趕回去，也許剛好空着的床位又告飽滿了！」

「哦，……想要醫治就必須忍耐，必須多依靠一點自

己呀。」

「可否幫忙打個電話代詢問一聲嗎？」

「別要自作聰明，今天電話機損壞，不能跟那邊通話。」

「那麼，讓我會見坤慕片刻吧，我要叩求他的幫忙。」

「坤慕沒空，今天星期一，你理該知道星期一及星期五醫院病人最擁擠；最好明天再來，也許坤慕能見你。」

「不要緊的，如果實情這樣，明天我再來也行。可是，……嗯，……可是，請求賜些藥丸給我帶回去吃。這幾天來氣候十分寒冷，我不時咳嗽，而且有血出來！」

「頻頻咳嗽，吸一些海洛英進去便會好的，像你這副形狀，說你不吃海洛英是不可置信的。」

「像我這種病，如果强把海洛英吃進去，就只有死路一條呀！」

「別來炫耀口才，我沒有時間。看見嗎，別的病人多得很，你可以回去了。如果想要獲得到嗳府去的證明書，明天再前來找坤慕！」

越・哇廷親自瞧見和聽見全部情形和所有對答的話，他還需要繼續知道有關這方面的工作制度，於是，再帶領那個病人前往嗳府的肺癆醫院，而仍舊讓他單獨上前去接洽，越・哇廷自己則站在一旁觀察。

「需要住租金多少的房間？」職官徵詢他的意見。

「我需要以貧苦者身份寄醫的，因爲我沒有錢，同時又沒有親友可以代繳租金的。」

「可有育社那邊醫院發給的證明書？」

「沒有。我前往申請過了，那邊着我先到這裏來看看可有空着的床位，有了，才把證明書送來。」

「空病床嗎，倒是有一架，因爲它的病人，剛剛在昨天晚上死了。」

「那麼，請幫忙把我收留起來吧。」

這時那男子枯澀的眼睛開始有了一點光芒。由於那突然產生起來的喜悅，使他禁不住劇烈地咳嗽，鮮血接着又再從胸部湧了出來，他疾步走近置於那些專供前來求治病人坐待的長傍櫈旁邊的痰盂，把口裏的東西吐掉。當停止咳嗽之後，他慌忙掏出手帕把留在嘴邊的血揩拭乾淨，然後上前去找職官：

「先把我收留下來吧，然後我去請求那邊補送證明書來，以證明我確是那邊的病人，與及病況有多嚴重。」

「不行的，如果是貧苦病人，而非這裏的原有病人，則必須育社方面有證明書送來才能收留，否則，愛莫能助！」

「不能通融我這一宗嗎，大人？」

「規章已明，必須遵照規章執行，如果不遵照規章去做的話，醫院裏將充滿着非必需的病人；因爲有一些人病況非常輕微，動輒便要到醫院來留醫。因此，必須育社方面詳細審查後，看看是否適宜收留。趕快前往索取證明書來吧，如果有證明書，與及剛好這邊有空病床，我們是會收留的。」

「既然是手續上必須如此，我只好先謝謝你；如果能夠幫助我的話，請先給我預訂那架病床，我將立刻前往取來證明書。」

那個病人又一次被越。哇廷帶到育社醫院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才得到那麼的一張證明書。然而，……當帶了那張證明書再趕到嘎府去時，那病人又告大失所望。他感到莫大的傷心，以致殷紅的鮮血，又頻頻地嘔吐了出來。因爲那架空着的病床，院方已容納別位病人去了。

「醫院不是旅館，要先留床位是不行的，特別是貧苦的病人！如果是要付租金的床位，還可以磋商預訂。你是貧苦病人，當別人遵照院方所立下的規章到來時，院方也就不得不收留起來。」

這是院方職官所回答的話。

由於那病人這一次所遭受的打擊最大，使他那本已十分沉重的病況，越發惡化下去。越・哇廷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報人，每月入息也只夠自己和家庭一天勉度一天罷了。當碰上這樣一個急需救助的病人時，他只得設法在自己的「操冲」報端上，刊登新聞啓事，希望讀者們獲悉而來解囊濟助，共襄義舉。

「我已在報上刊登新聞啓事，籲請讀者幫助了。」越・哇廷對那個走投無路，茫然地求借一處佛寺作爲壽終之地的病人說。——看來那時的他，已逐漸接近死亡邊緣了。聽見越所安慰的話時，還開口笑笑。越繼續安慰着他：「我相信，我把你的事所寫成的那些新聞，一定會獲得廣大讀者的同情，我相信最後銀子和藥品，一定會不斷的湧來支持着你的性命，使你脫離此頑疾的糾纏！」

「如果各方面都有如閣下所預料，那將是我的福氣。」那男子力竭聲嘶地說。在他那乾涸的眸子裏，溢滿着晶瑩的淚珠，看起來有如池塘裏沉浸着兩顆混濁的玻璃珠似的：「我所親身領受過，全部事情的過程，使我感到宛似我們這個大地，要找一位可以依靠的上帝，是絕頂困難的事；特別是病人的上帝就是醫生！……我們這個京都，到處都設置有醫院，和充滿着醫生。可是，那些好像是窮人的上帝的醫生，實在是太難找了！」

「暫緩灰心，竭力抖擻起精神來，我會想辦法幫助你，使你遠離此惡疾的。請你相信我吧，這個大地並非有如你所理解一般的沒有上帝，窮人的上帝是有的，而且決不只一個。不信你就試等着瞧吧。關於你的故事，已經披載在報紙上，它一定會獲得人們的支持和信任，而給予熱烈響應。這是窮人的上帝的意旨，——在這個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中，都有窮人和窮人的體己者，當這大地還有他存在的時候，這大地是不會沒有上帝的！」

那男子的臉上綻開了笑容，雖則那是一個發自瀕於死亡的人的笑容，但却使見者感到一陣歡愉，特別是越・哇廷。

接下來的日子，銀子、藥片和藥針，紛紛從四方八面送到「操冲」報社，熱心的人士，特意强烈地表示：非把那貧窮病人的性命挽救回來不可。有些人士竟伸出援手，表示願負起送那貧窮病人進任何一家醫院治療的責任，他們願意代付房租和其他的一切，直至痊癒出院。越・哇廷以萬分激動的心情接受這一股從四方八面湧來的人間暖流。可是，當樂捐的義舉告一段落之後，越・哇廷在他的報上刊登了一則鳴謝啓事：

「有關讀者先生們樂捐救助貧苦病人乃輯・里佐的義舉，『操冲』謹代表乃輯向諸位致以崇高的謝意。因爲除了他的靈魂或者體會得及之外，他已不能親口向大家來道謝了。至於『操冲』所收起來的銀子及各種物品，將以乃輯・里佐的名義成立爲慈善基金，移作救助患肺癆病的別的窮苦人家之用。」

後記

筆者寫這篇小說，是爲了悼念一位以前曾在擂台上有過光榮歷史的名拳師，及後他患上嚴重的肺癆病，迫得逃離東北部當地醫院的勢利到曼谷來求醫。他一心希望依靠曼谷的「上帝」，可是，結果碰上了那家肺癆病院那種「官樣文章」的工作制度！不錯，這篇小說有些對話也許過於激烈，但却不會超越顯現在每一位貧苦病人眼裏的事實。如果這篇作品能促使衛生廳改善工作制度和調整職官們，使他們感悟到自己眞正的任務，是每一個人民——不管是富有的或貧窮的——的公僕，眞能做到爲人們的「上帝」，而不是「壓制」，筆者將會感到莫大的喜慰。

陌・沙拉兀

附識：本篇原題「沒有上帝的大地」，選譯自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二年第九期的「色他功」半月刊。

王鷹插圖

桃李無言

石華

很久便盼着這一天——當上教師，「桃李滿門」。如今，這一天實現啦。但你可猜得着：這滿門桃李，會是「無言」的「桃李」？

是去年初秋的一天。

中學畢業了，寫了很多求職信，都如石沉大海，只好獃在家中發呆。梁姨的到訪，揭開了我生命史上新的一頁。

「惠，想當教師嗎？」這個我媽的忘年之交，用如同對自己親閨女般慈祥的眼光打量着我。

「嗯！」不知怎地，面刷一下紅起來了。

「好哇，就來我們的學校担當一席吧！」梁姨爽朗地笑着，拍拍我的肩頭。「今學期新生多了，正需要增

添人手。」

她的話打動了我，我興奮地望着她。

「不過……」她神情驀地變得嚴肅了，「我得先告訴你：你的學生，是又聾又啞的！」

「什麼？」我險些兒跳起來。

「不什麼，」梁姨冷靜地說：「他們的確是又聾又啞。但却不是一出世便這樣，而是小時患上了痲疹、腦膜炎、發高熱，家貧失醫而釀成不幸的。」

她頓了頓，凝視着正發窘的我，聲音又變得如春風一樣溫暖。「你想想：如果你也像他們一樣，聽不到別人的聲音，也不能把自己的心裏話說出來，你會多痛苦啊！」她說。

「惠，你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教他們『說話』，教他們知識，教他們求生的技能，和他們交上朋友，減輕他們的苦痛嗎？」

情感在心底激烈的盪漾、翻騰，一陣衝動使它化爲從我口中清晰吐出的三個字：「我——願意！」

來自太平洋的海水，輕輕地拍擊着近郊的岸邊。

上了綠草如茵的斜坡，映進眼簾的便是那幢兩層矮矮的樓房。

聽梁姨說，這所小小的聾啞學校創辦整整二十年了。她從創辦的第一天就開始在這裏當校務主任。由於學生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學費收得很廉，所以薪金不高，但她竟憑着一顆愛心，就這樣堅持下來！

我佩服她，也委實感到這工作很有意義。

爲了讓我能進入學生們的「世界」，一星期來，她每天放學後便到我家，教我聾啞人的「手語」。

那些「話兒」可難記啊！一會兒左手，一會兒右手，有時握拳，有時板起手指；手放的位置也千奇百怪，伸得直直的也有，橫在胸前的也有，有時甚至要像扮鬼臉似的放在頭頂！

每天，我就這樣，對着鏡子練啊練，口裏唸唸有詞，手就隨着揮舞。甚至飯菜凉了也練，躺在床上也練，媽見了不由心疼，說：「瞧我家的傻閨女，着迷啦！」

我沒應她，心裏却甜滋滋的；想：我就是這種脾性嘛，說幹的，就要好好地幹。

苦練見成績，一些基本「話兒」會「講」了。如今，只待我踏進這幢樓房，便開始第一天的教學生涯。

「惠，早啊！」想不到梁主任——梁姨早在校門口等着我。

「來，隨我到你那班！」梁姨帶着我步上那木樓梯，拐個彎，在寫着

「四年級甲班」的門前停下。「從今天開始，你便是這班的班主任了。」

接着，她壓低了嗓子：「這班的秩序算是不錯的，只是冼志强——我們叫他『小搗蛋』的頑皮點。他就坐在教案相對那行的第二個位，你得多留點神！」

「好了，現在進去吧！」她開了門，我們就步入課堂。

四面牆的白灰顯然有點剝落了。二十多個學生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兒，睜大眼睛瞪着隨着主任進來的這個陌生的老師；而這個老師也用同樣好奇的神情，仔細地瞧着她陌生的學生。

瞧不清梁姨做了些什麼手勢，課室驀地響起了熱情的掌聲。我正有點不知所措，梁姨打個眼色，小聲對我說：「他們在歡迎你啦！」

我禮貌地招呼一下，打着手語示意「靜下來」之後，第一課——國文課便開始了。

昨日托媽去市場買的番茄、白菜、蘋果如今全平放在枱面。我隨手撿起一個蘋果，就朗聲把「蘋果」兩字讀出來。聽梁姨說，目的是使他們看熟口形，這叫作「口語」。

反應來了。他們底兩唇隨着我而上下掀動，但却沒有聲音，偶爾有些發出來的，也是刺耳的「啞啞」聲！

突然，從潛意識裏使我感到一陣遺憾，又一陣難過。可憐我的學生，眞的都是一些聾子、一些啞巴！

他們倒很能遵守規矩，這一課很快便熬過了。我快步走出了課室，深深地呼出一口悶氣，吸進一口清新的凉風。我，唸書多年，從未上過這樣的課，靜得實在可怕極了！

自小養成的倔强，加上一股「同情心」，還是戰勝了那動搖不定的心神。第三堂，又是我上的。

可能是熟了吧，那刺耳的「啞啞」聲多了，鄰位互相逗戲也放肆了。最可恨的還是——當我在黑板上寫完生字轉過身來的時候，竟發覺有一條紅紅黑黑的蜈蚣，伏在我教案上！

「哇！」我雖然秉性倔强，但生平却最怕這些鬼東西，如今突然看到它，怎由得不叫起來！

驚魂未定，却見到那蜈蚣「嚓」的一聲跳到前面第二個坐位，看清了，原來用綫扯着的那條「蜈蚣」，竟是膠製的！而扯綫的人，就是梁姨叫我多留神的那個「小搗蛋」！

瞧他：還挺高興似的手舞足蹈四處向人示意，其他的小鬼，居然也跟着拍起掌來！

我可氣啦！氣得頭頂像冒烟！

「我同情你才來教你，但你們居然這樣對付我，好！就讓你看看本老

師的厲害！」我狠狠地咬咬牙。

「站起來！」我大聲地叫。

他們都靜了。呆呆地看着盛怒的老師。

「站起來！」我再大聲地叫。

「小搗蛋」還是吃驚地望着我，可就是沒有站起來。

我突然想起，他們是聾的，根本就聽不到我叫喊什麼。我只好再用力打着手語。

他終於慌張地站起來了。尖尖的臉灰白了，眼珠兒滴溜滴溜的亂轉，身子不斷向後靠攏，像逃避什麼似的。我沒好氣地再做手勢，他把右手伸了出來。

拿起間尺，我就一下一下使勁打下去！到我怒氣稍爲平靜的時候，他掌也紅了、淚也淌出來了，但眼睛却閃出了絲絲恨毒的光芒。

我發覺：四周，也閃着同樣的光芒。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氣。却仍然倔强地回敬他們以同樣的目光。

下課後，心裏很不安，便下教務處，想跟梁姨商量商量。

梁姨正送着一個家長出門口。

「惠，讓我介紹你認識，這位便是洗志强的媽媽。」

「老師，你好！」她熱情地向我招呼。可是，她兒子洗志强不就是「小搗蛋」嗎？剛才我還打過他哩！

「老師啊！志强眞是命歪，」她滔滔不絕地向我傾訴，「三歲那年患上痲疹，又剛巧碰上幹打石的他爹肺病發作。錢，自然讓給大人看病啦，他就只好送去一些收費廉的黑市醫生處。但誰料痲疹醫好，耳却聾了呢？」她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幸好，你們辦了這間學校，教我志强讀書識字，收費又平，老師又好。」她拉着我的手：「老師，眞多謝你教導我們志强了！」

我勉强地微笑着，但面上早已飛紅！

送走了志强媽，但送不走那滿不是味兒的心。

「惠，你看家長對我們期望多大，我們又怎能不盡心教育他們的子女呢？」梁姨望着志强媽的背影，感慨地說。

初秋的凉風，陣陣從門外撲向我的臉上，腦子像清爽點，但面上還是燙燙的。

沉默了一會，我終於忍不住，把剛才課堂的一幕全告訴梁姨。她也沉默了。

難道我打錯了？但他們眞頑皮，眼光又是那樣恨毒——胡思亂想的我，正等待着責罵。

「惠，你知道嗎？」她底聲音是柔

和的，却聽得出內裏含有的激動。

「一個聾啞人，不能說、不能聽，往往便以爲自己受到了歧視，所以自卑和疑心特別重。『小搗蛋』是做錯了，但你打了他，你和他們班的裂縫就會大了。」

「那……那我該怎樣辦？」

梁姨沒有理我，仍然定神地看着門外。

門外，秋風輕輕吹拂着滿坡的綠草，像慈母的手愛撫着她的骨肉，那太陽暖暖的照耀着大地和海洋，像慈父般恩澤着他的子女。

梁姨輕輕細語：「那是感情問題。」

斜坡的草，黃了又綠，枯了又新生。轉眼又是翌年的春日。

太陽暖了，風暖了，我們班的課室也暖了。

自從去秋打了「小搗蛋」後，他們眞的整整一個星期生我的氣，不招呼我，也不聽我的教。

和梁姨走訪過好幾個學生的家，和家長熟絡了，知道了他們的脾性和遭遇，我對他們的感情，就不單是同情了。

志强所遇的不幸，我班的敏兒、慧芝、偉翔等好幾個就和他相似。經過個別再和他們「談話」，互相了解，風波就逐漸平靜下來。

我「講」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給他們「聽」，帶他們到郊外寫生，到工廠參觀，開遊戲會，排演了些名符其實的「啞劇」，還搞了一次烹飪比賽；他們就更聽話，上課就更用心了。

可是志强——那個被我打過的「小搗蛋」，我眞掛念他啦！

不是他頑皮，而是今春她媽聽一些親友說起，知道有些地方能用針刺的方法醫治聾啞的，來找我們商量。大伙湊了些錢，便托相熟的人，把他送去醫療了。

是草兒剛抽芽的時候去的，現在草色已青，他該怎樣了呢？不但班裏的同學掛念他，我也挺記掛着他！

今天第一堂，梁姨突然推門進來，隨手塞給我一封信，「看看吧！惠，是『小搗蛋』寫給你和全班的！」

我興奮地告訴學生們，他們都熱情雀躍地靠攏過來。

拆開信封，一行行毫不美觀，但却熟悉的小孩子字跡出現在眼前——

惠姨姨：

在這裏兩個月了。叔叔阿姨對我很好。

他們每天給我×針，吃藥，現在已經聽到聲音，也能說些單字了。回來一定親口叫你「惠姨

姨」。

向同學們問好！

冼志强

我的眼睛濕潤了，他能說話，我多高興！但朦朧中我又見到學生們渴切的目光正等待着我。

「『小搗蛋』能說話了！」我興奮地高聲呼叫。他們沒有反應，我立即知道是自己忘形了，他們現在怎能聽到我的說話呢？

我按着內心的激動，打着手語。話「說」完了，他們全高興得笑起來、拍起掌來！

驀地，我瞥見前面一個學生停下來了，却向我打着手語。看清楚，原來她在問：「我也行嗎？」

其他的都停住了，口裏焦急地「啞啞」叫着，手不停地發問：「我也行嗎？」「我也行嗎？」

「一定行的！」我激動地說，手也激動地揮舞着。

「一定行的！一定行的！」他們也比劃着，圍着我、拉着我，一個個啞啞地叫着、笑着、跳着。

誰說這是刺耳的噪音，這不就是最動人的樂章麼？

誰說這是「無言的桃李」，他們的叫喊不就是最純潔、最眞摯的語言？

今天，我的「桃李」的確「無言」，但我會耐心地繼續教下去，直到我的滿門桃李，都能放聲歡笑、盡情歌唱！

理想

·眞金·

世界上有這樣的地方
醜惡的都變得善良
貓和狗會相處在一堂
垃圾蟲再不會滋長
黃賭毒都一掃光
刼殺案是歷史的陳蹟
夜不閉戶也一樣平安

失業是過去的名詞
青年人工作在職位上
孩子們都快樂地上學堂
老年人有地方休養
人們再不爲爭權奪利而緊張
個個都生活得幸福安詳
這樣的社會是多麼理想

重逢之日

·燦華·

讀罷詹波的來信，感到一陣莫名的喜悅；看他字裏行間，充滿豪言壯語，再沒有以往的滿腹牢騷了。

兩年多前，我與他先後從廣播公司辭了職，大家有個共同願望，要努力打出一個「天下」。好勝的我，加上經驗學識又是那麼的膚淺無知，開始時候往往碰壁，還損失了一筆金錢。幸好後來得到叔伯們的幫助，自置了一部小型貨車，專門替人運輸貨物，生活上才應付過去，只要時刻防範某方的壓力就是了。在這一段時間裏，由於得到工友們的帶動和幫助，使我認識了團結的力量，衝出了個人的小天地。

至於他——詹波，憑來信的反映，他現時是自資組織了一間電視修理公司，經常出入於新界各鄉。眞奇怪！記得他以往對無綫電是一竅不通的，一向又對電存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何以今天會成爲一名修理員呢？信末，他邀約我本星期天前去找他共叙別情。說眞的，我倆昔日既是好友，年來各爲生活奔波，見面的機會少之又少，這一遭是再不能失去機會了。

約定的日期轉瞬到臨，懷着一種探求心理來到了元朗的一條橫街。一個並不惹人注目的商號，招牌顯現眼前，不錯，是這兒了。店的面積瞥看起來，渺小得可以，但亦足夠容納一人在裏面操作；飾櫃陳列着普通的家庭電器用品，整間店舖的佈置，簡單而實際。是中午時分，可是看不見朋友的蹤影，只有一名打扮樸實的少女在店內收拾雜物而已。

「先生，想要些什麼呢？」那少女見我在她的店前徘徊不去，用徵詢的目光問我。

我馬上醒覺自己的失態，便忙不

迭的說：「請問亞詹是在這兒工作的嗎？」

「是呀！呵——你一定是尹先生了？」她很客氣的回答。

「嗯，你怎麼知道是我的？」我不免感到奇怪。

「我是亞詹的朋友，叫李淑嫻。你們的事，我很清楚的。」她笑容可掬的說。

「啊！」我開始明白了。

「他正巧出外替人修理，不久便回來了。請你再多候一會兒吧。」她給我解釋，並爲地方逼仄，無法招待而抱歉。

這位李姑娘，態度大方，口齒伶俐，亞詹得到這麼一個好助手，對他的事業將會大有幫助。驟然間，我覺得眼前的她，是那末的面善，尤其是她的笑意，那樣純眞可親，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我想着，想着……

「小尹，對不起！使你久候啦！」背後突然給人重重的拍了一下，驚醒了我的追憶。

「噢！是你——亞詹。」我掉轉頭便瞧着一個熟悉的面孔，一副矮短的身材，多時不見的他，精神面貌看來是十分愉快的。

在一番熱情的寒暄後，他便對身旁的少女說：「嫻，我們收舖吃飯去，東西收拾好了嗎？」

少女微笑地點一點頭。眼看他們熟練地關起鐵閘後，一行三人步向大街方面去。路上，我倆從舊公司的事物談到自己當前的生活上來。

「什麼？你當起了司機？」亞詹聽我談到職業，滿面盡是狐疑的神色。

「這有什麼奇怪的？」

「當然啦！以前你不是常常說，做司機的低人一等嗎？」

「那是過去的事，現在看法不同了。往日自以爲是高尚的想法，今日已行不通了。其實工作是不分貴賤的，只視乎你對社會是否有所貢獻。」我連忙向他解釋。

「——」他無言的點點頭。

「今天是我們別來的首次會面，理應熱烈慶祝一下！」當三人停步在一所茶樓前，詹波對我說。

在不能反對的情形下，我只有隨同他倆一起行進去。

「好了，該輪到你說啦！你怎會幹起技師來的？」在簡單訴說自己的近況後，我把話題轉向詹波身上。

「說起來，可算是別人激起了我的鬥志。自從離開了公司，我便到收音機廠當焊錫員，每天對着數以百計的機件，只是幹些無關重要的部位。基於對無綫電缺乏常識，所以工作不

大起勁。爲了尋求它的原理，我找些有關書籍來看，起初對那些電阻、電容器、中週、頻率等看不懂，幸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指點幫助，才一一弄通了它們的性能與用法。可是後母獲悉後，便加以反對，說這是一種沒出息的行業，大不了當一個技工而已。她的蠻橫態度，反使我的學習決心更堅；經過一次自製的擴音機試驗成功，就更加把我的信心穩定了。」他一口氣說出了轉業的開始動機。

「你很聰明啊！」我由衷的向亞詹稱讚。

「那倒不然，這都是有賴朋友們的協助才成。」他輕笑一聲，「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再經過不斷的刻苦自學，終於給我摸熟了電視的基本原理。查實無綫電這門科學，只要你有恒心，最主要的還是興趣問題，有興趣有恒心，誰都準會學上手的。」

「你總算成功了！」我不禁打從心裏佩服。以他這樣毫無人事關係，經濟能力拮据的他，居然能在短短一段時間裏，爲自己開創一條新路，這倒是他值得驕傲的事。

「呀！」我倏地記起了一個問題。

「什麼事？」他給我突如其來的驚嘆聲嚇了一跳。

「沒什麼，只不過冷落了李姑娘吧了！」我扭轉了話題。

「不！我倒喜歡你們的健談呢。」她毫不介意的笑着說。

「哈哈。」大伙兒不禁發出一陣歡快的笑聲。

對於她的笑聲，使我憶起了在舊公司工作中的一段胡鬧日子。我望着她，欲言又止。

「對不起，失陪一會。」或許她知道我想問些什麼，於是會意地站起身來，這反使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詹，她不是住在舊墟的那位少女嗎？」在她離去後，我便立即追問。

「是的，就是她！」他好整以暇的說。

「那麼，你們……」

「不要多心啦，我們是一對正式的好朋友。」

詹的話，我倒深信不疑。從他的言行舉止看來，比過往任性而又多感的他不同了。李淑嫻，是在廣播公司任職時的舊識。那時候，住在元朗區的詹波與我一同被調派到新界來，因工作關係，時常經過她的屋門外；她那純眞的笑意，熱誠的招待態度，使我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加上我倆都是樂談喜玩的傢伙，因此彼此也曾無

拘無束的同遊在一起。

當時在發覺她那樸實無華的嚴肅作風後，曾使我們羞慚地對她產生敬畏的心理。如今他倆果然眞的建立了友誼，亞詹的固執與惰性的改變，相信也受了她的一定影響。

此次別後相逢，我與詹波大家都算能夠齊一脚步，但願我們以後更能相互共勉，踏上更進一步的程途。

祝福你們

（新加坡）黃漢雄

站在白浪滔滔的岸邊
我祝福你們
站在赤道邊沿的椰樹底
我祝福你們

請別問我爲何衣冠不整
請別問我爲何如此憂愁
　在對岸
海風搖起了我孩提時代的鈴聲
閃亮的
是家鄉的煉油廠
　青葱的
是那山坡起伏的黃梨園
　那兒還有捕不盡的魚蝦

祝福你們
因爲你們的手能掘取大地的寶藏
祝福你們
因爲你們自由的歌聲能響徹四方
　朋友們
鬧市的嘈雜聲已把我擠開
暴風雨
　把一株株弱小的幼苗摧殘
然而
這兒有一顆血紅的心
正播出一陣陣强烈的電波
　也許有人感覺到
他的心弦也有一些兒動盪

在夢海裏
我們的手臂能組成森林
在夢海裏
我們的心能噴出比晚霞更紅的鮮血
　除了夢
我們是否也能手搭手組成萬里長城

門環

藍泥

在山岡上泥路的盡頭，有幾株擋風的大樹，伴着伶仃排列的幾所房子。小楊急步地走着，當他看見那扇有些破爛的門時，就突然的飛奔起來，好像那扇門有什麼吸引了他整個人的身影似的。

一年前，小楊的妹妹得着急病，死掉了，欠下人家二千多元，母親又是長期患病，隔天看一次醫生就要二十元。隔鄰的劉大哥看見他家實在可憐，便去商量着帶小楊出海，可是小楊又怎忍心留下孤獨的母親沒人照顧呢！終於還是二嬸搬過來和他母親一塊住，事情才解決了。這天小楊要走了，年老的母親就是倚着那扇有些破爛的門目送兒子上路的，然而母親哭了，想着不知能否再見兒子的面，哭得更加凄凉。小楊跑回來，母子倆便相抱啜泣起來。母親哭得太傷心了，她一隻手挽着門環，一隻手伸向前方，不斷的揮動着，示意兒子上路，一邊喃喃的叮囑兒子珍重自己。聲音越來越弱；小楊三步一回頭叫着母親回家。他聽見母親劇烈的咳嗽，然後疲乏的靠着門板坐下，好幾次她企圖抓着門環支持着站起來，看看已經遠去的兒子，但是還是乏力的坐回地上。朝陽的光芒洒在這老年人的身上，要給她一點温暖，也在撫慰着她的孤苦伶仃。——兒子，就這樣同她不忍割捨而又終於割捨了。

一年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把行李放下，雙手摩挲到門環時，眼淚又忍不住流了下來，在淚影中，他彷彿又看見母親疲乏的靠着門板坐着，一隻手抓着門環，一隻手向前擺動，好像在召喚他回來似的。

上街夜

平琛劉（門澳）

清涼送爽的晚風，一陣陣地在海面吹拂。我漫步在南灣海傍，黑暗逼使我看不見對岸的景物，對夜的恐懼與不安，油然從心頭浮起。

有人說，夜，是罪惡產生的時刻；也有人說，夜是享受生活的開始。但我認爲黑夜的到來，是自然界的規律，誰也不能阻止的，但有人則利用它來掩護種種的罪惡與非爲。

這一天的晚上，我不知將有多少人埋伏在黑暗的橫街短巷中，準備襲擊過路的行人，進行不勞而獲的勾當；又有多少人沉湎在燈紅酒綠之間，過着腐化墮落的生活。但我知道，這裏有更多的人則爲明天的兩餐而搏鬥。儘管窮困襲擊着他們，而疲勞飢餓却使他們變得更堅強。他們善於和勤於認眞鑽研，刻苦學習，尋求知識和眞理。

在沉思中，不知不覺行到了那幽靜的街道，夜深了，街道顯得比以往寂寥得多。一陣陣猙獰的吠犬，更增添了行人恐懼的心情。我正待加緊脚步，忽然從後面傳來了一陣沙啞的聲音：「姑娘，我和我的兒子已一天沒有吃過東西，就可憐一下我們，施贈多少吧！」我的心猛然跳動了一下，回過頭來，把她打量了一下，原來是一位失明的中年婦人，在她身邊是一個年僅三歲上下的小孩，赤着脚，穿着一件又大又長全不稱身的顯然是他母親的舊衣。他手上拿着一個罐，向我伸過來，從他那失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被飢餓折磨得何等衰弱。他們多需要別人的幫助啊！我不能視若無睹，隨即在我身上掏出了我僅有的兩塊錢，遞給了孩子，母子道謝後，由兒子攙扶着走了。我呆呆地目送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兩塊錢對於他們來說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這個社會，富的越富，窮的越窮，消極的救濟，決將無裨於事。想着想着，不覺引來對當前社會制度的無限憎恨。

呼聲，來自遠方

（新加坡）吳思一

呼聲
來自遠方
如一陣響雷
驚醒了夢中的人
喚醒了醉中的鬼

叫那生活的種
到處冒根發芽

呼聲
來自遠方

如一團熱火
燒了奸儈的臉
焚了妖魔的嘴
讓那被擠壓得蒼白的心
統統透出暖意

呼聲
來自遠方
這麼響
又那麼熱
像一樹烟花散在夜空中
數千人駐觀
萬人讚美

編後話

沿着以往兩輯的步武，本刊這一輯依然是在新老作家朋友們的支持，遠近讀者們的關注之下出世的。從衆多的來稿中，我們喜見一個突出的現象：青年作者們，不分遠近，不論相識的、不相識的，都表示了對本刊特殊熱烈的愛護。這固然由於他（她）們對健康文藝讀物所寄的期待，也說明了他（她）們十分渴望能有較多互騁文思、交換寫作心得的園地。關於這些來稿，本期容納不了的，我們將盡可能在往後各輯中分別加以選載。這裏先向所有惠稿、特別是千里迢迢，遠從海外惠稿的朋友們致以衷心的謝忱。

中老一輩的熟練作家，除前兩輯已經見面了的之外，

這一輯中又有幾位來給我們作贊勳扶掖，這將帶動新一代文藝青年向前奔赴的衝勁，對我們也是一種最大的鼓舞與策進。

本輯中，「『水滸』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和「浪子。巴爾扎克・高老頭」，對中外古典文學遺產分別做了若干的分析評介；「關於畢加索的二三感想」對這位給予近世畫壇特多影響的畫家所持看法，瞻矚較高，探發較深，都是頗堪一讀的文章。

小說「不怎麼羅曼蒂克」與「千針萬綫」，取材不同，而爲精心結構則一。他如散文「夏日馳想」，詩歌「特拉法加廣場」等等，都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本輯新增了幾個專欄：其一爲「作品欣賞」；又一爲「文壇資料」；還有一個是「藝苑（或文壇）動態」。這都是我們一向設想組織的稿件門類，現在剛是一個開頭，希望在遠近新老朋友和讀者的勗助下，往後能夠逐步把它充實起來。

最後，讓我們重申前意：深盼文藝界的前輩們，新老朋友們，讀者們，多多予以指正和協作！

畢加索作　塞納河畔的少女們（一九五〇年）

3 1761 11926910 8

海洋文藝・第三輯

一九七三年八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

每冊定價港幣二元

per
PL3119
.H6
H33
no.3
(1973:Aug.)
CANADA_HK

2.00

NG KONG